

## 喬靖夫論：武道狂的成長故事

陳大為\*

〔摘要〕

本文將以香港小說家喬靖夫的「狼派武俠小說」為研究對象。喬靖夫曾獲空手道比賽亞軍，後來成為菲律賓刀棍格鬥術的教練，同時也習詠春拳，是極少數能將實戰經驗和格鬥術，融入武俠小說的作家。他的《武道狂之詩》在人物形塑、故事演述、武鬥風格三方面，表現出令人振奮的嶄新寫法，一改歷來「重俠輕武」的武俠傳統，將金庸、古龍那種天馬行空的武術想像，換上立體感十足的搏鬥，武打被強化到拳拳到肉的實戰技擊層次，最終提昇到武道的境界。這一種獨闢實戰武術之奇徑，征服當前的武俠小說讀者，成就了「狼派武俠」之名。本文借由布魯姆《影響的焦慮》詩學理論，來分析喬靖夫武俠小說在「實戰」敘述的演練，及其關鍵性的「創傷」概念上，對前驅大師陰影的突圍。

關鍵詞：喬靖夫、成長故事、影響的焦慮、香港、武俠小說

---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前言：執戈為武

香港作為當代華文武俠文學的大本營，前有梁羽生(1924-2009)和金庸(1924-)兩大宗師坐鎮，後有黃易(1952-2017)異軍突起，眾人先後創造了武林傳說中歷久不衰的宗師角色、虛實參半的門派、真真假假的武學。從上游的小說原著，延伸到電影、連續劇、漫畫、動畫、網遊、手遊，加上現實存在的各流派武館、真功夫，香港武俠創作早已形成一條環環相扣的龐大產業鏈，很多青少年就被這種「教壞細路」的「公仔書」和「功夫片」滋養出青澀、熱血的武俠想像，有些甚至成為共同的成長記憶——不同世代的武俠迷都曾路過新舊版的龍虎門，見識過屬於自己的如來神掌和火雲邪神，眺望絕頂高手在這個以現代亞洲華人社會為背景的故事舞台，肆無忌憚的展示誇張的古武術；當然，還有步驚雲和聶風，他們背後的作者群將武漫的分解動作，昇華到碳筆素描和現代水墨的境界，原本暴戾的武術登時有了詩的感覺。部分成年後的讀者，繼續沉醉在降龍十八掌和九陰真經的神威之下，還被兩岸三地反反覆覆炒冷飯的金庸連續劇，強迫去重溫年少的舊夢。

層層疊疊積累下來的武俠文化資產，對讀者來說是龐大的樂趣，對創作者而言卻是透不過氣來的壓力，來自大師級「前驅」(precursor)的影響焦慮。不止香港，而是整個華文武俠世界的焦慮。當「後金庸時代」成為一個常用詞，即開始了可怕的斷層，每個崛起的新人，自動成為後金庸檢定考試的考生。考好的，叫金庸接班人或女版金庸；考壞的，自動閃到一邊乘涼去。

「後金庸時代」最初的定位和定義，來自吳秀明和陳潔的〈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所謂『後金庸』是指八〇年代中期迄今為止的創作，它以金庸和梁羽生封筆（金庸和梁羽生分別於一九七二、一九八四年封筆，金庸封筆之後仍從事前作的修改，修改本於一九八〇年代初完成，先後長達十年之久）、古龍作古為界，標誌著新派武俠小說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的時期的到來」<sup>1</sup>，台灣武俠第一人古龍(1938-1985)過世於一九八五年，簡單的說，「後金庸」以一九八五年作為分水嶺。可是吳、陳二人又說：「新武俠小說發展到溫瑞安、黃易似乎已逐漸失去往日的光環而成為弱勢族群，反被色彩繽紛的言情小說所趕超取

---

<sup>1</sup> 吳秀明、陳潔：〈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2003年12月），頁66。

代」，<sup>2</sup>這個「後」字根本沒有斷代上的意義<sup>3</sup>，還不如把創作力完全衰竭的溫瑞安（1954-），以及二〇一七年病逝的黃易，一併納入金古時代的餘波，畢竟他們跟二十一世紀的武俠風潮之間產生了巨大的代溝。

二〇〇三年的八月，武俠小說界產生了巨大變動。

蕭鼎（1976-）在《幻劍書盟》連載——被新浪網譽為「後金庸武俠聖經」的——《誅仙》（2003），其後，又有鳳歌（1977-）以《崑崙》（2006）獲得今古傳奇武俠文學獎一等獎，成為「大陸新武俠領軍人物」。他們果真超越了前輩嗎？答案是否定的。在金庸屏障面前，《誅仙》和《崑崙》都太嫩，流露出「學徒期」常見的摹仿痕跡。至於另一位被稱為「女版金庸」的鄭丰（1973-），也差不多如此。

不過，換另個角度來看，蕭鼎確實「開啟」<sup>4</sup>了一波看似膚淺，卻深具新世紀數位文化特色的「玄幻——修真」武俠浪潮，他難免要承接一些還珠樓主的寫作模式，再把網遊世界的「練功文化」融入小說，並引進哈利波特式的「學院式」仙門修行，以及獵殺妖獸而尋獲增加功力的寶物，來驅動一個不斷「晉級」的仙術戰鬥故事。<sup>5</sup>過度眩目神迷的仙術戰鬥，不蓋過了武術，更直接導致「俠」成份的嚴重流失。以《誅仙》為起點的新興玄武小說，在極短時間內急速發展，迅速

<sup>2</sup> 〈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頁 67。

<sup>3</sup> 「後金庸」的概念在八年後出版的吳秀明、陳力君主編的《大眾文學與武俠小說》（北京：北京大學，2011 年）裡並沒有繼續沿用，改用「新新武俠」來命名新世紀的武俠小說。韓雲波在 2004 年的〈論 21 世紀大陸新武俠〉一文中，曾經取過一個更合適的名稱：「大陸新武俠」，但後來他也用上「後金庸」為專著的書名。

<sup>4</sup> 本文雖然無法對蕭鼎在藝術類型的「創造性」方面，給予正面的評價，「開啟」一詞比較能夠說明他對這一波「玄武」寫作浪潮的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

<sup>5</sup> 周志雄認為：「《誅仙》誕生於 2003 年，其「升級流」體系還不是很清晰，主角張小凡修習的「太極玄清道」有「玉清、上清、太清」三重境界，但這幾重境界在其修行過程中並不是重點，張小凡的強大源自他是唯一一個佛、道、魔兼修之人，也來自他的奇遇，他相繼獲得了噬血珠、玄火鑿、三眼靈猴、九尾狐等法寶。張小凡的修行境界的提升過程是被弱化的，他讀了三卷天書，鬼王把畢生所學傳給了張小凡，張小凡成了鬼王宗的副統領，這個過程非常簡略，類似電影中的閃跳，鏡頭一切換就是十年後。而寫於 2011 至 2014 年的《將夜》的升級系統完備而清晰。」〔詳見周志雄：〈興盛的網路武俠玄幻小說〉，收入於鍾怡雯、陳大為編《玄天在上：新世紀大眾小說研究論集》（台北：元智大學中語系，2017 年），頁 113〕

擺脫了還珠樓主的影響，自成一箇嶄新類型。距此五、六年後，出現了唐家三少（1981-）的《鬥羅大陸》（2008-2009），以及天蠶土豆（1989-）的《鬥破蒼穹》（2009-2011），<sup>6</sup>聯手將「手遊化」的異世界修真武鬥敘事推上高峰，貓膩（1977-）的《將夜》（2011-2014）則達成了百分之百的「完熟」狀態，硬是擺脫了手遊小說的各種熱門套路，一方面精簡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修真級數，一方面提高了肢體鬥技在仙術對決中的影響力，原本嚴重扁平化的修真玄幻小說，遂有了一群躍然紙上的角色，以展現強大的故事性和文學性。<sup>7</sup>可惜，這個異數一時逆轉不了修真小說過度沉溺於仙術晉級的洪流，畢竟仙術套路是門檻較低的廉價寫法。

手遊世代的寫作平台培養出空前龐大的商機，以下圖表反映了逐年增長的市場規模：



2012-2016 年中國網路文學使用者規模走勢<sup>8</sup>

<sup>6</sup> 這部 530 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在《起點中文網》連載了 1,623 章，總點擊約 1.5 億次；在中國移動手機閱讀網累運 29 億總點擊。

<sup>7</sup> 先後奪得「2015 第一屆網路文學雙年獎」和「2015 騰訊書院文學獎年度小說家獎」的《將夜》，全書共六卷 380 萬字，前五卷堪稱中國網路小說的登峰之作。

<sup>8</sup> 根據〈2015 年網路文學市場規模及使用者規模走勢分析預計〉的報導：「2016 年國內網路文學市場有可能達到 90 億元，環比上漲 28.6%。憑藉著『泛娛樂』的概念，網路文學在為影視、遊戲等領域提供 IP 的同時，也接受了這些領域轉化而來的大量讀者用戶。同

高達 4.5 億的網路文學人口，在數量上驚人，若仔細檢視其流行讀物的文學水平及閱讀回饋，便能發現其中大部分是空前庸俗膚淺的「廢材讀者」。<sup>9</sup>手遊世代的寫手不再需要高水平的文學語言、峰迴路轉的情節，或者有思想深度的人物形象，面對廢材讀者，只要讓筆下的「廢材」主角在修行中被發掘成「天才」，然後一直修行，一直戰鬥，一直變強，便足以療癒中國網路文學世界的全體廢材。強調「逆轉勝」的廢材敘事、手遊般「級數分明」的仙術戰鬥實力、簡陋的情節和粗糙的文字，取代了傳統武俠小說，創造出屬於廢材世代的「玄武紀」。

執戈為武的「戰鬥」，<sup>10</sup>是玄武紀的核心技術。

歷經百年傳承的武俠小說，至今已喪失了大量閱讀人口，新世紀武俠作家必須應付被數位聲光特效的「格鬥遊戲」，以及「仙術戰鬥文本」養大胃口的手遊世代讀者，「鬥技」描寫的提昇遂成為轉型期的關鍵。過去的金、古小說，之所以能夠典律化，主要來自永垂不朽的人物魅力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並由此形塑出許多位家喻戶曉的「大俠」，那可是新世紀修真玄幻小說難以望背之處。但是，廢材讀者根本不在意這些文學性因素，戰鬥凌駕在一切文學審美之上，行俠仗義等傳統價值在新世紀大眾小說裡，變得無足輕重。

網路是兩刃之劍，摧毀了小說語言的文學性，卻讓小說資訊的累積和流通更為便利，有一小撮重度武俠讀者得以借此挖掘出武俠小說的百年武術演繹脈絡，許多被迫退場或被遮蔽的經典終於重見天日。經歷過清末民初國術盛行、幫會林立年代的平江不肖生（1889-1957）再度吸引了極少數人的目光。連載於一九二二年的《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是其代表作，然而，國術武鬥的描述非其重心，文武雙全的平江不肖生志在記述大俠傳奇，全力創造出霍元甲、王五

---

時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人們碎片化的時間得以充分利用，網路文學就是其中的重要構成。」《中國產業信息》〈<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9/447946.html>〉，截取：2017 年 10 月 01 日。

<sup>9</sup> 相關論述可參閱（1）、任俊華：〈論網絡小說的廢材流現象〉，《甘肅高師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30-33；（2）、劉豔峰：〈論網路小說中的「天才流」現象〉，《甘肅高師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2016 年 2 月），頁 21-23。廢材流和天才流實乃一體之兩面，全是因應廢材讀者的心理需求而開發出來的兩種鏡像寫法。

<sup>10</sup> 這裡所謂的「戰鬥」，更多是指為晉級而「闖關」的仙術戰鬥，肢體動作的敘述要求很低，其目的除了提升仙術戰術，更可由此獲得神兵、仙丹、代幣等寶物，是修真小說的必備情節。

等「一體成型」的俠義英雄形象，並不特別關注其拳法和刀招。接著登場的是還珠樓主（1902-1961），他以「修真劍仙」武俠之作《蜀山劍俠傳》（1932-1948），將武術導向仙術，徹底淘空了國術的知識和真實感，開啟虛化一路。數年後，好不容易出了另一名練家子鄭證因（1900-1960），其《鷹爪王》（1941-1946）總算再度重振武術，讓小說人物的技擊能力，在肢體形動作的真實度方面獲得明顯的提昇，所描述的「拳腳功夫」（不含刀劍等器械）大多是民初流行的真實流派武學，雖然免不了誇大內力和掌風，但他的武學路數是相當清晰的，張贛生曾經作過精闢的評價：「《鷹爪王》可稱為集鄭氏小說特色之大成的代表作。其中最主要的一點特色便是對中國武術的專注。中國武俠小說作家中真正通曉武術者並不多，稱得起是武術家的只有向愷然（即平江不肖生）；但向氏醉心於傳聞軼事，未將描寫武術作為藝術創作的重點。並且，向氏做為武術家，他重視的乃是武術之實用價值，沒有著意去尋找武術在武俠小說藝術中之恰當作用。到鄭氏方將粗獷的豪氣、多彩的武術和驚險的情節融為一體，構成了技擊武俠小說的完善形態」，<sup>11</sup>可惜這一脈技擊武俠，善打不善講，其敘事魅力不敵後來的金、古武俠，連同眾多前輩一併埋沒在書堆當中，成為乏人問津的舊派，香火一斷便是一甲子。

在金、古的「意境武術」和蕭鼎的「玄幻武術」的夾攻之下，率先突圍而出的是台灣的孫曉（1970-），他曾寫下一部以明英宗土木堡之變為背景的虛構歷史武俠，三百二十萬字（沒有結局）的超長篇武俠《英雄志》（2000-2003），是新世紀以來台灣較重要的武俠小說，此書在金庸創建的名門大派武術形象基礎上，奮力開發出更具殺傷力的鬥技（在傳統的少林七十二絕藝之上，推陳出新，創造了極惡武學「五大禁傳神功」）。第二位登場的是大陸作家燕壘生（1970-），他受張系國的科幻短篇〈傾城之戀〉啟發，寫下一部一百四十萬字的架空式戰爭武俠大作《天行健》（2005-2009），它跟《英雄志》一樣，也是將武俠元素與歷史戰爭故事相融，同時強化了槍法在戰場上的實用性和風采。遺憾的是，這兩部武俠大長篇皆虎頭蛇尾（或無尾），大大削弱了整體的價值。嚴格說來，孫燕二人在武術描寫方面的創造性，仍不足以瓦解金、古武學的陰影。

在武學設計和描寫上成功突破的，另有三路。

其一，是台灣的沈默（1976-），他適度承接柳殘陽（1941-2014）那種神功鋪天蓋地的狂飆式暴力書寫，再混入香港武漫的形象和路數，在《天敵》（2011）

<sup>11</sup> 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頁276。

和《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2012）二書展現了相當驚人的成果，完成自己的一套富有魔幻寫實主義色彩的武學理論。

其二，是大陸的「硬派——國術流」，徐皓峰（1973-）以三部民初江湖國術小說《道士下山》（2006）、《大日壇城》（2011）、《武士會》（2013），和一部中短篇《刀背藏身》（2013）建立了新一代的硬派武俠，把民國武林故事引入小說和電影，重現了民初武林的風貌，<sup>12</sup>開了金、古之外的武俠新道路。

其三，是香港的喬靖夫（1969-），十五歲開始學空手道，二十二歲獲全港公開空手道比賽六十公斤組亞軍，後來參加菲律賓魔杖（Philippine Kali）搏擊，並取得教練資格；同時也習詠春拳、陳氏和吳氏太極。喬靖夫是極少數能將實戰經驗和格鬥技術，實實在在的融入武俠小說的作家。他以一部長篇武俠《武道狂之詩》（2008.10-2018.02），獨闢「實戰武術」之奇徑，成就「狼派武俠」之名。

此三路，當以後兩路的「硬派+實戰」風格，最能征服當前的武俠小說讀者，輕易突破了金、梁、古、溫、黃的武術套路。其中又以《武道狂之詩》在人物形塑、故事演述、武鬥風格三方面，表現出嶄新的寫法，一改歷來「重俠輕武」的武俠傳統，將金、古二人天馬行空的武術想像，換上真實感、立體感十足的搏鬥，將武打強化到拳拳到肉的實戰技擊層次，最終提昇至「武道」的境界。這群「執戈為武」的武道狂，其「武道」跟故事中唯一文官王陽明的「王道」，在故事的後半展開對話。

在這「執戈為武」的網路閱讀時代，喬靖夫抓住了核心的「戰鬥/武鬥」描寫技術，也擁有出色的「講古」能力，《武道狂之詩》才會寫得那麼「好看」。這一部「好看」的小說背後，隱藏著另一個更看好的故事——對前驅武俠大師陰影的突圍。

本文擬鎖定喬靖夫對「實戰」敘述的演練，及其關鍵性的「創傷」概念，並借重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的《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勾勒出一幅階段清晰、層次分明的「武道狂成長之路」。

布魯姆追隨康德，「相信審美活動調動了主體的幽微之處，不會被意識形態

---

<sup>12</sup> 王家衛的電影《一代宗師》（2013）是徐皓峰的民初江湖最華麗又最膚淺的詮釋（雖然徐憑此片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陳凱歌那部走調的《道士下山》（2015）就別提了，只有徐皓峰自編自導的《師父》（2015）總算讓人看到了硬派武俠的真面目，他也拿下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它原是《刀背藏身》裡的一個短篇。

染指」，<sup>13</sup> 詩歌的閱讀結合了詩歌和詩人傳記，以進行詩人的「生命週期 (life-cycle)」<sup>14</sup> 之研究；他也吸收並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學說，特別是「家庭羅曼史 (family romance)」<sup>15</sup> 的概念。這個深具精神分析與心理學導向的理論，是描述「遲來者」(latecomer) 崛起、茁壯為「強者詩人」(strong poet) 的心靈成長史，從幽微處解讀遲來者的一段生命週期。它不是抽樣式的切片研究，必須是相對完整的。布魯姆用「六種修正比」(six revisionary ratios) 來定義強大的新人在崛起時，生命週期中極可能會產生的「六階段的心智變化」，那是一個細膩且漫長的弑父過程，也是西方詩歌史演化的一種動能（同樣適用於小說史）。

影響的焦慮，必須建立在「前驅大師的壓力和陰影」之下，否則後進新秀在前無古人的環境下，只懂得無憂無慮的成長。金庸和古龍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前驅不夠強大（無父可弑），要超越還珠樓主等前驅不是件難事，故其影響的焦慮不會那麼明顯（一如布魯姆筆下的莎士比亞）。等到金、古被大眾讀者、學者、傳媒聯手典律化，成為難以跨越的武俠屏障，遲來者的焦慮才日益膨脹。其次，並非所有的遲來者都適用這個理論，遲到的庸才無焦慮可談，他們在前驅陰影下安分守己的仿造出次級品，成為金庸第二或第三，影子不具研究價值。布魯姆「此書的著眼點僅限於詩人中的強者」；那是一座重量級擂台，惟有質量均稱的、最頂尖的年輕好手，才有資格登上這座與前驅大師搏鬥的擂台。換言之，這套——充滿搏鬥意識的心理成長史——理論，只適用於「以至死不渝的毅力跟其強大前驅搏鬥的詩壇主將」，平庸作家用不上。

有資格站上擂台的，還真沒幾個。溫、黃是首選。

溫瑞安的成长過於短促，從處女作《追殺》（1972）到《四大名捕會京師》

<sup>13</sup> 哈羅德·布魯姆著，金雯譯：《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南京：譯林，2016），頁7。

<sup>14</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P, 1997, pp.7-8。「生命週期」其實就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成長，遲來者從學徒期成長到足以跟其根源父輩（上帝）抗衡的強者（撒旦），甚至取而代之。[按：本文所引述的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內文，皆從原文自行翻譯]

<sup>15</sup> 「家庭羅曼史」著重的是父子之間的敵對關係，包括一父對一子，一父對多子，一子對多父〔詳見 p.8〕。「家庭羅曼史」和「生命週期」組成一個漫長、緊張的關係結構，另一個用來界定此一結構氛圍的關鍵詞，便是「搏鬥」。布魯姆用上 *wrestle* 一詞，清楚的定位了兩代強者詩人之間的關係是「搏鬥」，而非「傳承」。



(1974)，獨樹一幟的「四大名捕」故事在短短三年內成型亦定型，歷經「神州奇俠」、「布衣神相」、「說英雄」的十年高潮後，一路衰敗下去。黃易出手不凡，但他太早在處女作《破碎虛空》(1988)找到「破碎虛空」的玄幻歷史武俠之道，繞開了前驅大師留下的最強屏障，在自己的道路上穩健成長，到《大唐雙龍傳》(1996-2001)完全成熟，自成大家。此二人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於「影響的焦慮」。比較起溫、黃二人，以及同世代的徐皓峰、沈默、趙晨光，喬靖夫是「契合度最高」的新一代武俠小說主將，至今長達二十五年的創作歷程(1993-2018)，全程「正面迎戰前驅的陰影」，在沉重的焦慮中突圍，故其弑父心理的成長最為完整，借由「影響的焦慮」理論，更能夠清晰呈現喬靖夫「進階式演化」的成長軌跡，呈現一個年輕撒旦的心靈成長史。

## 一、十獅之力：惡戰中的淬煉

喬靖夫在香港武俠小說、武漫、功夫片和好萊塢黑幫電影的影視環境中成長，從小學開始讀金、古武俠，再讀西方及日本劍俠小說。基本上，他所知道的文學，以及文學的藝術技巧，都來自武俠。<sup>16</sup>十五歲，喬靖夫開始學空手道，二十二歲參加一九九一年全香港空手道公開賽奪下亞軍，真實的現代搏擊、想像的古武術、「江湖／幫派」世界，在他年輕的靈魂深處烙下了符紋。二十二歲這一年，他寫下處女作《國士無雙》(1993)，寫的正是清末百日維新的亂世武俠故事，其中夾雜了他對「六四」的餘悸：「在學的我親身經歷、親眼看見了那一段從希望和興奮到失望與憤怒的歷史，對於國家仍懷著一鼓悲傷與不平，很自然就流露在這個故事裡」。<sup>17</sup>姑且不管這些情緒的影響，究竟當年喬靖夫能夠寫出什麼樣的武俠小說才是重點。《國士無雙》有一段關於太極拳的搏鬥場面，是這樣寫的：

兩手一交接，立刻如通了電流脈衝，粘連不跌地在空中劃出各種大小不同的圓弧，生生不息，連綿不斷。

<sup>16</sup> 詳見 MRRM：〈寫在書展前——MR·喬靖夫·武俠改變武俠〉，《MRRM Magazine》(2016年7月)〈<http://www.mrrm.com.hk/i/?p=305>〉，截取：2016年12月13日。

<sup>17</sup> 喬靖夫：《國士無雙·前言》，《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截取：2016年12月13日。

步淵亭所施的正是「太極拳」的上乘懂勁化勁功夫！

佟潛全神貫注於一隻右手上，勉力消解步淵亭手上那股忽如狂濤千頃忽如無底旋渦般吞吐無定的氣勁！

步淵亭卻是從容不迫，手隨意動，任意施運「棚、捋、擠、按、採、捌、肘、靠」等八勁，馬步虛實相變，「進、退、顧、盼、定」皆如流水行雲，全無窒礙，漸漸把佟潛逼進勁力氣流的死角！

到時萬勁齊發，佟潛不死亦得受嚴重內傷！

這等內家懂勁功夫，講求對勁力分毫進退的感應，做到不丟不頂（即既不與對方身體分離，亦不與之相抗的微妙境界），仗賴長久浸淫而得，而非依靠力量速度。故此拳齡越高者，功夫往往越深。<sup>18</sup>

生生不息的圓弧和化勁，是太極拳在武術描寫上的典型筆法，常讀武俠小說的讀者肯定眼熟。至於「棚、捋、擠、按、採、捌、肘、靠」等八勁，一字排開，不過是八個沒太多感覺的單字，即便派出四個驚嘆號在一旁使勁叫賣，不懂太極的讀者還是不懂，外加三行理論解說，也沒用。這類型的單挑場面常見於一般武俠小說，表面化文字的陳列，會教很多讀者「不死亦得受嚴重內傷」。這部武俠處女作的成果，沒人會滿意。喬靖夫也不會。《國士無雙》之後，他一時間找不到突破點，不得不割捨傳統武俠，改寫現代技擊小說，試圖透過《幻國之刃：超劍士殺人事件》（1996）一書，好讓自己那雙充滿殺氣的拳頭，以及意念中揮舞不歇的冷兵器，找到一條合適的出路。

《幻國之刃》的敘事架構相當簡單，寫幾個現代劍士的故事，喬靖夫對劍法作了些科學性的、證據式的思考，借此推動了劇情。現代科學知識在武俠小說的運用，首見黃易《尋秦記》（1994-1996），從出版時間先後推斷，喬靖夫有可能由此得到啟發，<sup>19</sup>只不過他反黃易之道而行，把古武術（及其科學思維）放在現代社會來演繹，可免去《尋秦記》的時空穿越戲碼。《幻國之刃》故事主角叫康哲夫，此人最終得面對朔國「鎮魂流」劍士喀爾塔的絕技「迴鴉斬」，在決鬥之前，

<sup>18</sup> 同前註。

<sup>19</sup> 《尋秦記》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九四年，現代香港特警項少龍穿越到戰國末期，將其現代科學及運動力學知識應用在古武術和冷兵器上面。這項創造性的突破，有足夠的時間去啟發兩年後才出版的《幻國之刃》。

其恩師顧楓展示了沉思一年的破招之道，全部過程只有八十幾個字：

顧楓提著劍走到空曠的地方，稍一定神，突然振腕揮劍，身軀向後急旋，劍尖循著一條充滿幾何美感的弧線追刺而去，最後人與劍都化為筆直的一線，完全體現中國劍法「身劍合一」的精奧。<sup>20</sup>

「身劍合一」的精奧，有形無象，「筆直的一線」很難產生震撼人心的想像。說白了，即是太簡陋。進一步讀了緊接其後的，康哲夫和喀爾塔在「大道陣劍堂」一招定生死的劍訣，自然會發現此等極簡主義的劍法，跟喬靖夫的崇拜對象——古龍——有點淵源。作為喬靖夫心中頭號的前驅大師，古龍的武鬥深受日本劍豪小說的影響，喜歡在一招內決出勝負，古龍描寫白雲城主葉孤城擊殺唐門暗器高手唐天容，連標點在內只用了六十字，把武俠小說中名氣最大的絕世劍招——「天外飛仙」——以無敵的速度寫完了：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燦爛和輝煌，也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那已不僅是一柄劍，而是雷神的震怒，閃電的一擊劍光一閃，消失。<sup>21</sup>

當然，古龍不會任由這六十字落單，他預先描述了唐門暗器出手的「神速」作為襯托，再讓這個出手極快的暗器高手，完敗於更快的「天外飛仙」，劍招的快，遂有了鮮明的對照。至於「天外飛仙」四字，有形有象，可供讀者的理解力取得圖象化的依據，複雜的武鬥動作獲得較具體的塑型，可達到形象化的效果。大師不會只有那麼一招，古龍筆下最強的劍式，應該是燕十三「奪命十三劍」中的「第十五劍」，無形無象，所以古龍必須用最擅長的「意境」之筆，把它像一道風景般營造出來：

一這柄劍在他手裡，就像魯班手裡的斧，羲之手中的筆，不但有了生命，也有了靈氣。

<sup>20</sup> 喬靖夫：《幻國之刃：超劍士殺人事件（下）》（台北：蓋亞，2002年），頁149。

<sup>21</sup> 古龍：《陸小鳳傳奇之決戰前後·（上）白雲城主》（台北：雲龍，1999年），頁31。

他輕描淡寫，揮塵如意，一瞬間就已刺出了十三劍。劍法本是輕靈流動的，就像是河水一樣，可是這十三劍刺出後，河水上卻彷彿忽然有了殺氣，天地間裡彷彿有了殺氣。

第十三劍刺出後，所有的變化都似已窮盡，又像是流水已到盡頭。

他的劍勢也慢了，很慢。

雖然慢，卻還是在變，忽然一劍揮出，不著邊際，不成章法。但是這一劍卻像是道子畫龍點睛，雖然空，卻是所有轉變的樞紐。

然後他就刺出了他的第十四劍。

河上的劍氣和殺氣都很重，宛如滿天烏雲密佈。這一劍刺出，忽然間就將滿天烏雲都撥開了，現出了陽光。

並不是那種溫暖和煦的陽光，而是流金鑠石的烈日，其紅如血的夕陽。這一劍刺出，所有的變化才真的已到了窮盡，本已到了盡頭的流水，現在就像是已完全枯竭。他的力也已將竭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劍尖忽然又起了奇異的震動。劍尖本來是斜斜指向爐火的，震動一起，爐火忽然熄滅！劍鋒雖然在震動，本來在動的，卻忽然全都靜止。絕對靜止。就連一直在小河上不停搖盪的輕舟，也已完全靜止。就連船下的流水，都彷彿也已停頓。

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形容這種情況，只有一個字，一個很簡單的字——死！<sup>22</sup>

用五百字來寫一劍之勢，在古龍算是異數。魯班的斧，王羲之的筆，燕十三的劍，是何等精妙的比喻，這一劍的變化是在窮盡中蛻化出來的，第十三劍的漫天殺氣窮盡了原本流動的劍意，第十四劍把劍意往盡頭再推前，直到萬物完全靜止、停頓，便是沒有辦法形容的第十五劍。沒有描繪肢體，他要讀者自行去想像一種屬於「死」的時間停頓感。<sup>23</sup>古龍獨創的、高度詩化的「意境武學」，不能配上囉唆的對白，更不能配上打了幾十百個回合不傷不死的冗長打鬥（如梁羽生），它在骨子裡仍舊是極簡主義的，五百字的慢鏡頭只是一瞬間的三劍，竟有一種讀詩的高品質閱讀感，這是「劍客的詩篇」。古龍的意境之劍，喬靖夫學不來。喬靖夫太在

<sup>22</sup> 古龍：《三少爺的劍（下）》（台北：風雲時代，2006年），頁297-298。

<sup>23</sup> 這令時間停頓的一劍，啟發了馬榮成《天下·風雲畫集》（第二十三回，1989年12月）裡劍聖所使的「劍二十三」，成為當代武俠漫畫中最經典的一劍。

意肢體動作，他發現自己最能掌握的是細節化的肢體動作，源自習武的心得，將之落實在古龍式的瞬間死決當中，武鬥效果方能達到最大值。此刻統治著喬靖夫的是空手道思維，是有招無名的「肢體武學」，他認為，那才是一條符合他習武經驗的武鬥書寫之路，他把披荊斬棘的大任交給康哲夫。

康哲夫，是喬靖夫塑造的第一個武術家原型（但非俠客），除了兵器，他最擅長的是內家拳。以下這場發生在——《幻國之刃》的後傳——《熾天使：巡迴處刑人》（1996）裡的拳決，可驗證喬靖夫如何把原本過於通俗的內家拳「化勁」一筆帶過，將重心改在「發勁」，「肢體武術」便晉級為「內勁武術」：

谷間美紀男進入一種酷似服用了興奮劑般的精神狀態，眼中無視康哲夫以外的一切。他不斷迫近康哲夫同時，幻想自己的身軀越漸變大，把康哲夫完全籠罩在自己的身影之下……

（中略）

谷間接連發出五次左右正拳，每一拳都具有擊碎三十塊瓦片的力量。這是空手道最基本的攻擊動作，谷間無間斷地苦練了二十三年，已將之化為不需思索的反射動作。

他卻發現每一記正拳都被一股柔弱但巧妙的力量改變了方向。他瞬間分辨出，康哲夫所使用的是中國內家拳法中的「化勁」功夫。

谷間最後一式猛烈的必殺右正拳，被康哲夫雙掌強力牽引，谷間的身軀不由自主地順著拳勢回轉了一百八十度，把背項完全暴露。

康哲夫瞪視谷間背門，雙眼閃出殺意——他吶喊，左臂發動了第一次攻擊：指尖刺擊谷間背項中央脊椎骨。

五指屈成拳頭擊中同一部位。

拳頭放鬆成掌形再擊中同一部位。

手臂屈曲突出堅硬的肘尖，擊中同一部位。

康哲夫在一次「發勁」裡，連續變化四種不同攻擊距離的招術（由距離最長的插指至最短的肘擊），密集準確命中同一點！<sup>24</sup>

<sup>24</sup> 喬靖夫：《熾天使：巡迴處刑人·第一節、男之瞳》。

〈<http://www.99lib.net/book/4614/162532.htm>〉，截取：2016年12月13日。

谷間的攻擊手法是喬靖夫的空手道老本行，「正拳」屬於直接力道，殺傷力相當驚人。康哲夫用的是「勁」，從其攻勢的分解動作來看，技能運用近乎詠春，其中第二、三式招的發力方式是「吋勁」。「勁」不再是《國士無雙》階段的那種粗糙的字面概念，在此已蘊藏了喬靖夫在空手道和國術上的心得，「內勁」是殺傷力最大的攻擊，遠比無限誇大的「內力」來得真實（此段引述的內勁和分解動作，將成為日後喬靖夫武術描寫的根本；谷間那種酷似服用了興奮劑般的精神狀態，日後也發展成「借相」。這場武鬥是喬式武學的胚胎）。這一輪攻勢，仍舊是有形無象，有招無名，又得避開古龍獨有的意境，由此可見，喬靖夫還在努力擺脫傳統武俠對「招式命名」的陰影。

喬靖夫的前驅不止古龍，在《熾天使：巡迴處刑人》苦苦磨練的搏擊之術，會不會是對金庸武術在「搏鬥性」方面的補強呢？究其筆名，包含了三個人物：喬峰、郭靖、康哲夫。前兩人都是金庸筆下的國族英雄，也是武俠讀者最熟悉的大俠，康哲夫排第三，儼然是喬靖夫對自己的期許。喬峰和郭靖使的都是降龍十八掌，有形有象，有招有名的十八式掌法。義薄雲天、英雄蓋世的喬峰配上降龍十八掌，完完全全是一副天下無敵的架勢，<sup>25</sup>從聚賢莊的以一敵百，到少室山上連挫丁春秋、游坦之、慕容復三大高手，其輝煌戰績與豪氣干雲的英雄人格合而為一，那是真漢子的無敵掌法。其後又有洪七公和郭靖兩代大俠的戰績，其人其掌皆正氣浩然，降龍十八掌絕對是金庸筆下家喻戶曉的天下第一掌，<sup>26</sup>也是金庸「內

<sup>25</sup> 身為金庸武俠迷，完全沒法接受世紀新修版（惡搞版）的「降龍廿八掌」，故本文堅持使用「降龍十八掌」的版本。

<sup>26</sup> 林保淳在《金庸版本學》曾經評價過前一次修訂的「降龍十八掌」，他認為那「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引人矚目的武學，究竟這十八掌名目為何，討論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降龍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讀者，不但是因為此武功正氣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天龍八部》中，皆與眾所喜愛的洪七公、郭靖、蕭峰緊緊繫聯；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經》，卻模糊籠統，讓讀者一時無法確定。以『降龍』為名的武功設計，最直接的聯想便是與龍有關，金庸於此轉化一層，將《易經·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過四爻（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經文補足（有無龍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為如今膾炙人口的武學這是金庸修訂本中的構想。」〈<http://www.jyjh.cn/home/jybb/fjzx/763.html>〉，截取：2017年2月13日。由此可見，形象語言在武學設計上，有其不可取化的重要性，有了龍之「象」，又有易之「名」，方能成就一套「膾炙人口」的，可在茶餘飯後交流心得的武學，否則也只能在腦海中留下「打得很厲害」的印象。

力武學」的代表作。「世紀初的時候，網路武俠集體狂歡，許多人開始在網上寫武俠，連奇幻小說都要用到『降龍十八掌』」，<sup>27</sup>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放眼天下，有資格跟它叫板的恐怕只有「如來神掌」。<sup>28</sup>

若是將降龍十八掌從故事情節裡抽出來讀，會是什麼樣子呢？且以《天龍八部》少室山上的藏經閣無名老僧和蕭峰的交手為例：

蕭峰雙掌之力正要他左掌相持，突見他右掌轉而襲擊自己，當即抽出左掌抵擋，同時叫道：「爹爹，快走，快走！」不料那老僧右掌這一招中途變向，純係虛招，只是要引開蕭峰雙掌中的一掌之力，以減輕推向自身的力道。蕭峰左掌一迴，那老僧的右掌立即圈轉，波的一聲輕響，已擊中了蕭遠山的頂門。

便在此時，蕭峰的右掌已跟著擊到，砰的一聲響，重重打中那老僧胸口，跟著喀喇喇幾聲，肋骨斷了幾根。那老僧微微一笑，道：「好俊的功夫！降龍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這個「一」字一說出，口中一股鮮血跟著直噴了出來。<sup>29</sup>

極其簡單的幾個動作，實在看不出降龍十八掌究竟哪裡稱得上「果然天下第一」。即便是三腳貓的武術（甚至匹夫之蠻力），尚能打斷幾根老和尚的肋骨。喬靖夫絕對不會欣賞這一掌的打法。想當然的，他也一定知道：降龍十八掌之所以天下第一，並非仰仗上述打法，畢竟它是以氣功想像為基礎的「掌外之力」，一招數丈之

<sup>27</sup> 李亮〈關於武俠的一塊紅布〉，《今古傳奇（武俠版下半月版）》2014年6期（2014年6月），頁144。李亮沒有解析降龍十八掌屢被玄幻小說借用的原因何在，除了盛名，降龍十八掌不但具有鮮明的「龍／靈獸」形象，它更屬於非常霸道「內力武學」，經過修真仙術的強化，可以發揮震天撼地的神威，很符合玄武新手的需求。

<sup>28</sup> 「火雲邪神」和「如來神掌」皆出自台灣武俠小說大家柳殘陽的《天佛掌》（1962），此書被司馬長虹（上官虹）抄襲後改寫成《千佛手》在香港《明報》連載，由香港富華影業公司改拍成電影《如來神掌》（1964），一連拍了五集（正傳），後來又拍了兩集續篇，造成很大的轟動。1982年，黃玉郎推出《如來神掌》武俠漫畫，故事內容抄襲《絕代雙驕》和《倚天屠龍記》，但他很成功的讓如來神掌的形象與威力更上層樓。不論是原始版的天佛掌或改良版的如來神掌，跟降龍十八掌一樣，都是有形有象的內力武學，柳殘陽那套（只使過前六式的）天佛掌可說是武俠小說內力武學的演化極端。

<sup>29</sup> 金庸：《天龍八部》（台北：遠流，2000年，三版），頁1826-1827。

外發出的「亢龍有悔」，可以讓「丁春秋便覺氣息窒滯，對方掌力竟如此怒濤狂湧，勢不可當，又如是一堵無形的高牆，向自己身前疾衝」。<sup>30</sup>此外，降龍十八掌乃英雄人物之象徵、英雄人格之投影，成就英雄志業的根源力量。此等「雄渾之力」不宜進行動作拆解，那是在另一種想像模式下運作的武術（讀降龍十八掌，實際上讀到的是英雄風範，及其精神力量的形象化，「龍」是英雄與武術的雙重象徵），要是能夠再補強一下肢體動作，肯定更完美。這道武術描寫上的不完美缺口，正是遲來者得以超越金庸「內力武學」之處。

除了補強肢體動作的描述，喬靖夫恐怕對武林絕學的殺傷力和受攻擊者的傷勢也不甚滿意，武俠人物的傷勢往往被淡化處理，有時在傷口點幾下穴道，運功療一療，便暫時沒事。且以上述吃了蕭峰一掌當場噴血的老和尚來說，他竟然可以在蕭峰和慕容復「二人掌風推送之下，便如紙鳶般向前飄出數丈，雙手仍抓著兩具屍體，三個身子輕飄飄地，渾不似血肉之軀」，<sup>31</sup>直往山上飄去，沒半點斷肋噴血後的該有樣子。

武俠人物的不傷，成了武俠小說的內傷。

「創傷」乃不可迴避的真實，若要提高創傷的能見度和影響，必須有真正的暴力。喬靖夫在下一部——以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1939-）《教父》（*The Godfather*, 1972）系列電影的黑幫敘事為師，加上武俠元素的——長篇黑幫械鬥小說《殺禪》（八卷，1996-2006），非常積極的替故事裡的黑幫高手，用較為血腥的「格鬥式」打法來擴大戰果，讓「創傷」被清楚看見，於是出現以下較殘暴的畫面：

鐵爪在急奔的馬上再一躍，雙足踏住了左鋒的兩肩。左右拇指貫進了左鋒的耳孔，其他八隻手指則分別緊抓著左鋒的兩邊腮顎。

鐵爪腰肢急激左右轉動了幾次。左鋒頸骨瞬間碎斷。

但鐵爪仍不滿足。踞在左鋒肩上的雙腿猛地運力。

左鋒的頸部皮肉開始破裂。

最後是令在場所有人都顫慄的一記異響。鐵爪把左鋒的頭顱硬生生拔離了軀體！

<sup>30</sup> 同前註，頁 1735。

<sup>31</sup> 同前註，頁 1827。



鐵爪仍抱著左鋒的首級，翻身後躍著地。一身麻衣被染成褚紅。

「痛快！」鐵爪拋去首級。他仰著頭看天空。

——六弟，看見了嗎？<sup>32</sup>

為了替六弟報仇，和洩恨，鐵爪硬生生拔斷了左鋒的頭顱。筋骨皮肉逐步分離的描寫，讓鐵爪的蠻力和獸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此嗜血的畫面，在「教壞細路」的香港武俠漫畫中俯拾皆是。痛快，是喬靖夫內心忍不住的聲音，他用一幅又一幅無馬賽克的暴力畫面，去突顯武術的殺傷力。

本節針對喬靖夫早期作品的論述，洋洋灑灑寫了六千餘字，主要說了四件事：

(1)、黃易《尋秦記》啟發了喬靖夫在武術中對現代科學知識的運用，後者卻反前人之道而行，以現代時空為舞台，不玩穿越，讓古武術有了現代的理解；

(2)、喬靖夫吸收了古龍的極簡主義劍決，再自行加入被古龍的「瞬間過招」省略掉的肢體動作，試圖加入勁道的運用，以強化瞬間必殺的動感；

(3)、用肉體創傷來強化金庸的招式武學，還原武打畫面被馬賽克化或兒戲化的血肉；

(4)、師法柯波拉的教父敘事，讓幫派在角色之間的算計中「黑」起來，進而侵蝕中國武俠小說非常重視的情義元素。

以上四點總結便能發現：遲來者感受到前驅陰影的焦慮，不得不偏移前驅的經典化敘事路線，為自己闖出一隅立錐之地。喬靖夫曾明白表示：「寫小說的世界就是個武林，每個小說家彼此都是競爭者。……不管是多麼崇敬的前輩；已逝或在生的；現役還是已封筆的……對於別人的作品和成就，無論如何讚歎，一個有骨氣的小說家，在心底最深處，還是不會抹殺有天能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對方的可能；當別人交出優秀得令人無法躲避目光的作品時，小說家最好的回應不是評論，而是用自己的作品。……在我所身處的武俠小說世界裡，金庸是一座無人能夠逃避的大山。這三四十年裡如果有人寫武俠小說，然後說自己完全沒有受到金庸的影響，那是十成的謊話；如果有人寫武俠小說，然後說自己從來沒有憂慮過怎樣在金庸已經牢佔的大片領土以外的空間裡生存，那同樣是百分百騙人」。<sup>33</sup>學

<sup>32</sup> 喬靖夫：《殺禪·第二卷：恐怖樂園》（台北：蓋亞，2007年），頁197-198。

<sup>33</sup> 喬靖夫：〈【第二十回 武俠後浪看前浪】喬靖夫闖寶山 領略金庸三招〉，《明報新聞網》2017年3月7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

徒期的啟發、學習、掙脫，與創造背後，是跟前驅陰影裡的搏鬥，要是借用布魯姆《影響的焦慮》所提及的第一種修正比——「克里納門」（Clinamen or Poetic Misprision）的全面性「誤讀／偏移」策略，就能夠把情況說得更精準，更有證據力。

布魯姆的影響理論有個基礎概念——「每個時代的詩人都在為一首不斷發展的『偉大詩篇』（Great Poem）做出貢獻」[p.19]，這首「偉大詩篇」可看作一個經由各世代武俠小說家開創、累積、形塑出來的總體形象，他們各別奉獻了自己的創意成果，武俠小說因此日趨成熟。為數不多的前驅大師皆是偉大的創造者，是遮護——在更多時候是在遮蔽——所有「學徒／再創造者」的上帝，甚至是一個傳統，只有同樣為數不多的遲來者，有天賦和勇氣「去選擇英雄之路，去經歷地獄，去探索其疆界之外的可能性。另一項方案即是懺悔，全然失去自我的接受一個上帝，放棄所有的可能」。喬靖夫絕非弱者，他是年輕的撒旦，面對武俠世界的上帝「蔭影」，<sup>34</sup>尚未能全面突圍，當前可做的第一步是「修正式轉向」（revisionary swerves），設法從黃易、古龍、金庸、柯波拉的敘事軌道上，進行有限度的技術偏移，不減損原技術的敘事魅力。黃易的現代力學知識穿越到先秦之後，成為超前二千年的利器，甚至改變了古武術的思維，情節創意非常迷人；喬靖夫將古武術沿用到現代，再用現代力學去解釋它，但它缺少了古武術的魅力，這偏移並不理想。在古龍和金庸的招式中加入肢體、勁道、殺傷力，很符合新世紀讀者的暴力視野，武者的拳腳之間有《殺破狼》、《葉問》的血肉感，有《天下畫集·風雲》、《新鐵將縱橫》等級的分解動作，偏移得相當到位。至於柯波拉的黑幫敘事，才是當時喬靖夫的重心，容後再詳論。

---

截取：2017年7月13日。

<sup>34</sup> 此處用「蔭影」一詞，旨在強調「正面庇蔭／遮護」和「負面陰影／遮蔽」的雙重性，前驅大師的貢獻有利於武俠文類的建構與發展，各種江湖架構、正邪形象、情境母題都有了基礎，儼然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規格化的想像共同體。遲來者的故事可自動登入這個虛擬世界，但其創造力勢必會受到侷限。喬靖夫打從寫小說開始，就感受到「蔭影」，他說：「事實上在二十年前我剛出道那年頭（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金庸小說受推崇的地步達到高峰，『看武俠小說只看金庸就夠』成了不少人的泛論。結果當年我初出道時選擇不去寫純正的武俠，而用了武俠的元素去寫了好些其他類型小說，這是其中一個決定的原因。」〔詳見喬靖夫：〈【第二十四回 武俠後浪看前浪】 喬靖夫闖寶山 領略金庸三招〕〕

這種修正前驅路線的心理不難理解，在前驅的陰影裡安穩寫作，是墮落，用布魯姆的形象語言，即是往地獄的墜落，遲來者能否在觸地之前成功翻轉，或及時創造一有利於自己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克里納門』必須一直被視為一種彷彿有意又無意的行為——當每個詩人的靈體墜落至地獄深淵的地表時，自然反應的姿態」只有少數墜落者能夠及時「修正轉了方向，因此躺在經由自己的創造而改善的地獄」，喬靖夫的焦慮與修正，暫時拯救了自己。

究竟該走一條什麼樣的武俠之路，喬靖夫一直很掙扎。

他在《殺禪·後記》裡說：「《殺禪》其實是一本充滿矛盾的書。一方面我竭力以浪漫得近乎著迷的手法去描繪暴力與權力；但同時《殺禪》的主題卻是要質疑、批判以至否定這些東西」。<sup>35</sup>這故事的骨幹是欲上位者的權謀，肌理是黑幫（及其流派）之間的生死械鬥，徹頭徹底的黯黑敘事，連同主角在內的各路人馬都有惡的一面，構成一幅「暴力集團」的「極惡地圖」，<sup>36</sup>若少了令人血脈賁張的械鬥，這小說就沒啥看頭了。非常諷刺的是：暴力和權謀成了最重要的兩大賣點，也是喬靖夫的武器。說一套做一套的喬靖夫，決定借《殺禪》對正統武俠小說展開更大幅度的「克里納門」。

先從「俠義」下手。

「俠義」永遠是傳統武俠敘事的第一核心母題，「武術」乃行俠仗義的手段，從主關係十分清楚。喬靖夫的「克里納門」是將俠義從敘事軸心偏移開來，成為不重要的，甚至是被否定和顛覆的元素。他沒有進入由少林、武當等名門正派組成的江湖世界，改以黑社會幫派組織來架構他的故事，自動取消了名門正派賴以維生的「大義」，行走江湖多年的「俠客」，轉型為幫派打手。

俠義和門派，一起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弟兄情義<sup>37</sup>和幫派。

<sup>35</sup> 喬靖夫：《殺禪·第二卷：恐怖樂園·後記》，頁 208。

<sup>36</sup> 《殺禪》的卷一和卷三分別取名「暴力集團」和「極惡地圖」。前者令人想起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1999），此書的城邦只是純粹的故事背景，武術或暴力元素都不足夠；相較之下，《殺禪》讓黑幫勢力徹底統治了一座「漂城」，並引入朝廷政治和軍事力量，在此展開充滿暴力與血腥的漂城與京城爭奪戰，是一齣更鐵血的《城邦暴力團》。港版《殺禪·第二卷：暴力集團》的面世，比《城邦暴力團》早了三年，兩者只宜對照，不見得有影響關係。

<sup>37</sup> 本文對「弟兄情義」的界定跟「夥伴情誼」不同，前者是幫派式的結義之情，講義氣，或忠義，《殺禪》的「大樹堂」是典型；後者是自然形成的夥伴關係，彼此沒有利害上

《殺禪》持續往黑幫械鬥小說的路上前行，沒有陷入古龍的黑幫經典《流星·蝴蝶·劍》（1973），<sup>38</sup>不過他內心依舊存在著在《國士無雙》裡失手的陰影，和來自前驅大師的影響焦慮。誠如布魯姆所轉述，來自馬爾羅（Malraux）的說法：「每個年輕人的心，都是一塊邊銘刻著上千位已故藝術家姓名的墓地，但僅僅駐守著少數強悍且互相拮抗的鬼魂，詩人要用他的語詞去調和那一個崇擾他的聲音」。一九九六年在腹中構想《殺禪》的喬靖夫，當能感受到幾位大師留下的江湖世界和武學系統，已成為廣大武俠讀者印象中，約定俗成的存在「事實」，這些成果困擾著他。他還不夠強大，沒有把握創造出比少林七十二絕技、降龍十八掌、九陰白骨爪、武當太極拳、小李飛刀、天外飛仙更為出色的嶄新武學，不得不走一條沒有大師的羊腸險徑，寫一段另類的黑幫傳奇。喬靖夫對傳統「武+俠」小說的「矯正運動」（corrective movement），從這黑幫的權謀故事下手。

第一道障礙，是台灣武俠小說家柳殘陽（1941-2014）。

柳殘陽年少時曾加入黑幫，故其小說「主要的江湖門派結構是屬於黑道的，其間所謂的白道（名門正派），如武當、少林、青城、峨嵋等，幾乎很少出現；而主角往往是某一勢力極強的黑道幫會魁首」，<sup>39</sup>「柳殘陽的江湖是黑道的江湖」。<sup>40</sup>柳殘花了很多心血在刻劃黑幫的組織架構及其運作，卻不擅長講故事，對權謀的運用失之淺顯，遠不及《流星·蝴蝶·劍》所描述的那種無孔不入的權謀與精神力量（儘管它師承柯波拉），柳殘陽喜歡為主角安排一連串打個不停的遭遇戰，各派人物轉流上場兼陣亡，屍體堆積如山，「完完全全就是六〇年代的昆汀·塔倫提諾，那些噁爛的屍塊、亂噴無上限的血、綜藝性的屠殺場景，都是暴力的視覺藝術化、娛樂化、激爽化」，<sup>41</sup>要是把主角動線繪成地圖，所經之處皆成亂葬崗。極其陽春的情節、粗糙的人物形象、千遍一律的陣亡模式，限制了柳殘陽的成就，

---

的考量，是堅實的友情，《武道狂之詩》的「破門六劍」是代表。

<sup>38</sup> 這部小說是古龍向《教父》致敬的黑幫武俠鉅作，成功抓住「教父」那股無所不能、無孔不入，令人敬懼的黑勢力味道，可謂深得其神髓。從這角度而言，柯波拉是古龍的前驅大師。

<sup>39</sup> 葉洪生、林保淳：《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台北：遠流，2005年），頁271。

<sup>40</sup> 同前註，頁273。

<sup>41</sup> 沈默〈愛與暴力的故事——閱讀柳殘陽《天佛掌 邪神門徒》〉，《飛一般沉默》（2017年1月3日），〈<http://mypaper.pchome.com.tw/shensilent/post/1369461899>〉，截取：2017年2月13日。

頂多成為鐵血江湖的一方霸主，不成宗師，自然成不了喬靖夫難以跨越的屏障。

喬靖夫的「矯正運動」是雙向的，一邊是漠視傷勢的金、古武俠，另一邊是過度血腥的柳殘陽敘事。跳過《流星·蝴蝶·劍》，他直經取經自真正的國際大師級黑幫經典《教父》，那才是布魯姆所謂的「偉大的原作」（Great Original），它不是武俠小說，所以喬靖夫可以自由取經而不受其敘事魅力的侷限。喬靖夫打造出來的黑幫武鬥故事主角于潤生，亦非武術上的王者，王者不必是高手，只要在領袖魅力和權謀指數上凌駕於眾人，大事即成。于潤生那種正邪莫辨的人格特質，總教人感覺是脫胎自《教父》裡艾爾·帕西諾（Al Pacino）飾演的 Michael Corleone，典型的梟雄，幫派的權利大於親情或義氣，在最關鍵的時刻才出手消滅最關鍵的敵人，而非柳殘陽那般一路濫殺到底。《殺禪》裡「薄情薄義」、「無正無邪」的權力戲碼，是喬靖夫寫得極為用心，也是最具魅力的部分。為達目的，他百分之百剔除了「俠」，只留一些「兄弟義氣」給次要的人物（高手／打手），去服務那群實無情義可言的老大，必要時再壯烈犧牲。到頭來，喬靖夫還是動搖了「義氣」的價值，或者說，這是他對江湖世界的某種更合乎現實的批評。重要的是：黑幫人物並沒有全面淪為柳殘陽式的「窮凶極惡之流」，也不像金庸「四大惡人」或古龍「十大惡人」那種不凶不壞不惡的模樣，他要打造的是梟雄，寫一部「無俠」之書。那「武」呢？身為「大樹堂」創始人的于潤生不諳武術，他的義弟能打的有四人，喬靖夫簡化武術中的「術」，把「內力／內勁」轉型為純粹的「肌力／暴力」，於是高手之間的對決變成飽含真實感的「格鬥」，<sup>42</sup>其中一個典型的場面是這樣的：

「殺草」爽利地切進了鐵爪左前臂的皮膚與肌肉，就在將要把骨頭也砍斷時，鐵爪的臂肌卻強烈地緊縮，從兩側把「殺草」的刃身挾住了！

葛元升首次露出愕然的神情。他從來沒想過，世上竟有東西能夠阻止「殺草」的刀刃前進！

鐵爪卻知道這方法阻遏不了多久，葛元升的刀招仍在運動中，「殺草」比鐵爪預期更要鋒利，那寒霜般的兩尺鋒刃還是快要把他的手臂連同身體斬破。

<sup>42</sup> 喬靖夫把高手之間的對決設計成具有分解動作的格鬥，至於幫眾之間的廝殺，比較像是械鬥，有時還帶有小集團作戰的味道。

因此鐵爪放棄了對葛元升咽喉的攻擊。右掌化插指為爪狀，自上而下劃出一個美麗的彎弧，抓住了葛元升握刀的右手臂！

葛元升憤怒地把所有的力量貫注在刀刃上，終於把鐵爪的左腕完全切斷！然而「殺草」已再無法前進。

因為鐵爪的右爪已陷進了葛元升握刀手臂的肌膚。

鐵爪強忍着斷臂之痛，雙足發力朝上翻，把全身翻旋的力量集中在一隻右爪上，硬生生把葛元升的右拳拔得斷離手臂！

而那隻右拳仍握着「殺草」。

兩人的熱血同時噴灑到石橋上。

鐵爪著地時一陣昏眩，左膝因乏力而跪倒。他仰起蒼白的臉瞧向對手，卻發現葛元升的身姿已崩潰。

葛元升剛才的充盈殺氣完全消失，體勢軟弱得像突然衰老了三十年。所有的分泌都失控了：眼淚、唾液、冷汗、糞便、尿液……眼睛失神地瞧向天空。

鐵爪不知道：葛元升的身心徹底崩潰，不是因為失去了手掌。

而是因為失去了「殺草」。<sup>43</sup>

有形無象、有招無名的「格鬥／械鬥」，到了喬靖夫手裡，有時變成血淋淋的惡鬥。取消了可供聯想和銘記的「象」，讀者必須緊緊跟著格鬥者的分解動作，從一個簡短的段落到另一個簡短的段落，感覺很像在看漫畫。這一段惡鬥披露了喬靖夫對「創傷」的理解——鐵爪斷臂後昏眩，而且乏力跪倒，很合理；于潤生的義弟「漂城刀神」葛元升是「大樹堂」最強的刀手，失刀之後，令人慘不忍睹的心身崩潰狀態，也很合理。喬靖夫後來在描于潤生另一名以力量著稱的義弟鏟首，徒手接下敵營高手茅公雷的雷霆一擊——「鏟首雙掌捧成杯狀，托接著黑的棒中段部位。雖說這樣已卸去了棒子前端的殺傷力，……掌心的肌肉都腫起來，蓄著紫色的瘀血」，<sup>44</sup>卸力位置和瘀血讀起來逼真，合理，在沒有乾坤大挪移、金鐘罩等誇張、神奇的武術技巧輔助之下，血肉之軀惟有——在讀者的常識裡——直接面對難以承受的創傷。

<sup>43</sup> 喬靖夫：《殺禪·第三卷：極惡地圖》（台北：蓋亞，2007年），頁175-176。

<sup>44</sup> 喬靖夫：《殺禪·第五卷：黑間首都》（台北：蓋亞，2007年），頁179-181。

是的，只有「惡戰」才能令雙方付出肉體和精神上的「創傷」。

創傷是喬靖夫習武的體驗，任何扭傷、挫傷、瘀傷都會影響肢體的表現，尤其大量失血的開放性傷口，萬萬不能像傳統武俠小說那般兒戲待之，也不能動輒屍橫遍野，要懂得節制。在武術描寫的區塊，能夠突破的點本就不多，誠如布魯姆在第二修正比「苔瑟拉」（*tessera or completion and Antithesis*）中所言：「當探索者發現所有的空間已被前驅的目光佔據，為了幫自己清出一塊思想空間，他只能採用禁忌語（*language of taboo*）」[p.66]，喬靖夫找到的第一個突破點就正是前驅大師草草對待的「創傷」（包括其他前驅作家繞過傷勢，直接導至的「慘死」），創傷要有感，必須拿得準分寸。

喬靖夫大幅度提高了武俠小說中欠缺的肢體格鬥成份，加重了「痛覺」，但他沒忘記「分寸感」（*proper limit*），絕對不能重蹈柳殘陽之覆轍。「分寸感是形成美感強度和藝術感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與分寸感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真實性。儘管它作為一個美學範疇和審美評價標準，受到了一些批評家的蔑視、嘲笑和否定，但它依然是一個有價值的概念，依然是一個有效的尺度」，<sup>45</sup>武俠讀者心中「分寸感」的上限，即是喬靖夫對武術力量運用的最大值。

此書最好的例子是鏢首誅殺鐵爪之戰，為了格鬥的強化「真實感」，喬靖夫把他另一位偶像李小龍的截拳道絕技「擒鎖法」，交給鏢首，好讓他能夠將「全身的重量與力量，全部集中壓迫在鐵爪被鎖的手肘與肩膊關節上……，兩個關節同時發出骨頭與筋脈斷裂的可怖爆響。……鐵爪如一條昆蟲般在地上痛苦掙扎」，<sup>46</sup>雙臂報廢的鐵爪完全失去戰鬥力，最終被寶刀「殺草」橫貫太陽穴，「雙目翻白，舌頭不受控制地長長伸了出來」。<sup>47</sup>喬靖夫喜歡這種畫面和感覺，有細節，看了會痛。這是前驅大師不能寫也不願寫的部分，是武俠小說的禁忌語（卻是香港武漫的必備畫面）。禁忌語是極其危機的，它必須透過「適度」的狂暴武力，釋放出「獸性」，而非傳統武俠反派角色的「人性之惡」，如此一來，自然「造就出這些『半人半獸』的男人，亦造就了喬氏的文字風格，我們看到的武打場面，不再如金庸古龍般，是浪漫化的技術較量，而是如同觀看野生紀錄片中猛獸間的搏鬥，勝者如何將獵物撕裂成碎片」。<sup>48</sup>獸性是一個有效的想像尺度，將敵人的頭顱和手

<sup>45</sup> 李建軍：《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北京：中國工人，2004年），頁115。

<sup>46</sup> 喬靖夫：《殺禪·第七卷：人間崩壞》（台北：蓋亞，2007年），頁221。

<sup>47</sup> 同前註，頁222。

<sup>48</sup> 莊漢波：〈初遇喬靖夫——寫在《武道狂之詩》之前〉，《明日武俠電子報》第67期（2011

臂從較脆弱的關節撕裂，符合大眾讀者對獸性暴力的想像，其肌力和技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真實感，此乃「狼派」武俠敘事的種籽。

總的來說，武者的肌肉力量及其格鬥技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勝負，鑷首與「十獅之力」儂猜的生死決也是一個典型。禁忌語在分寸感上的拿捏，決定它能否正名為「暴力美學」，一旦失去節制就會血流成河，氾濫成災。喬靖夫在此用上小規模、小篇幅，技能化、細節化的決鬥，來形塑、補強武俠小說應有的暴力表現，算是一次有分寸的實踐。

第二修正比「苔瑟拉」正可解說其中的奧義：「後進詩人的想像力告訴他自己，他將使那些『截短的』（truncated）前驅詩歌和前驅詩人，回歸完整」[p.66]。在武鬥過程中突顯了創傷描寫的匱乏，其實是對前驅大師在創作成果上的一種激進誤讀，一種「削減」（reductiveness），再由喬靖夫補上更為驚心動魄、逼真、合理、不容迴避的創傷畫面，前驅大師傳承下來的「武」俠小說才算真正完整。有痛感的創傷，是對傳統（無痛感）武鬥的「續完」（completion）。它非但不是傷口，反而是金創藥。

憑此八卷《殺禪》，喬靖夫得以側身灰色地帶，從影響焦慮的表層發動了遲來者的逆襲，一場接一場「權謀至上」的械鬥實驗，黑幫故事順利造成「俠義」母題的偏移（其實是更激進的擱淺）。喬靖夫的雙向矯正運動，強化了格鬥者的武力表現，也使「惡戰」和「創傷」成為《殺禪》的兩個核心概念（至於創傷所發揮的敘事效能，特別在成長母題上的催化作用，那是後話）。結束了權力和刀兵的殺戮，喬靖夫也淬練出長篇武俠故事的講古能力，緊接其後登場的《武道狂之詩》（2008-），是他正式挑戰前驅武俠大師的戰帖，準備在他設下的「大道陣劍堂」上對決。

## 二、成為最強：武道狂和他的大道陣劍堂

很多武俠名家和學者都喜歡強調「重俠輕武」乃武俠小說的本位，梁羽生那兩句「寧可無武，不可無俠」，已幾成定見。陳平原同樣說過：「談論武俠小說，

---

年1月28日），〈<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I0028/188648/web/>〉，截取：2016年12月23日。



很難不從『俠』的觀念入手。說到底，武俠小說是一種以武行俠故事的小說類型」。<sup>49</sup>這些論者似乎沒發現梁羽生在自己的武俠小說裡，大刺刺寫過（令人留不下印象的）五百多種武術，<sup>50</sup>兵器令人眼花撩亂，其小說對武術的想像和運用異常熱衷，已構成梁羽生對自身宣言的莫大嘲諷。此事暴露了梁羽生內心的真想法：「不可無武」。沒有能力「以武犯禁」的，只能當以禮法匡時治世的儒，<sup>51</sup>那是另一種與武俠無關的文人故事，不是武俠小說。林保淳為武俠小說下的定義，最符合這個次文類的發展實況，他說：「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是個『尚武』的世界，武藝，非但是英雄俠女行走江湖的憑藉（護身）、仗義行俠的條件（行俠），更是解決紛擾、快意恩仇的最終法則：事實上，武俠小說之以『武』為名，正緣於有此『武功』撐起整體架構。就武俠小說的類型特徵而言，事實上，『武』才是箇中的關鍵」，<sup>52</sup>這是內行人的高見。少了「武」，立馬倒退百年，成為晚清的俠義或公案小說，稱不上武俠。

這番論述並非否定「俠」的重要性，而是重新界定「武」的優先地位。

喬靖夫的《殺禪》、沈默的《天敵》和《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以及徐皓峰的民國武林故事，在不同程度上冷落了「俠」字。武俠小說裡的「俠」，無法跟《史記》的「任俠」劃上等號，它更像一張江湖上約定俗成的「殺人執照」，特准正派武者在法律之外名正言順的使用「暴力」，以一己的道德標準，私自除暴安良、替天行道。金庸在《笑傲江湖》進行的正邪之辯，一度逼近這個議題，最終還是把令狐沖回歸到「俠」的位置上。少了俠，金庸的武術就失去了光芒，其主從關係十分明確。

《武道狂之詩》要重新思考「武：俠」的比重。

喬靖夫撰寫第一卷時，起了一個近乎返璞歸真的單純念頭，他要站到「非習武者」武俠作家的對立面，改從「習武者」心態來思考這問題。他說：「我是個武人。至少，曾經是。傳統的武俠小說世界裡，『武功』往往只是書中角色的能力甚至權力的一種具體象徵，武力不過是他們達成目的（例如私人恩怨、民族鬥

<sup>49</sup>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2010年），頁1。

<sup>50</sup> 吳明秀、陳力君編：《大眾文學與武俠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38-139。

<sup>51</sup> 此處沒用上長期被謬用的「儒俠」概念，「儒是儒，俠是俠」林保淳說：「儒與俠，本身即是水火難相容的」。相關論述詳見林保淳：《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新北：暖暖書屋，2013年），頁133-158。

<sup>52</sup> 林保淳：《縱橫古今說武林》（台北：五南，2016年），頁251。

爭、名利權勢)的工具或手段。我認識不少真實的武者，他們的想法可單純得多：練武，就是因為喜歡——喜歡把技藝練得圓熟的滿足感，喜歡將自我潛能推到極限的存在感。當然還有，追求那『最強』的夢想。說起來又像寫小說。但現實裡的確如此：所有真正下過苦功鍛鍊的武者，恐怕沒有一個不想像過自己要成為『最強』。即使只有很短促的念頭。即使到了最後，只有極少數的精英能夠堅持這條險隘的道路——世界冠軍，就是千萬個曾經夢想『最強』的人裡，最後淘汰剩下那一個。<sup>53</sup>這番話的潛台詞是：我了解習武者的心思，那是梁、金、古等前驅武俠大師所不了解的重要元素。鄭證因那批真懂武術的硬派武俠作家早已作古，在精神上，喬靖夫承接的是硬派，他想讓讀者更貼近「現代社會習武者」的心聲，這些人才是真實存在的武者。

「世界冠軍」即是天下第一，本該是「真正下過苦功鍛鍊的武者」才有機會抵達的終極境界，偏偏武俠小說裡提供了太多促使神功速成的靈丹妙藥，和絕世秘笈。當然，少不了更乾脆的直接傳功，打通任督二脈。所有「大躍進」的捷徑，都不符合喬靖夫的苦練原則。他認為，苦練才是正道，苦練過的武者「恐怕沒有一個不想像過自己要成為『最強』」，沒有比它更純粹的念頭。所以不論正邪人物，欲成為「天下第一」都不是錯誤觀念。根據他喬靖夫的「實戰」體悟和理解，「成為最強」<sup>54</sup>才是武道狂的中心思想（也許是最合理的本來面目），不會是——現代法治社會難以容忍的——行俠仗義，或替天行道。新世紀武俠故事裡的高手，應該要有不同於過去的想法和行徑。<sup>55</sup>

<sup>53</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卷一：風從虎·雲從龍》（台北：蓋亞，2009年），頁247-248。

<sup>54</sup> 「我要變強」、「我是最強的」或「我要成為最強」，是《航海王》和《火影忍者》等日本少年動漫裡十分常見的成長母題，這個念頭為主角群提供了強大的毅力，有時還即時轉化為超越極限的戰力。喬靖夫和同世代習武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日本少年成長動漫的啟發。

<sup>55</sup> 喬靖夫在回覆讀者時曾說過（2008年11月3日）：「我是刻意去寫一些從前武俠沒有／少有觸及的東西。武俠成了一個特定的小說類型後，我覺得漸漸一些作者就有點 take it for granted。特別在武功描寫和練武過程上，有點因循。我覺得這些方面，還有好多值得發掘的趣味。說真的，其實一開始考慮寫武俠，第一個關卡，不是故事或人物，是要思考怎樣寫武打和武功。要想一些前人未寫過（或者說，未嘗試過這樣寫）的方式。我當時就覺得，在『武』之上如果沒有創新的想法／寫法的話，可以不寫了。『武俠』的『武』，始終是骨幹，決定了整本小說給人的感覺。」

〈[http://jozev1969.blogspot.tw/2008/10/blog-post\\_5934.html](http://jozev1969.blogspot.tw/2008/10/blog-post_5934.html)〉，截取：2017年7月13日。

《武道狂之詩》要談的，正是「成為最強」的武道。

這套由「苦練+實戰+創傷→變強」組成的武鬥理念，一旦運作，武術與俠義的比重勢必大幅調整。為了達到最佳效果，喬靖夫恐怕得顛覆更多的成規，因為武術跟門派形象、江湖規矩等元件是一體成型的，他必須進行一種全方位的、高度破壞性的調整。《武道狂之詩·第一卷：風從虎·雲從龍》的出版，標示著喬靖夫進入強勢的蛻變，那才是真正有資格用上影響焦慮理論的「撒旦的成長」依據<sup>56</sup>。喬靖夫展開的戰鬥陣勢，屬於布魯姆的第三種修正比「克諾西斯」(Kenosis or Repetition and Discontinuity)，「那是一種破壞性器具，類似我們的心智為了對抗無止境的強迫性壓力的防衛機制，這行動旨在中斷跟與前驅之間的連續」。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或顛覆者，才會出現這種「不連續」(discontinuity)的念頭與膽識，並且成功實踐。武俠小說百年來累積的成規、格局、印象、價值，已形成權威，統治著讀者的閱讀慣性，那些「由於率先為事物命名而形成的財產權或優先權」，至今還牢牢掌握在前驅大師手中。提及少林，大家只記得大師們命名的七十二絕技；說到丐幫，離不開降龍掌和打狗棒；武當是太極，唐門是奇毒和暗器。每個門派都設定好了，該用什麼兵器就什麼兵器，該練哪種內力就哪種內力……。惟有中斷原來的命名，重新命名，遲來者才有突圍之機。對遲來者而言，單純的中斷意味著創業風險，卻最能擺脫前驅的陰影，獲得原創的自由，「架空」式的玄武即是一個理想的選項，但它失去跟大師對話和對峙的機會。

布魯姆的「不連續」並非單純的中斷，它是一種透過「重複」(repetition)來達成的不連續，「從概念上說，重複必然是遲來者的中心問題，新人崛起之道即是經由辯證將重複提升到再創造(re-creation)的地位，使他脫離淪為副本或複製品的恐懼」，必須深入虎穴，在前驅最引以為傲的地盤，在形式上「重複」的建構行為中，進行的本質上的顛覆性改造，導致原本偉大的傳承「不(再)連續」。

這是一項陽奉陰違的革命行動。

在喬靖夫看來，名門正派的經典形象並非不可動搖之聖物，他優先放棄了最輕鬆的架空策略，他選擇固有的武林結構，在「重複(江湖架構)」中進行「不連續(精神內涵)」的命名權之戰，由此顛覆大眾讀者的刻板印象，對新一代的

<sup>56</sup> 只符合前兩個修正比的遲來者，還不是時候借用這個理論來分析「稍嫌稚拙的成長史」，意義不大。

讀者進行「再教育」。<sup>57</sup>其次是武術內部的既定概念，從讀者習以為常的內力運用、武力晉級，到療傷方法，都要好好整頓一番。

《武道狂之詩》首要進行「克諾西斯：不連續和重複」的對象是「武當」。

讀者心目中的武當是（金庸筆下的）張三丰創立的，在後來各家武俠小說的引述和敘述當中，總是擔任維護天下正義的一方，頂多出現零星的敗類。喬靖夫沿用了武當歷史，在年輕掌門姚蓮舟身上承接了（武當第二代掌門）「俞蓮舟」的名字，這是他蓄意的「重複」，然後大膽注入物移邪教的因素，全面抽換行之有年的武當印象（廢棄「道武兼修」傳統、全體還俗並捨道號改本名、改造更有殺傷力之太極武術），最後將武當「黑幫化」，組織嚴謹、思想激進、行事凶狠，刻板印象「不（再）連續」的武當，遂成為惡勢力——彷彿是《殺禪》中「大樹堂」的終極進化版——的象徵。

單單把名門大派寫成滿寨子的狠角色，尚不足以動搖讀者的武當印象，要有說服力，就要打造一個圖騰化的形象，有鮮明的集體性格，有出色的武魂和別開生面的武術，還要有前所未見的另類掌門，方能彰顯其「狼性」。

此書開卷之際，喬靖夫挑了一個次要的名門正派「青城」，給它安排了一場非常老梗的「滅門大戲」，竟交給武當來執行。此一安排，令人錯愕。這個獨佔一百五十三頁才覆滅的青城，是喬靖夫挑戰前驅大師的灘頭堡，他企圖借此一役「傾空」（emptying）[p.88]前驅大師的武當印象，將人物言行「黑幫化」，將太極修行「實戰化」，用讀者意料之外的手段，全面「撤除自己身上的前驅力量，使自我從前驅姿態中隔離出來」[p.88]，由金庸、梁羽生等大師經營了一甲子的名門大派，從此轉型成凶悍版的「狼性武當」。喬靖夫長期練就的武學概念、動作分解、形象技巧、武道精神，按部就班地登上「大道陣劍堂」，將武當的固有版圖覆寫過去。

「狼性武當」的誕生，奠基於「人性青城」的滅亡。

喬靖夫的青城很有分量，一個經營得有血有肉，有產業和制度的人性化門派，上自掌門下至弟子，至少有三人以重要角色來刻劃，其餘次要弟子也有一定的戲

<sup>57</sup> 喬靖夫曾經談過自己的門派策略：「我寫《武道狂之詩》是基於武俠傳統，也用了同一堆門派，但設定卻與『金庸版』大不相同，例如峨眉派就不是全女班，不用劍而擅用長槍（這是基於真實武術歷史的設定）。為了突破武俠迷因為慣看金庸而建立的『定見』，我在小說裡要特別花加倍的工夫和描寫篇幅去『再教育』讀者。」〔詳見喬靖夫：〈【第二十回 武俠後浪看前浪】 喬靖夫闖寶山 領略金庸三招〉〕

份（絕對不像溫瑞安筆下那些頂著可有可無的空洞名號，一出場即被消滅的「紙紮公仔」）。青城的第一號主角是十七歲的門徒燕橫，大夥兒都叫他「燕小六」，開卷第一章「五里亭武鬥」便是他獨當一面的好戲。身為研修弟子的燕小六，由師兄張鵬陪同下了青城山，到鎮上幫莊老爺調解糾紛，是為「試劍」。對手是當地有名的刀客「鬼刀陳」，以及他的一百名手下。這場武鬥僅僅過了一招：

鬼刀陳右手搭在刀柄上。

燕小六的眼神，剎那間由羊變成狼。

鬼刀陳，長刀出鞘兩寸。

燕小六，腰間長劍已經完全出鞘。

長刀，出鞘一尺。

長劍，刺擊之勢已成。

青城派劍術，基本中的最基本，入門劍法「風火劍」第三式，名喚「星追月」。

只是最簡單的單手刺劍動作。但從踏地的左足，上至腿臀，到腰肢，到胸肩，到肘臂，到握劍的腕指——每一條該發動的肌肉都發動了。從下至上，從足趾到手指，每一重關節的活動，都把那積蓄的力量增幅並傳遞上去，最後完全貫注到劍尖上——此即為武門「氣勁貫發」注一的秘竅。

而要做出這樣高度協調的動作，燕小六的腦袋想也不用想。

——一個六年來每天風雨無間練習最少五百次，總計已經做過超過一百萬次的動作，不需要再想。

燕小六目線所至，鼻尖、前足尖、劍尖，三尖相照。一條無形的直線，直指鬼刀陳咽喉。

這是「星追月」一式的首要目標。燕小六無數次朝空氣中幻想的對手刺擊，無數次與同門對劍練習，皆是如此瞄準，同樣已經變成不用思考的習慣。<sup>58</sup>

有別於古龍用六十字來寫的天外飛仙，喬靖夫大費周章的描寫一招青城派入門劍法，重點在說明由左腳踏地開始啟動全部肌肉、關節活動的整個過程，簡單一劍，用的並非武俠小說一慣強調的內力，而是《熾天使：巡迴處刑人》時期初步掌握

<sup>58</sup> 《武道狂之詩·第一卷：風從虎·雲從龍》，頁 34-35。

的「發勁」，這回加重強調的是：燕小六以百萬次練習為基礎，毫不思索的一劍。此節終了，喬靖夫另闢〈大道陣劍堂講義〉來解說上述的武鬥，重新教育他的讀者，他在〈大道陣劍堂講義·其之一〉說了兩個重點：(1)、「武道中各種攻防動作的力量，被稱為『內勁』，又稱『氣勁』或『內力』。……常遭坊間傳說神化，被想像成為體力以外的一種特殊能量，能夠積存在修練者體內，更誇張的甚至形容『內勁』可發放體外遙距傷人，又或傳輸轉嫁他人身體……其實皆屬訛誤不實」；(2)、「武者的動作所以能發揮超乎常人的速度與力量，實乃身體肌肉極高度協調的結果。比方最簡單一個出拳動作，力從地起，自足腿蹬地，往上到腰肢旋轉、肩臂伸展、手腕扭旋，以至最後拳指握緊貫力，力量從一個關節傳遞到下一個關節，假如協調完美，則無半點流失，兼且每一關節的力量更充分加乘上去，到最後貫注於拳頭，自然奇速奇猛，此種高度協調所產生的力量，即為『內勁』。……所以『內勁』仍是一種肌肉力」。<sup>59</sup>

「內勁仍是為一種肌肉力」，為全書的武鬥正式定調，借此「撤除了自己身上的前驅力量，使自我從前驅的姿態中離析出來」，喬靖夫確立了自己的武術理論。可想而知，這部小說不會再出現類似降龍十八掌式的——已被定位成「訛誤」的——溢出掌外之內力，只有由精巧運用肌肉所產生的「學理化」力量，好比這招「星追月」，完全可以借由「運動生理學」的解說，再交給想像力去合理化的劍招，而且有形有象，有招有名。用一招「星追月」，喬靖夫開啟了他「傾空」傳統武俠小說的「內力」思維，打造出一套配合肢體分解動作的「運動生理——武學」。有點像是「真功夫+武漫」的純文字版。只有這樣，喬靖夫的命名行動方能被看見，並認清即將屬於自己的一個「優先權的幻影」(the illusion of a fresh priority)。

〈大道陣劍堂講義〉是喬靖夫「修正」前驅武學知識系統的另一座私人擂台，「克諾西斯」的重複與不連續在此公演。挾帶著習武者的優勢，以及現代讀者的新武術思維，喬靖夫的開講總是滔滔不絕。其下來的幾篇講義，配合著故事內容的發展，分別描繪了青城的組織架構，講解了先天真力和運動神經的關係、借由提高大腦活動來統合神經力的「借相」……。節末開講的好處是：可讓書中的武鬥，多了一層理論上的詳實感，增添了幾份實戰的色彩，也趁機建構起作者的權

<sup>59</sup> 同前註，頁 39-40。

威姿態。此舉，亦避免在故事正文中插上兩大頁足以毀滅小說氛圍的硬文字。<sup>60</sup>

《武道狂之詩》的第一場滅門實戰，喬靖夫同時料理了三個問題：門派形象（狼性武當）、武學概念（借相）、血肉之軀（創傷）。

武當派的登場完全出人意料——「武當派向來憑以柔制剛的內家功夫稱著，兼善養生，但這為首三人，以至後面那三十餘個黑袍弟子，全都散發著一身猛獸般的剛銳之氣，完全不似是人們口中『棉裡藏針』武功的修習者。尤其這個葉副掌門，臉上竟有刺青——黥面自古是罪犯的刑罰，而他竟毫不避忌，似乎有失名門正派領袖的身份。——他們全體都穿黑袍，看來是武當派最精銳的『兵鴉道』弟子無疑」。<sup>61</sup>葉辰淵當面要求青城臣服於武當作分支「武當派青城道場」，並說出：「本派姚掌門號令，著我等與青城派較量。……以印證我武當派武術，天下無敵」。<sup>62</sup>對絕大部分讀者來說，這場面太震撼。

喬靖夫曾為《殺禪》營造一個架空的江湖結構，這回他要重返武林，<sup>63</sup>黑幫化後的武當，由副掌門葉辰淵率門徒三十人滅了號稱「巴蜀無雙」的青城，接著是掌門姚蓮舟，一人一劍，獨上華山，盡破華山十二套劍法，「一代華山掌門，當世有數的劍豪，最得意的絕學只使完三招，劍失，身死」。<sup>64</sup>姚蓮舟再破劍陣，華山敗得徹徹底底。他下山之前徐徐的說：「再過一些日子，我的門下會再上華山來」，「你們只有兩個選擇：被我武當派接收，成為『武當派華山道場』；或是自行解散華山派。你們自己決定」。<sup>65</sup>再這麼下去，整個武林的門派豈不全滅？武當真的是邪惡門派嗎？八卦、心意、秘宗、峨嵋、崆峒等各路人馬在西安府聯手與武當一戰，得到的結論是：「武當派雖是手段狠辣，但確實至今沒有用過什麼

<sup>60</sup> 〈大道陣劍堂講義〉一推出，就在讀者群中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和討論，可參考其官方博客《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jozev1969.blogspot.tw/>〉，截取：2017年7月13日。

<sup>61</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一卷：風從虎·雲從龍》，頁101。

<sup>62</sup> 同前註，頁105。

<sup>63</sup> 《大道陣劍堂講義》的第十二至十八講，解說的是書中九大門派的人物、淵源、武術特徵，和流傳的地區。其中竟然包括近現代武林最為活躍的八卦門、心意門、秘宗門，使其江湖結構的設計，虛中有實。喬靖夫「重複」了金庸以少林武當為首的名門大派江湖結構（有別於古龍的山莊幫派），必須在門派武學方面有新的創造和變化，以達「不連續」的效果。

<sup>64</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三卷：震關中》（台北：蓋亞，2010年），頁143。

<sup>65</sup> 同前註，頁155。

詐術計謀，憑的都是實力，這一點教人不得不信服」。<sup>66</sup>眾人心目中的武當形象，充滿矛盾。從本質上來說，雙方有一個共同點——皆屬武道狂。以強弱分高下，本來就是江湖現實。正邪兩派在武道精神上的同質化，在武俠小說裡也是一項嘗試。

一場令讀者熱血沸騰的惡戰，勢所難免。

「天下無敵／世界冠軍」在喬靖夫認知裡，是古往今來所有（習）武者的終極大夢，武當的天下無敵是純粹的武痴欲望，跟一般武俠小說裡「幫主獨自天下無敵之後，再一統江湖」有境界上的差別，武當的天下無敵思想，不單指掌門一人練就的片面成果，而是全體性的，是武學層次的無敵——無敵的是武當絕學。在他們看來，其他次要的武術似乎沒必要存在，只要大家一起練習武當絕學就行了。這個想法，夠單純，又夠霸道，適合「狼性武當」。

天下無敵的大夢，少不了強悍的對手。

全書第一號大配角青城掌門「巴蜀無雙」何自聖，殺性十足，被視為青城派近百年來的奇才，是惡鬼與神祇的混合體，左手「龍棘」右手「虎辟」，執一對長短劍「雌雄龍虎劍」，迎戰武當三位副掌門之一的葉辰淵。葉辰淵是帶有邪氣的強悍武者，使是一對「坎離水火劍」。兩位正副掌門用兩對雙劍的生死鬥，在武俠小說裡十分罕見。喬靖夫費了好長的篇幅，幾乎用上工筆來刻劃何自聖的形象（根本就是第一卷的頭號男主角），然後又花了整整十六頁來描述此戰，可說是全書最令人屏息的，足以成為當代武俠小說的經典一戰——兩個武者殺氣四溢，龍虎水火四劍纏鬥毫無間隙，此戰一氣呵成，難以節錄，只能討論其中兩個關鍵。先談「借相」：

他忽然收劍，往後大退一步。

圍觀眾人還以為，何自聖收招稍息。

只有葉辰淵知道，這收劍後退，必然是更強攻勢的先兆。

果然，何自聖退那一步，實在是踏地蓄力。他暴喝一聲，身體往上拔起，同時右手長劍拉弓在後。

葉辰淵仰首注視何自聖在空中的動作，坎離劍左右戒備。

---

<sup>66</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五卷：高手盟約》（台北：蓋亞，2010年），頁223。



何自聖躍在半空，右劍「龍棘」從高點挾著一股奇異的兇猛氣勢，刺擊而下！

四周眾人再次「看見」，這一劍所挾帶的「借相」劍勢，彷彿化成了有形之物。

是一頭從來沒有人見過的猛獸。

當然沒有人見過。

是龍。

這招空中擊劍名為「穹蒼破」，何自聖心中觀想龍飛九天而下，以氣勢帶動氣勁，從高刺出「龍棘」，直指葉辰淵頭部！<sup>67</sup>

構想這場劍決，此時喬靖夫的腦海很可能會浮現燕十三與謝曉峰的一戰，「第十五劍」的意境武學是何等迷人；說不定他也回顧了西門吹雪和葉孤城在紫禁城的驚天一戰，天下無雙的「天外飛仙」……。可他不願走一條古龍走過的舊路，古龍從日本劍豪小說轉化而來的「劍道」和「劍決」已成招牌，寫得出「劍決」意境和味道的小說家屈指可數，古龍無疑是最頂尖的一人，他的劍決有別於金庸和梁羽生等人的策略，不是兩三個高手過過招，分出高下或達到目的便了事，<sup>68</sup>古龍喜歡「殊死戰」的真決鬥，劍客花一生練成的劍術和劍道修為，在幾招之間定生死，就像日本劍豪宮本武藏一樣。<sup>69</sup>喬靖夫對這場劍決的構思，可說是一次凝重的「向前回憶」(recollection forward) [p.82]。布魯姆在解說「向前回憶」時，強調了克諾西斯「迸發出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又重複前驅成就的連續性」，換句話說，這個修正比的核心絕非與前驅切割，反而是針對形式或架構進行「內部侵占」。劍決是古龍的招牌，古龍劍決更遠的師承是「決鬥巖流島」，<sup>70</sup>喬靖夫要保留、承襲古龍

<sup>67</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一卷：風從虎·雲從龍》，頁144-145。

<sup>68</sup> 金庸最有名的「華山論劍」，也只是五位頂尖高手的相約比武，以定排名；更怪異的是：五人當中只有一人使劍，徒有論劍，而無論劍之實。梁羽生則喜歡動輒兩三百招的鬥劍，敗者多半可借機逃走，未必作殊死之鬥，而且鬥劍的原因在恩怨。

<sup>69</sup> 古龍在《浣花洗劍錄》(1964)首度吸取了吉川英治《宮本武藏》和小山勝清《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的日本劍道，遂有了中日劍客的劍決，為了決出中日劍道的高下。其後，在「李尋歡 vs. 上官金虹(1969)」，「西門吹雪 vs. 葉孤城(1973)」，「燕十三 vs. 謝曉風(1977)」這三場經典決鬥，決出生死。前兩場是劍決。

<sup>70</sup> 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鬥巖流島」是最經典的日本劍決，直接影響了古龍的武學

的劍決，必須在前進（創新）時一邊回顧古龍（及其前驅）每一場劍決的書寫成就，一邊「傾空」古龍的劍道（或劍決的獨特意境和味道），深入此一情節模式（劍決母題），進而奪取「優先權」（命名權），讓讀者感受到全新的劍決，甚至覆蓋古龍的身影。

古龍對劍決中的武鬥動作，除了晚期的燕十三和謝曉風一戰，較常採取高度省略的描述方式，正好成為一個敘事缺口。喬靖夫在此一劍決之前，已領悟到武鬥中「形象語言」的重要性，「穹蒼破」有騰空之勢，又有破敵之霸氣，在劍招名稱背後還加了一套新的概念——「借相」（隨即在〈大道陣劍堂講義〉中詳加分析）。這套透過觀想來啟動的戰力提升之道，有點類似自我催眠，又像民間信仰的「神打」之術，在精神世界中借某物之相，來構成無形的劍勢和精神壓迫力。若從何自聖「觀想龍飛九天而下，以氣勢帶動氣勁借相的靈感」來看，更可能的靈感來源是香港武漫的畫法。<sup>71</sup>有了借相，「穹蒼破」的形象設計更上層樓，畫面感十足，也不落入古龍意境武術的窠臼。借相在往後的故事情節有不同程度的發揮，儼然成為喬靖夫的武術要訣。

既然是實戰，就免不了「創傷」。

一場心驚動魄的劍決，勝負關鍵竟然在葉辰淵成功利用了何自聖的灰目（白內障），一劍切斷何自聖腿膝的筋腱，「上身的劍勢也隨之崩潰。——然後就如一個無法活動的稻草人」，<sup>72</sup>再中三劍便離死不遠了。葉辰淵隨即下令殺光青城弟子，「今天之後，世上再無青城派」，<sup>73</sup>武當的狼性在此一覽無遺。

要是何自聖有「飛天蝙蝠」柯鎮惡的聲納級聽力，或少林寺的金體不壞之身，死的必是葉辰淵；又或者說，他擁有一般武俠小說和電影裡「身中數劍還照打不誤」的本領，便能保住青城。可是，喬靖夫要破壞的正是武俠人物的「非血肉之軀」，何自聖的白內障是致命殘疾，筋腱被斷更直接崩潰了戰鬥力，這觀念絕對能夠說服讀者：「任憑天下間最強橫的武功也好，還是無法違反『力從地起』的物理。失去腿足馬步，猶如大樹斷根」，<sup>74</sup>何自聖退一步踏地蓄力，以及前述燕小

---

思維。喬靖夫筆下的第一男主角荊裂，亦帶有宮本武藏的影子。

<sup>71</sup> 在《龍虎門》、《天下畫集·風雲》、《武神》、《新鐵將縱橫》、《神兵傳奇》等香港武俠漫畫的強大招式背後，作者經常畫出其力量的象徵物，有時是龍蛇猛獸，有時是上古神魔。

<sup>72</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一卷：風從虎·雲從龍》，頁149。

<sup>73</sup> 同前註，頁153。

<sup>74</sup> 同前註，頁149。

六左足踏地後刺出的「星追月」，都是「力從地起」，兩度實踐了「運動物理——「武學」理論。喬靖夫在武鬥細節上的描述，果然嚴謹。

這場無比慘烈的劍決，說明了三件事：

(1)、再強的武者也無法承受如此嚴重的創傷。

(2)、再強的武功也無法違反運動的物理原則，以往的武鬥閱讀經驗不再適用。

(3)、武當為了證明他們是天下最強，不惜殲滅其他正派，已變成一個適者生存的幫派。

這一場滅門之戰，在三個參與者身上，產生了三個後續發展：

(1)、滅門者：險中取勝的葉辰淵，在滅門之後取得何自聖的劍譜，在青城餘孽侯志英的解碼之下，參悟出更強的雙劍。喬靖夫在更後來的朝廷與武當之戰，斷其一臂，迫使他用失衡的身軀去把雙劍轉化成單劍。

(2)、復仇者：燕橫在何自聖臨終前接過「雌雄龍虎劍」，卻無劍譜，只能靠自己經由青城基礎劍法，以及雙劍之戰的現場領悟，在日後的實戰中獨自悟出劍意。

(3)、叛降者：侯英志投靠武當之後，見識到它強大的原因：「武當立掌門，不講德行，不排輩份，只論一樣東西」——「實力」。「武當掌門。最強的武當派裡，最強的一人。就是這麼簡單」，三位副掌門每年可以挑戰掌門一次，三位「殿備」每年可以挑戰副掌門，「全派上下，會全力協助『殿備』，給他最好的鍛鍊」。「武當派裡的任何人，隨時都有可能成為掌門的機會」，「成為『天下無敵』的武當派裡，真正『天下無敵』的第一人」。<sup>75</sup>狼性武當的組織架構和競爭精神，借侯志英那顆深受震撼的心，展現開來；侯志英的武道，也在武當派「適者生存」的環境下，正式啟動。

一場滅門之戰，同時從滅門者和復仇者手裡萌生了屬於自己的武道，走上殊途同歸的「變強」之路。

武當的「天下無敵」行動，製造了一群同仇敵愾的敵人，其中燕橫、荊烈等六人組成反武當陣線：「破門六劍」。破門，意在呼籲各門派「不再懷秘自珍，打破門戶之見，互相交換參詳武功要訣和心得，再各自強化研練」，<sup>76</sup>要變得更強，

<sup>75</sup> 本段三處引文，全出自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三卷：震關中》，頁 20-21。

<sup>76</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五卷：高手盟約》，頁 229。

方能跟武當一戰。這應該是喬靖夫研習當代武術的心聲——消除門戶之見。那是一條艱鉅之路。

從往後既輝煌又慘烈的戰績可以發現，「破門六劍」是喬靖夫有意建構「創傷成長史」的典範，他深信「男人就如刀子，要在烈火和捶打中，才能鍊得堅剛不折」，<sup>77</sup>武功是苦練出來的，天下是結結實實打下來的。由雜牌軍組成的「破門六劍」，據喬靖夫的說法是參照了古龍，「他多寫外冷內熱，狂傲卻重視友情與信諾的男子漢。我《武道狂之詩》中的『破門六劍』間朋友同伴共同戰鬥的情，就有點像古龍小說中漢子間互敬的情誼」，<sup>78</sup>武俠小說裡的結伴行動相當常見，「破門六劍」顯現的固定小組作戰思維，比較接近日本動漫，只不過，恐怕沒有哪個角色組合會經歷如此艱苦的一段創傷成長史。

《武道狂之詩·第七卷：夜戰廬陵》和《武道狂之詩·第八卷：破門六劍》先後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及六月面世，在喬靖夫的武俠成長史上，是一座極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兩卷當中推出一場令人喘不過氣來、傷痕累累的「實戰敘事」，經此大步邁入布魯姆的第四種修正比——「魔鬼化或逆崇高」(Daemonization or the Counter-Sublime)，也是這個理論的關鍵性門檻（跨不過去的遲來者，暫時沒有運用此理論來論述的價值）。

從成長史的表面來看，遲來者的魔鬼化不過是新舊力的量消長，「當新出現的強者詩人轉而反對前驅之崇高時，他就要經歷一個『魔鬼化』的過程，一個『逆崇高』的過程，其功能就是暗示『前驅的相對虛弱』」，布魯姆真正在意的是魔鬼的力量：「正是魔鬼的力量使一個人成為詩人，因為那是分配和劃分的力量（這是『魔鬼』的詞根）。……這種劃分帶來了秩序，傳授了知識，在他所知道的地方造成混亂，賜予無知，以創造另一種秩序。魔鬼通過粉碎來創造」，那是一種破壞刻板印象，開展另全新局面的創造。喬靖夫的雜牌軍——「破門六劍」——即將用他們身上的「創傷成長史」，殺出一道非常另類的「狼派武俠」之道。

「破門六劍」是「魔鬼化」的兵器。

荊裂乃六劍之首，他在多場高強度的對決中吃盡了苦頭。於「廬陵一戰」，荊裂遭遇波龍術王手下的追殺，腰間中刀、左肩受創、被岩石撞傷左肋，在坐騎翻覆時，只能「用絕大的意志順著落勢滾成半跪姿態，右手吃力撐著地不讓自己

<sup>77</sup> 同前註，頁 240。

<sup>78</sup> 詳見 MRRM：〈寫在書展前——MR·喬靖夫·武俠改變武俠〉。

倒下」，<sup>79</sup>在劣勢中思考如何用殘餘之力使出最終一擊，「經過兩次交鋒，孫達已經判斷出來：荊裂因右膝嚴重受傷，此刻只能用一條腿跳動，也就是每次都只能集中力量於一招之上；己方用一擊即離的馬戰，反倒對他有利，只需要專注應付交手那一瞬間。孫達於是毅然下馬，改用步戰」，<sup>80</sup>從十五步以外朝荊裂奔來，「讀秒」的設計富有電影的味道：

十二步了。孫達雙手斜舉砍刀。他的身材本來就比荊裂高，這時的氣勢更像從山頂壓下來。

荊裂全心感受自己身上每一條肌肉——包括仍然可用，或已經受傷不可用的，從中試圖貫串出一條脈絡，找出這副重傷身軀可能作出的最猛烈動作。十步。

荊裂的腦袋飛快運轉。十五年來學過的一切武功在心頭一一閃現：南海虎尊派的「飛砣刀」；麻刺朗國的綿密快刀術；暹羅國武士的峻烈劈法；琉球人的剛猛發力功夫；薩摩國學到的簡樸戰場刀法與精妙陰流劍術……

甚至是這年多以來目睹的武當功夫、指點燕橫時吸收到的青城劍技、戴魁所授的「心意三合刀」發勁門道、飛虹先生為了傳藝給童靜而教授他的崆峒武藝……

這許多武功，一一在荊裂腦海裡交疊、累積、沉澱；同時又按着他目前肢體有限的活動力，剷除去大量枝節，只餘下可用又最有效果的動作。

（略）

一記刀招，開始在心靈中成形。

九步。

荊裂的身體很自然地蹲得更低，居後的左膝如被壓迫的彈簧般深深屈曲；上身完全前傾，背項高高弓起來；右臂自然地放鬆下垂，砍刀斜斜架在膝蓋以下。<sup>81</sup>

斜斜架在膝蓋以下的砍刀，蓄勢待發，在讀秒過程中不斷演算接下的交鋒。喬靖

<sup>79</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八卷：破門六劍》（台北：蓋亞，2011年），頁116。

<sup>80</sup> 同前註，頁126。

<sup>81</sup> 同前註，頁129-130。

夫在打鬥過程中，展現了傳統武俠小說極為罕見的「血肉之軀」的全方位描述，從傷者對本身傷勢的照顧，雙方對軀體傷勢在戰力和打法上的評估，到武鬥動作上異常細微的「侷限」，最後是從「侷限」和「實戰經驗」的交互匯合中，創造出反擊的一招。沒有名稱，只有肢體連環變化的一招。從來沒有武俠小說家能夠如此利用人物的「創傷」，在細微處主導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實在令人嘆為觀止。經此一戰，荊裂的筋骨嚴重受創，在名醫治理下兩年才恢復了九成，內心卻潛藏著創傷陰影，難以完全修復的傷勢對肉體產生了侷限。這構想，合乎生理，卻極其罕見。

此等深具血肉感、真實感的創造性寫法，實乃魔鬼化的進程——魔鬼化的功能正是增強與之對立的傳統，那是一個個人精神生活中的「被壓制物質」(repressed material)，魔鬼化的遲來者將前驅更為徹底的吸入傳統，隨著僵化的傳統一併弱化。借由對前驅的逆崇高，喬靖夫擦亮了「狼派武俠」的招牌。

在廬陵，喬靖夫還為其餘五劍安排了一系列浴血淬練的實戰，設計了強大的敵人——出身武當的「波龍術王」，及其不畏死的強大夥伴。波龍術王是一個黑暗的狠角色，強悍、瘋狂、邪惡，有德古拉的魅力，擅長使用物移教操縱人心的秘藥和邪術，初步練成了武當的太極劍法，無論在武術力量和精神力量上，都是比他們高一級的敵人，殺不死的怪物。波龍術王不像（金庸的）四大惡人或（古龍的）十大惡人那般善惡混紡，更不像（黃易的）龐班具有宗師風範，他的邪惡是無德無良無法無天的，格外可怕。六劍的第二號人物燕橫，在單獨面對此一強敵時險象環生，好不容易克服了內心的死亡畏懼：

燕橫的眼神恢復了堅定澄澈。那「雌雄龍虎劍」的架式重新貫注了能量。克服了巨大的恐懼後，他終於進入作戰的態勢。

從皮肉到骨頭，燕橫感受到身體有一股灼熱能量。眼目和耳朵異常敏銳。甚至連皮膚都能捕捉空氣的動向。

生死無念。除了全力破敵外，別無他想。

燕橫其實已非第一次進入這種狀態：在成都馬牌幫身陷重圍、因中毒而意識模糊之間；在「盈花館」為了救童靜躍身虎穴，與姚蓮舟快劍比拼之時……他都曾經短暫跨入這個境地——而且每一次他的身心戰力都有了突破的進步，只是他自己不察覺而已。

如今一切將要豁然貫通——就如當年何自聖獨挑川西群鬼的時候。

波龍術王感受到燕橫的突然變化，還有這強烈的意志——燕橫已經驀然從「獵物」升格為「敵人」。<sup>82</sup>

直面死亡的恐懼，再超越它，是武者「成長故事」的必經之路。心理素質的驟然提昇，雖然不屬於武學力量，卻直接影響武鬥時的精神狀態，往往出現在生死決鬥中的弱者身上，以利其逆轉勝，此番描述應當很容易取得大眾讀者的共鳴，那可是日本（少年）動漫的典型母題。<sup>83</sup>進一步參看原著的完整敘述，定能發現喬靖夫之所以用相當大的篇幅、充滿細節的鋪陳，<sup>84</sup>去把逆戰心理轉變當作主要的成長路徑，是正確的策略，此舉有助於軟化武鬥動作的拆解進程，在刀光劍影之間增添了感性的故事畫面。想當然的，強敵不會如此簡單的被逆轉成功，他會使出更強大的攻擊，讓燕橫再度面臨死亡：

波龍術王此刻與燕橫面對面不足三尺，他牢牢盯著燕橫的臉，那舐著上唇的舌頭越伸越長，幾乎到了鼻尖。

——來吧……給我看看你絕望掙扎的表情……

然而「絕望」這念頭，絕對不會在今夜的燕橫心裡出現。

於這利刃及身的危險時刻，他感到有點東西好像在他腦袋裡突然打開了。一條脈絡在心中清晰呈現。他終於明白，何以剛才能連貫打出各種青城劍招了：

青城派所有劍法，本來就是一體。

「雌雄龍虎劍法」，實為青城派「眾劍之母」，其招式要訣，衍生出青城各套基本劍法。所有「雌雄龍虎劍」的劍技，其實都分散隱藏在它們之中——又或者反過來說：學每套青城劍法的最終目的，就是修練「雌雄龍虎劍」！

<sup>82</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七卷：夜戰廬陵》（台北：蓋亞，2011年），頁150。

<sup>83</sup> 《第一神拳》、《最後一局》、《聖鬥士星矢》、《火影忍者》、《航海王》、《死神》等熱門動漫，都是「逆轉勝母題」的範本，此一母題的成功運作對劇情的刺激性和勵志性而言，有極大的助益。

<sup>84</sup> 從燕橫手裡的「龍棘」顫抖到靜止的一瞬間，插入當年燕橫與何自聖的一番有關「是否畏懼死亡」的答問。何自聖雖死，他的人格和劍鬥形象，早已轉化為兵器的人格，「雌雄龍虎劍」是門派仇恨的承擔物，更是成長故事的精神支柱。

——這個劍理脈絡，本來在「道傳弟子」的階段就會逐步得到傳授，只是燕橫並未有那個機會。

——可是有些道理，由他人口授，永遠不如自行體會般深刻通透。

——尤其是在實戰的生死關頭上。

燕橫心頭狂喜。原本充滿疑慮的劍士前途，那重迷雾被一氣吹散了。<sup>85</sup>

荆裂與燕橫（乃至其餘四劍），都是在「實戰中受創」，接著在「危機裡頓悟」，最終達到心智和武術上的成長，沒有人能夠一蹴而就，都得在多次實戰裡淬煉、累積，方可水到渠成。「破門六劍」從實戰中崛起，化整為零時各有魅力，一旦化零為整，立即顯現出強韌、緊密的團隊性格，其光芒已蓋過梁羽生的「天山七劍」。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成長經歷」和「夥伴關係」。天山七劍的武術基本上是靜止的，缺乏成長故事，也談不上什麼夥伴關係。夥伴關係是日本熱血動漫極為重要的一項元素，<sup>86</sup>是不屬於梁羽生的世代文化性格。

動漫世代的文化性格與閱讀環境，對喬靖夫的心理成長史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這已經不是一個純文字的閱讀世代，近三十年來東亞地區動漫產業的興盛，培養出大量視覺閱讀的大眾讀者（包括年少時的喬靖夫在內），諸如「停格思考」、「插敘入記憶」、「武力暴走」、「（慢）動作描述」等典型的動漫敘事法則，其效果甚佳，更廣為讀者所接受。從相反的角度來思考，正是這些漫畫在培訓新一代的讀者視野，其中可能影響喬靖夫及其鐵粉的漫畫，包括板垣惠介《刃牙（系列）》（1991-）對全世界各流派格鬥技的誇張詮釋；井上雄彥《浪人劍客》（1998-）透過宮本武藏的劍術成長，打造出「血肉橫飛的修羅世界」；瀨川雅樹《甲賀忍法帖》（2003）完美給合了武術與忍術，充滿美感和創意的殘酷殺戮；森川讓次《第一神拳》（1989-）那種拳拳到肉、痛感十足的職業拳擊分解動作；和月伸宏《神劍闖江湖》（1994-1999）對飛天御劍流等劍技在形、神上的雙重形塑；當然少不了馬榮成《風雲》（1989-2014）、黃玉郎《新著龍虎門》（2000-）等港式武漫的視覺教育。喬靖夫的「痛感十足的實戰細述」正好用上這些敘事技巧，很合動漫世代讀者的胃口，加上手遊格鬥文化的影響，傳統的武打套路已失去吸引力，

<sup>85</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七卷：夜戰廬陵》，頁154-155。

<sup>86</sup> 《火影忍者》、《航海王》是最為重視、極力宣揚「夥伴關係」的頭號代表。



喬靖夫大膽融入本身對武鬥／格鬥<sup>87</sup>的肢體運用、創傷體驗，深化武俠小說的「文字體感」，畢竟它寫的是用肉身來搏命的故事，如此讀來較過癮，亦可跟行之有年的大俠成長敘事加以區隔。

陳平原曾將武俠主角在武學上的成長敘事，分成兩大類：「舊派武俠小說強調師傅傳授的重要性，常見的套路是師父挑上徒弟後，將其攜歸深山，令其在山洞中修習數年，終於功成下山，無敵於天下。而新派武俠小說則喜歡設置一本藏於某個秘密地點的武學秘笈，以誘使江湖平地起風波」。<sup>88</sup>簡而言之：舊派重視閉門傳功，新派喜歡自習秘笈。陳平原同時指出這種「一經高人點撥，當即武功大進」的荒誕故事背後，不止是「喜逸惡勞」的「僥倖心理」，而是將傳授武功上升到「門派理論」的概括。<sup>89</sup>這種成長敘事雖然荒誕，陳平原卻不以為意，他覺得「武俠小說本來就是成年人的童話，不能用現實主義的眼光來審視」。<sup>90</sup>林保淳亦認為武俠小說是成人的「避秦之地」，讓自己進入故事中串演角色，完成冒險之後，心滿意足的回到現實世界，「成人是需要童話的」。<sup>91</sup>不管是「閉門傳功」、「自習秘笈」，或「獲得寶物」，武俠讀者被諸如此類不勞而獲的成長故事，統治了很長一段時期，直到新世紀的仙俠玄武，都不捨得放棄。要是留戀於百年老梗，喬靖夫不可能晉入魔鬼化階段。透過慢鏡頭的驚心實戰，以及從創傷中蛻變的人物成長，喬靖夫方能將「成人童話」晉級到「成人動漫」，以往大家慣用的——震傷經脈、血氣翻湧、吐了口血、運氣療傷——簡易型創傷模式，不為武道狂所用。

《武道狂之詩》在門派形象、武道精神、實戰細述、創傷效應、成長敘事等方面的革命性創造，充份展現了喬靖夫自身的魔鬼化，以及對前驅大師的逆崇高。

<sup>87</sup> 本文所用「格鬥」一詞，專指以肢體技術與肌肉力量為主的「擂台式」搏鬥，靠的是臨場的肢體反應，像西式摔角，和中式散打。這個名詞不適用於武俠小說的原因，在於它的「擂台性質」比較強烈；「武鬥」，主要是以武術為導向的打鬥，無關擂台，是「武打」一詞的轉化，以「鬥」字替代「打」字，旨在強調其生死相搏的成份。事實上，喬靖夫所習的現代武術，是以格鬥為基礎，再植入武術的知識和想像，故以武鬥名之。

<sup>88</sup>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頁 87-88。

<sup>89</sup> 同前註，頁 88。

<sup>90</sup> 陳平原：〈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遊俠」〉，《文史知識》2013 年第 10 期，頁 37。

<sup>91</sup> 林保淳：《縱橫古今說武林》，頁 63。林保淳在這篇〈成人的童話世界——武俠小說的「本體論」〉對武俠小說作為「成人童話」的來龍去脈和本質，有非常深刻的論述。此文最初發表在《政大中文學報》第 9 期（2008 年 6 月），頁 189-212。

如前文所述，強而有勁的「武鬥」，乃前驅武俠經典唯一的單門所在，喬靖夫的大部分革命都往此處下手，結合自身習武經驗和當代動漫的創作思維，設計出如此血肉飽滿、講究細節、戲劇魅力十足的母題，方使得前驅的浪漫式打鬥變得相對脆弱，缺乏學理上的說服力。其次，他為了重建一個「更強」的武術世界，先滅青城再破華山，武當成了狼性武道的指標，與之對峙的破門六劍，則扛起另一條平行的「力求變強」的武道。正邪對立的江湖結構已然消解，改成強弱角力的局勢。

魔鬼化的喬靖夫相信——惟有通過粉碎來創造，一個屬於武道狂的世界才會誕生。

## 結語：止戈為武

自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第一卷以來，《武道狂之詩》的讀者先後歷經了多場個人或團體的惡戰，一讀就兩、三百頁，常看港漫的讀者應該都很習慣。一直打打打，打個不停是不行的；而且隔半年才出版一次的連載文字，特別容易讓人產生感讀疲憊，不知不覺就跟那群早已打得傷痕累累的武者癱成一堆。武道，難不成只能永無止境的打下去？喬靖夫早已想到這一點，除了加入所有武俠小說都不會缺席的兒女私情，他還把調節閱讀感的重擔交給一個文人——王守仁。故事裡的「廬陵之戰」（2011），策動者便是往南京赴任時路經此地的王守仁。

追尋純粹武道（兼對武當復仇）的破門六劍，在廬陵首度接觸到王守仁的「王道」。到了更後來的「寧王之亂」（2016-2017），六人毅然拔劍相助，護送時任南贛巡撫，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的王守仁前往臨江。在寧王之亂前夕，劍法大成後的侯英志曾受僱於寧王府來刺殺王守仁，燕橫擊敗他之後，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這是世界上極重要的一個人物。」燕橫說時眼中閃出光輝：「比起我們這些武人全部加起來都重要。這個世上可以沒有少林、武當、青城……可以沒有武林，卻不可以沒有他。」……侯英志這時才真正仔細地觀察燕橫，

發覺這個從前的好友，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比我強，不只是因為劍嗎？……<sup>92</sup>

燕橫對武林和天下，武道和王道的認識起了微妙的變化。變強，不僅僅來自苦練，也許有部分動力來自對王守仁和他信仰的王道。不過，燕橫內心依然困惑，在逃往臨江的船上，他不得不提問：

「我們『破門六劍』不是皇帝指明要處決的欽犯嗎？可是現在卻拚上性命去保護他的江山……」

王守仁脫下竹笠，直視燕橫。

燕橫也不逃避那目光，收起苦笑。

「我不是質疑王大人您的決定……只是我不禁想，現在這個皇帝也不見得有多好。寧王要搶他的皇位來坐，那又如何？他們誰來當皇帝，與我何干？」

燕橫已然預備接受王守仁一番義正詞嚴的斥責，但這是他心裡真實的想法，實在不吐不快。

哪料王守仁並沒有發怒，反而面容祥和地看著燕橫。

「燕少俠竟能有這樣深刻的想法，令我有點驚訝。」王守仁徐徐說。「你說的其實也沒有全錯：他們姓朱的誰來當皇帝，的確沒什麼大分別。而且這樣的事情從前也發生過……王某人願念的，乃是蒼生。」<sup>93</sup>

超越王權，超越生死，以天下蒼生為念，是王守仁的王道。有了王守仁和天下蒼生，破門六劍的武道總算找到另一個遠大、崇高的目標，讓永無止境的變強之路，不再受限於門派和仇恨的殺戮，更可以守護一個有價值的事物。一如王守仁對侯英志說的：「假如你真的像剛才自己說的那麼努力的話，你的劍就更不應該浪費在這種事情上」，<sup>94</sup>雖然協助王守仁勘亂未必是武道之終點，它卻為六劍手裡的劍器添了另一層新的意義。

<sup>92</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十六卷：光與影》，頁 115-116。

<sup>93</sup> 同前註，頁 173-174。

<sup>94</sup> 同前註，頁 117。

如此說來，豈非意味著喬靖夫走了一趟十年的冤枉路？

王道和武道基本上是衝突的，如果打從一開始就以王道作為《武道狂之詩》的宗旨，這部小說可以不用寫了，遲來者的成長史不會出現，也無影響焦慮可言。以為王道為題，易陷於說教，從敘事主體到書中人物，很難不沾上一股迂腐味（好聽一點叫書生習氣）。相反的，讓一群武道狂在故事終了之前才來反省王道的價值，有風險，也會有收穫。喬靖夫比誰都明白。之前他寫武當派被朝廷的火銃所滅，已經挑戰了「冷兵器遭遇熱兵器」的敘事難題。以劍滅青城再降華山的武當，竟被無需煉武的火銃滅門，姚蓮舟等武當眾的武道之心被動搖了，匹夫之劍，焉能撼動王權，重啟武當？在此同時，加入王守仁陣營的破門六劍，對手中劍器的思考也不再單純，它不由自由的肩負起捍衛王道、保護天下蒼生的大任，成為混種的王道之劍。

兩個陣營的武道都受到嚴厲的考驗，關鍵在王守仁。

喬靖夫借王守仁來給自己製造難題，一邊構思故事，一邊考驗自己對武道的想法。手裡兩路人馬的生死成敗，將決定此書能否「善終」。

從一九九六年《殺禪》第一卷，到二〇一八年《武道狂之詩》第二十一卷，前後歷經二十二年，喬靖夫與前驅大師的對抗心理，在布魯姆的前四個修正比中獲得印證——「克里納門」和「苔瑟拉」的目標在於矯正和續完前驅，「克諾西斯」和「魔鬼化」則努力壓制對前驅的記憶，「阿斯克西斯」卻是競技本身——與前驅的殊死之戰。王守仁的登場，啟動第五個修正比——「阿斯克西斯」(Askesis or Purgation and Solipsism)，「它發軔於逆崇高的高峰，抵償了詩人對本身魔鬼化擴張所感受到的非自願性休克」，可視為進一步的魔鬼化。漫長的惡戰式武鬥，固然帶來寫作思想和技藝上的成長，這種「魔鬼化擴張」(daemonic expansiveness)實為兩刃之劍，長篇巨幅的重量級實戰武鬥，雖然有效削弱了前驅在武鬥上的成就，也限制了自己在武俠小說實驗上的道路。看似簡明俐落、高潮不斷的情節架構，事實上已付出代價，「狼派武鬥」擠壓了故事的劇情變化，《殺禪》獨有的兵法式的殺戮布局、領袖人物的陰暗內心與權謀，被直來直往的拳腳兵刀擠壓掉了；再加上《武道狂之詩》受制於寧王之亂的史實，核心人物命運的可創造性和主宰度降低，不及《殺禪》在劇情上的自由和原創。《武道狂之詩》在武鬥上的「魔鬼化擴張」，進入故事中段，已經產生「非自願性休克」，成為一項待解之問題。王守仁的適時介入，是兩刃之劍，製造新難題之前，先解決了此一舊問題。

二〇一六年七月，喬靖夫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我最初創作時其實也沒有很

認真地想，去到寫《武道狂之詩》這本算是真真正正的武俠小說時，就想要把『俠』從傳統中再創新，於是便要從傳統中掘出真義。我找到《史記·遊俠列傳》，有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所以，我覺得俠者，最單純的定義便是願意為了自己相信的原則和正義而拔刀相助，最極致的，甚至是犧牲生命。當然，現代社會比以前複雜得多，除了武力，我覺得知識及言論其實都可以行俠義之舉，核心都是一致的。<sup>95</sup>這一番說詞跟八年前回覆讀者時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喬靖夫當初撰寫第一卷時，《殺禪》的餘勁未散，殺意猶濃，好比一個充分熱身的拳手，武道狂是第一優先的選擇。從破門六劍、姚蓮舟、葉辰淵、錫曉巖、「波龍術王」巫紀洪，到「雲隱神行」雷九諦，這群反派人物非常強烈的實踐了喬靖夫的「尚武」思維，全無「俠」之蹤影。如果說此時同步思考「俠」的再創造，「武道狂」概念就不會出現。

這段回憶必須——由讀者和評論者——加以修正。

喬靖夫的追述，比較合理的時間點在王守仁登場，<sup>96</sup>當時他不想將六門轉型為傳統大俠，故找王守仁來分擔「俠」的成份，由此角色來演算「俠」的功能，並將之提高到王道。當然，勢必得犧牲掉一部分武戲。

這個策略相當契合「阿斯克西斯」，布魯姆發現——那是詩人對自我提出的另一種新的削減，或有效的放棄，勢必犧牲掉自身的一部分，而使之更具有個性。單憑一名史書記載的文官來左右整部武俠小說的內在思考和劇情走向，無論在金、梁、古、黃、溫，或平江、還珠等一代名家手裡，都極為罕見，也可說是賭注。喬靖夫的王守仁不會是文弱書生，他在文戲中帶武，首次登場時「雙手拿著劍負在腰後，往荆裂和燕橫趨前了幾步」，<sup>97</sup>燕橫覺得「這儒者外表平凡，看站姿步履更絕對不是什麼武林高手；但他這麼一站，眼光相接之下，燕橫就感到此人有一股充盈的氣度，令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信服的感覺。這種氣度不似師父何自聖

<sup>95</sup> 詳見喬靖夫：〈寫在書展前——MR·喬靖夫·武俠改變武俠〉。

<sup>96</sup> 喬靖夫在《武道狂之詩·第六卷：任俠天下》的後記裡說：「從這一卷開始，故事發展進入了另一步，重心從之前單純寫『武』，漸漸轉移到強調『俠』的階段」（頁211）。王守仁在此卷結束前的倒數第五頁登場，正式發揮作用還得等到《武道狂之詩·第七卷：夜戰廬陵》。台灣版第七卷的書腰有一則廣告：「香港上市首週即攻佔排行榜第一名」，可見王守仁的登場起了喬靖夫預期的調節作用，雖然還讀不出六劍在「俠」成份上的轉化。

<sup>97</sup> 同前註，頁204。

般霸絕，也不如姚蓮舟般狂傲，但那能量之豐盛，竟令燕橫聯想起他們二人」，<sup>98</sup>從武者的「武道之氣」，到文官的「王道之氣」，燕橫的感受正是喬靖夫的「新的削減／有效的放棄」策略所在，他即將適度削弱自身武俠獨有的狼性，將個人武鬥轉型為團體武力的協同作戰，由六劍貫徹王守仁的王道意識，成為決定戰場勝負的核心戰力，故六劍與普遍意義的「大俠」之間，得以維持一定的間距。這麼一來，第三修正比階段的「劍決」戲份不會像以往那般吃重，意味著喬靖夫已經進入一個更高難度的，武道與王道「化合」的階段。

喬靖夫的王道沒有引經據典，或作任何哲學性的辯證，它更像是王陽明言行中投射出來的人物特質，相當個人化的治國理念。「王某人顧念的，乃是蒼生」，已切割掉王權，是一種不需長篇大論的高義。此一簡明版「王道」能否落實，尚有賴王守仁的兵法，以及破門六劍在戰場上的強大戰力。這場王道實驗，奠基在前六卷令人目不暇給的狼派武鬥（青城劍決、一劍降華山、西安混戰），喬靖夫經過漫長的四階段「唯武獨尊」的成長淬煉，完成「實戰」與「創傷」的寫作磨練之後，再來反省的王道價值，當比其他「直接信仰者」更能理解王道的可貴——不管對習武者的自己，或其筆下的武俠敘事。嚴格說來，他眼裡的王守仁，有一半價值在軍事功勳，並非單純的理學大家，他把軍功和六劍的戰力融合為一，六劍的武道亦受到王守仁的導引，雙方互惠如太極之兩儀。六劍的「俠」成份始終不是獨立的，它相當程度依附在王守仁的王道，以及「寧王之亂」。

從第四修正比「魔鬼化與逆崇高」，跨入第五修正比「克諾西斯」的喬靖夫面臨了自己製造出來的巨大風險。布魯姆對此修正比有如此的分析：「這是一種以孤獨狀態為大致目標的淨化方式（purgation）。強者詩人陶醉在個人化『逆崇高』中新起的壓抑力量，他在魔鬼式上升過程中，能夠以自己的能量去攻擊自身，並且在跟強大死靈的搏鬥中，以驚人的代價獲取明顯的勝利」。萬一失敗了呢？每一階段的成長都是一次突圍，但不保證成功。喬靖夫將劇情帶向寧王之亂，即是踏入戰爭描寫的領域。不僅如此，打從寧王之亂正式揭開戰幕，已是王守仁以天下蒼生為念的「王道」、寧王朱宸濠與明武宗朱厚照的「霸道」、六劍與武當眾各選一邊而戰的「武道」，三道的混戰。《殺禪》時期的戰爭描寫起了正面的作用，在歷史上速戰速決的「寧王之亂」前後四十三天，在此亦速戰速決，用十分清晰、明快的筆法終結一切。

<sup>98</sup> 同前註，頁 204。

接近尾聲的《武道狂之詩》，很明顯在削減最為擅長的個人武鬥，增強了歷史小說的成份，在幾場軍事會戰中，先後陣亡了多名重量級武道狂，其中比較令人遺憾的是《武道狂之詩·第二十卷：王道心》中的「復仇刀」和「伏魔」兩節，錫曉巖擊殺武當副掌門商承羽的一役，缺乏神采，要知商承羽被喬靖夫借由眾多角色的崇拜，形塑成武當最可怕的鬼才，卻無法逆轉（因長年肌腱傷害而導致的）劣勢，才五頁，即敗亡。波龍術王的死，過於草率，荊裂拒絕他的挑戰，直接下令弓箭手和火銃手將之擊斃。此二人的一生，虎頭而蛇尾。戰爭場面的排擠效應，讓「王道」依賴「武道」，若六劍不勝，王者則不彰；至於寧王與皇上的「霸道」，前者速敗，後者空熱鬧一場。不過，這場以王道為號召的戰爭，終究離不開武術和軍事武力的有效執行，喬靖夫不禁在戰役中感嘆：

——殺，是為了止殺。

最大的「仁」，見於殘酷。<sup>99</sup>

在故事的歷史時空架構上，此戰不可免，從「執戈為武」到「止戈為武」，應該是喬靖夫老早預設的大框架，花了一定的篇幅去「止戈」，卻沒能為此書加分，反而顯得有些急於收尾，看來喬靖夫及其武道狂都打累了。不禁讓人想起布魯姆在書中論及史蒂文斯（Stevens）時所作的評論——「他證明了『阿斯克西斯』創造出最強大的現代詩，他卻令我們感到無比的遺憾，他削減了原本可能更可觀的成果，如果他能擺脫那誤讀的可怕必然性」。武道狂在戰亂中的迷失，即是喬靖夫的迷失，那是成長過程中必然的實驗代價，和陣痛。所幸，有那麼一刻他突然清醒，讓姚蓮舟在兩軍決戰鄱陽湖之役，「第一次目睹『浪花斬鐵勢』，把姚蓮舟的武者魂魄完全喚醒」，<sup>100</sup>此書的首號武道狂總算回來了，姚蓮舟在戰後向皇帝朱厚德要求跟荊裂在紫禁城一戰。

決戰紫禁城，任誰都會聯想到西門吹雪與葉孤城的劍決。

喬靖夫竟然在劇終前夕，打算重現古龍的經典劍決，真是令人始料未及。細究之下，這場劍決有兩道重影，第一道是西門吹雪與葉孤城的決戰紫禁之顛。至於荊裂的必殺一刀「浪花斬鐵勢」，靠一把五尺長倭刀來施展，其根本武學元素

<sup>99</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十九卷：仁者劍》（台北：蓋亞，2017年），頁226。

<sup>100</sup> 同前註，頁240。

是日本劍術，其武鬥智慧帶有宮本武藏的影子。最強倭刀與最強太極劍的對決，宛如白衣人與紫衣侯的劍決，那是最初踏上劍道的古龍，此乃第二道重影。所以是雙重的古龍。

古龍劍決的回歸，讓喬靖夫的成長史正式觸及第六個修正比——「阿波弗里達斯（Apophrades），或死者的回歸」。布魯姆對這個修正比的描述非常具體，Apophrades 取自雅典城邦的典故，原指死去的先人每年返回原住處盤踞的那一段不祥日子，其實是要描述強大的遲來者進入最終極的狀態，向前驅的作品徹底敞開，再次返回被前驅光輝淹沒的學徒期，此刻他才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在這個最後的修正比，遲來者將翻轉時間的獨裁，在某些令人吃驚的瞬間，甚至讓人認為：他們被前驅所模仿，從此達到真正的淨化。也就是說：遲來者喬靖夫必須在劍決母題的展演上，向古龍的經典劍決完全敞開，寫一場更加刻骨銘心的劍決，非但成為新的經典，而且要讓古龍的劍決看起來反而是他的追隨者，從而翻轉（顛倒）了兩者之間的原創順序。

真正決戰於紫禁之巔的，是喬靖夫和他的前驅古龍。

喬靖夫借《武道狂之詩》磨劍十年，終於創出狼派武俠最強的「浪花斬鐵勢」，但歷經寧王之亂，三道混戰，其劍勢略老，故事裡的荊裂重傷，在此刻挑戰古龍的「天外飛仙」，能否像日本動漫一樣「逆轉勝」？

二〇一八年二月，完結篇《武道狂之詩·第二十一卷：血與鐵》終於面世。

此卷讀到一半，朱厚德即在南京駕崩，儘管臨終前不忘下旨執行決鬥，但終究大事未成，不免令讀者頓失所望，難道古龍真的沒機會「死者回歸」了嗎？不。喬靖夫似乎不打算就這麼輕易複製古龍的「決戰紫禁之巔」，他希望荊裂和姚蓮舟之戰「不受皇命」，且讓兩人完全放下恩怨，回歸到最純粹、平靜，充滿原始渴望的武者之心，不為其他，但求一戰。姚蓮舟在下戰帖時對荊裂說了一番話：

「我無法逼迫你跟我決鬥。」姚蓮舟的語氣，彷彿在跟一個老朋友說話。

「可是我希望你想一想，這場決鬥，將是多麼罕有的交逢。」<sup>101</sup>

荊裂沒有當面回覆這場生死決鬥，因為他已經有妻兒的牽絆。喬靖夫用一場夢來刻劃荊裂內心的渴望，讓他夢見——三十年後，跟七十多歲的姚蓮舟坐在斷崖邊，

<sup>101</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二十一卷：鐵與血》（台北：蓋亞，2018年），頁216-217。



像老朋友一樣每天相約在此喝小酒，聊天，看海。那是人生另一種選擇。但他們的話題永不碰觸「那件沒有發生的事」——決戰。夢醒，他終於下了決心。

喬靖夫舒緩的鋪述著後續的情節，好讓荆裂恢復最佳的戰力，也讓自己的文字重返最理想的備戰狀態。十年寫下來的文字疲憊，十年讀下來的閱讀疲憊，慢慢消失，血腥亦消散，一切都在舒緩的調校中。等讀者隨著荆裂的腳步登上武當金殿，才明白——原來這裡的武當「紫金城」，是明成祖在永樂十七年（1419）敕令修建，按照紫禁城的輪廓，為真武大帝在修建一座人間的「玉京」，以象徵「皇家與神權合一」，城牆環繞著天柱峰頂端，銅鑄鎏金的金殿就座落在最高峰，是「不受皇命」卻擁有「帝王氣象」的紫禁城。

姚蓮舟在這裡等待他百日，喬靖夫在這裡等待古龍，以及經典的壓力。「前驅如洪水向我們席捲而來，我們的想像力或將溺斃其中，要是全面迴避了這場洪禍，就不會擁有想像力富沛的人生」，故此戰勢不可免，這是他的「決戰紫金之巔」。

此戰的重心不在劍決，而在劍決前後。

除了古龍那三場足已傳世的劍決，喬靖夫還得面對自己的滅青城、破華山、退術王等多場超重量級劍決，那是無比絢爛迷人的詩篇。他必須想出顛覆性的，一種富有意境的寫法。意境是古龍的長技。西門吹雪和葉孤城的劍決過程，只有兩頁，但古龍借二人的交談討論了最高的劍道，也談到決鬥者的心理因狀態：「一個人心若是亂的，劍法必亂，一個人劍法若是亂的，必死無疑」，<sup>102</sup>不願乘人次危的西門吹雪想等葉孤城的心靜下來。

荆烈步行上山，先去了武當總來的總壇「遇真宮」的遺址看看，在「紫霄宮」過了一夜，隔天清晨才上天柱峰。在雄偉山勢中看見了紫金城，「荆裂穿過大開的南天門走入城中，眼見前方有一道極陡斜的長石階通向極峰，知道已近終處。他一步步拾級走上這道稱作『九連蹬』的險要石階，口鼻不斷吐出白色的霧氣」，<sup>103</sup>毫無半點復仇的念頭，荆烈內心只想著赴一個百日之約，姚蓮舟盤坐在金殿前等他。決鬥沒有當下開始，姚蓮舟覺得荆烈需要休息一晚，他們並坐在火堆前，吃喝，平平靜靜的一起酣睡（沒像葉孤城在決鬥前跟西門吹雪和陸小鳳等人說了一連串的話）。喬靖夫花了六頁，寫一種平凡、平靜得像在遊山訪友的氛圍，整部

<sup>102</sup> 古龍：《陸小鳳傳奇之決戰前後·（下）紫禁之巔》（台北：雲龍，1999年），頁158。

<sup>103</sup> 喬靖夫：《武道狂之詩·第二十一卷：鐵與血》，頁227。

小說十年來的狂暴武鬥，在此刻，由絢爛歸於平淡。

連同金庸在內，極大部分武俠小說的頂尖高手都是以遭遇戰模式開打，只有古龍喜歡先暖場，或為劍決雙方調節心律。這回，喬靖夫沒讓二人像謝曉風和燕十三在樹林裡散步，一邊調整呼吸和節奏，一邊尋找對手的破綻，不知是否突然奇想，他居然將自己在籃球賽和武術技擊比賽的暖身經驗，那麼理所當然的寫了進去：

荊裂擺出了圓性傳授的少林「易筋經」各種姿勢，伸展著每一部位的筋肌。在露天寒夜中睡了一夜的僵硬肢體，很快就恢復了柔軟，呼吸也變得暖熱，漸漸進入最佳的作戰狀態。

姚蓮舟則在石台下另一角打著「太極拳」。那極簡樸的十三勢，連綿不斷，每一道軌跡都是順暢的圓弧。腰胯內裡看不見的深處肌肉在伸縮，為了之後的爆發作預備。<sup>104</sup>

所有偉大或平凡運動員都會堅守暖身的鐵律，肌肉預熱是激烈運動前最基本之步驟，否則會直接影響肌肉的爆發力、柔軟度和靈活度，甚至造成傷害。武俠小說中不曾見過如此的場景。不管是蕭峰、張無忌、謝曉風，或李尋歡，皆不曾出現類似動作，通常說打就打。喬靖夫之前從格鬥、搏擊經驗中建構起來的「肌肉力學」，除了原有的「內勁」和「創傷」，在《武道之詩》最後一役，補上「暖身」概念。在武俠故事裡最強的易筋經和太極拳，合情合理的成了暖身利器。劍決並非偶發性的遭遇戰，故雙方除了心靈調整（如古龍），還應該有肌肉筋骨的預熱，接下來的殊死戰才能達到巔峰。

暖身本是常識，竟成為決鬥母題的創新。

完成暖身後，二人分別閉目靜坐，凝神，在腦海裡回顧、複習對手的高招和習慣動作。接著就在金殿前很小的石台上，慢慢擺起架勢。劍決在三招內完結。節奏比以往的劍決都來得明快，俐落，喬靖夫長期關注的武鬥概念和細節——超出視覺的神速、激發更大潛力的借相、讀心術般的意念、經驗和肉體的反應、關節角度和步伐方位、兵器的力量及其運作的軌跡計算——全部濃縮在此。原來，劍決的對手還包括他自己。這場劍決而集大成之戰，所有技藝在此完熟融合，但

---

<sup>104</sup> 同前註，頁 231。

也意味著一種極限。短期內無法再度突破的筆法極限。

最終要談的不是姚蓮舟決定「棄招」敗亡的原因，而是意境。

荊裂「跪了下來，讓姚蓮舟躺在他的臂彎中。那淒烈的傷口，在寒冷的山峰上冒出了絲絲霧氣，迅速就被風吹散。……姚蓮舟很快就在荊裂懷裡停止了呼吸。寧靜山巔之上，荊裂抱著武當掌門的屍身，仰首觀天，感受著無際的孤寂」<sup>105</sup>，這讓人想起西門吹雪「仰面四望，天地悠悠，他忽然有種說不出的寂寞。西門吹雪藏起了他的劍，抱起葉孤城的屍體」。<sup>106</sup>兩場劍決卻有本質上的差異，同樣「棄招」的葉孤城死在紅塵之中，一代劍宗之死仍舊混雜著太多俗世的紛擾，破壞了劍決的意境；姚蓮舟死在紅塵之外，打得單純，死得乾脆，沒留下高來高去的對白，或囉嗦的手尾，只見令人惋惜的身影，結尾的描述富有詩意。

喬靖夫在決戰前後，用空前寧靜、純粹、無染的劍決心境，取得境界上的制高點（那本非他所長），大膽「向前驅的作品徹底敞開」，刻意重疊了兩場劍決的部分身影，去召喚讀者印象，在紫金之巔，以狼派獨有的「搏鬥劍術」和全新晉級的「劍決意境」，一劍擊退了企圖遮蔽他的「智天使」（Covering Cherub）。向前驅致敬的這一劍，象徵著喬靖夫成長史的完熟。儘管他尚未達到「阿波弗里達斯」的終極點——遲來者翻轉時間的獨裁，在某些令人吃驚的瞬間，讓人認為他們被前驅所模仿。交出《殺禪》和《武道狂之詩》這兩部具有武俠史詩氣勢的長篇（合計二十九卷），喬靖夫有足夠質量跟他的前驅並肩而立。

<sup>105</sup> 同前註，頁 249-250。

<sup>106</sup> 古龍：《陸小鳳傳奇之決戰前後·（下）紫禁之巔》，頁 171-172。

## 徵引書目

- 《中國產業信息》〈<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9/447946.html>〉，截取：2017年10月01日。
- 古 龍：《三少爺的劍》，臺北：風雲時代，2006年。
- \_\_\_\_\_：《陸小鳳傳奇之決戰前後》，臺北：雲龍，1999年。
- 任俊華：〈論網絡小說的廢材流現象〉，《甘肅高師學報》第20卷，第3期，2015年3月，頁30-33。
- 吳秀明、陳力君編：《大眾文學與武俠小說》，北京：北京大學，2011年。
- 吳秀明、陳潔：〈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2003年12月。
- 李亮〈關於武俠的一塊紅布〉《今古傳奇（武俠版下半月版）》2014年6期，2014年6月。
- 李建軍：《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北京：中國工人，2004年。
- 周志雄：〈興盛的網路武俠玄幻小說〉，收入於鍾怡雯、陳大為編《玄天在上：新世紀大眾小說研究論集》，臺北：元智大學中語系，2017年。
- 林保淳：《金庸版本學》〈<http://www.jyjh.cn/home/jybb/fjzx/763.html>〉。
- \_\_\_\_\_：《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新北：暖暖書屋，2013年。
- \_\_\_\_\_：《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新北：暖暖書屋，2013年。
- \_\_\_\_\_：《縱橫古今說武林》，臺北：五南，2016年。
- 金 庸：《天龍八部》，臺北：遠流，2000年〔三版〕。
- 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
- 陳平原：〈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遊俠」〉，《文史知識》2013年第10期。
- \_\_\_\_\_：《千古文人俠客夢〔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2010。
- 莊漢波：〈初遇喬靖夫——寫在《武道狂之詩》之前〉，《明日武俠電子報》第67期(2011年1月28日)〈<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I0028/188648/web/>〉，截取：2016年12月23日。
- 喬靖夫：《幻國之刃：超劍士殺人事件》，臺北：蓋亞，2002年。
- \_\_\_\_\_：《武道狂之詩》，臺北：蓋亞，2009-2018年。
- \_\_\_\_\_：《殺禪》，臺北：蓋亞，2007年。
- \_\_\_\_\_：《熾天使：巡迴處刑人》〈<http://www.99lib.net/book/4614/162532.htm>〉。

\_\_\_\_\_：《國士無雙·前言》，《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截取：2016年12月13日。

\_\_\_\_\_：〈【第二十回 武俠後浪看前浪】喬靖夫闖寶山領略金庸三招〉，《明報新聞網》2017年3月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截取：2017年7月13日。

《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jozev1969.blogspot.tw/>〉，截取：2017年7月13日。

葉洪生、林保淳：《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台北：遠流，2005年。

劉豔峰：〈論網路小說中的「天才流」現象〉，《甘肅高師學報》第21卷第2期，2016年2月，頁21-23。

哈羅德·布魯姆著，金雯譯：《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南京：譯林，2016。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 A Theory of Poetry. (2nd ed.)* New York : Oxford UP. 1997.

MRRM：〈寫在書展前——MR·喬靖夫·武俠改變武俠〉，《MRRM Magazine》(2016年7月)〈<http://www.mrrm.com.hk/i/?p=305>〉，截取：2016年12月13日。

## A Discussion on Qiao Jing Fu : Growth Story of Blood & Steel

Chan, Tah-wei\*

[Abstract]

“Wolf sect martial arts novel” written by Hong Kong novelist Qiao Jing Fu was the subject of study in this article. Qiao had been a runner-up in karate contest, while later he became as the coach of Philippines knife stick fighting arts; he learnt Wing Chun too, and was one of the few writers able to integrate the combat experience and fighting technique into martial arts novels. Three exciting features in terms of character modelling, story presentation and fighting style were found in Qiao’s masterpiece of *Blood & Steel*, in which it had replaced the imaginative tradition writings by Jin Yong which focused more on chivalrous than martial arts, with 3D fighting experiences that had been enhanced and upgraded to the ultimate Budokan level. The reputed “Wolf sect martial arts” was named as this unique kind of martial arts writings had conquered lots of martial arts readers.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analyse the "real combat" narration of Qiao’s novel and its key concept of "Trauma" that had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s of precursor master via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poetry in "anxiety of influence" written by Harold Bloom.

**Keywords :** Qiao Jing Fu, growth story, influence of anxiety, Hong Kong, martial arts novel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左傳》「隧」字相關記載計二十二則，近人楊伯峻（1909-1992）釋「隧」有四義：（1）小路，徑；<sup>107</sup>（2）天子墳墓之地下道；<sup>108</sup>（3）同「隊」；<sup>109</sup>（4）挖掘隧道。<sup>110</sup>連同楊氏釋為「掌郊外役徒之官」之官名「隧正」在內，《左傳》「隧」字共有五義。<sup>111</sup>陳克炯釋「隧」字愈詳，共分六義：（1）名詞，在地下鑿成之通道，上不露天，供天子埋葬時運進棺材之用；（2）名詞，露天地下通道，諸侯葬禮皆懸棺而下，通道露天，與天子之隧有別；（3）名詞，道、路；（4）名詞，指狹路，隘道；（5）名詞，通「遂」，周代一種行政區劃，轄遠郊五縣；（6）形容詞，通「遺」，迅猛。<sup>112</sup>此外，陳氏又釋「隧正」：「同『遂正』，官名，一遂之長，掌管遠郊的政令事務。」<sup>113</sup>為行文與閱讀之便，排除「隧」釋為路徑、墓道及動詞之用者，《左傳》有十則綴以「隧」字之地名及二則與「隧」

<sup>107</sup> 襄十八（555 B.C.）《傳》：「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經典釋文》：「隧者，遂道也。」《春秋左傳注》：「隧，山中小路。」又襄二十三（550 B.C.）《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集解》：「且于隧，狹路。」《春秋左傳注》：「且于之隧為在且于之狹路，隘道。」上揭諸引文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577、607。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038、1084。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春秋左傳注疏》與《春秋左傳注》時，逕於引文後夾注頁碼，不再以註腳呈現。

<sup>108</sup> 僖二十五（635 B.C.）《傳》：「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集解》：「闕地通路曰隧，王之墓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春秋左傳注》，頁263。

<sup>109</sup> 哀十三（482 B.C.）《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頁1028。《春秋左傳注》：「出兵異道，自各為一隊。」，頁1676。

<sup>110</sup> 隱元（722 B.C.）《傳》：「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集解》：「隧，若今之延道。」，頁37。《春秋左傳注》謂「隧，動詞，掘作隧道。」，頁15。

<sup>111</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927。

<sup>112</sup> 文元（621 B.C.）《傳》：「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頁300。楊伯峻謂「隧之言迅速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516。

<sup>113</sup>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261-1262。



關聯之職官，依年代先後編以序號臚列於下：

- 1、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成六（585 B.C.），頁 442〕。
- 2、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成十三（578 B.C.），頁 463〕。
- 3、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成十五（576 B.C.），頁 466〕。
- 4、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襄七（566 B.C.），頁 518〕。
- 5、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鍤缶，堪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襄九（564 B.C.），頁 522-523〕。
- 6、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襄十一（562 B.C.），頁 545〕。
- 7、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襄十七（556 B.C.），頁 574〕。
- 8、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襄十九（554 B.C.），頁 587〕。
- 9、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襄二十五（548 B.C.），頁 621〕。
- 10、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昭元（541 B.C.），頁 704〕。
- 11、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昭十六（526 B.C.），頁 825-826〕。
- 12、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定四（506 B.C.），頁 950〕。

本文集中討論「隧」字本義與《左傳》綴以「隧」字之地名，擴及「隧」字地名與「鄉隧」制度之關聯，討論春秋「隧」之制度及相關問題，就教於方家學者。

## 二、「隧」之本義為道路

「隧」字《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不見，《玉篇》謂「隧」為「墓道也，掘地通路也」；<sup>114</sup>此義已見《左傳》。又《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漢人鄭玄（約 58-約 147）《注》：「遂者，夫間小徑，遂上亦有徑。」唐人陸德明（約 550-630）《經典釋文》：「隧音遂，本又作遂。」<sup>115</sup>知「遂」一本作「隧」，且〈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頁 232）知「隧」在《周禮》亦有道路之意。第一節已陳《左傳》「隧」字諸義，大凡與道路相關，知其本義為道路。此外，第一節引文第 9 則「陳隧」，晉人杜預（222-285）《春秋左氏傳集解》（以下簡稱《集解》）：「隧，徑也。」（頁 621）日人竹添光鴻（1842-1917）《左傳會箋》（以下簡稱《會箋》）：「隧，軍行之道。」<sup>116</sup>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下簡稱《左傳注》）亦謂「陳軍所經過之地，井被塞，樹木被伐。」（頁 1102）知「陳隧」指連接陳、鄭二國道路，因陳軍所經之處皆「井堙木刊」，鄭人因而憤懣不平。又第一節引文第 10 則「薰隧」，《集解》：「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頁 794）清人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以下簡稱《大事表》）：「或曰：『閨門，鄭內宮北門也。』薰隧如後世複道。」<sup>117</sup>「薰隧」指鄭都新鄭城門「閨門」

<sup>114</sup> [梁]顧野王著，[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收入於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卷》第 30 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景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郡張氏刊澤存堂五種本），卷 22，頁 21。

<sup>115</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651。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周禮注疏》時，逕於引文後夾注頁碼，不再以註腳呈現。

<sup>116</sup> [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頁 1194。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左傳會箋》時，逕於引文後夾注頁碼，不再以註腳呈現。

<sup>117</sup>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754。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春秋大事表》時，逕於引文後夾註頁碼，不再以註腳呈現。

外道路，猶如鄭另有道路「周氏之衢」，<sup>118</sup>齊有大道「莊」、<sup>119</sup>「嶽」，<sup>120</sup>魯有「五父之衢」，<sup>121</sup>知「隧」即道路。又第一節引文第 12 則「大隧」，《集解》：「三者，漢東之隘道。」（頁 950）《會箋》謂：

應山縣北有義陽三關，一曰平靖關；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峴，冥阨即平靖也。（頁 1796）

《左傳注》則認為「今豫鄂交界三關，東為九里關，即古之大隧；中為武勝關，即直轅；西為平靖關，即冥阨。」（頁 1543）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以下簡稱《辭彙》）認為「在今湖北應山東北卅里。」<sup>122</sup>宋煥文與陳習剛針對「義陽三關」之演變有較詳盡說明，讀者可參看。<sup>123</sup>《會箋》與《左傳注》對「大隧」

<sup>118</sup> 昭二（540 B.C.）《傳》：「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集解》：「衢，道也。」，頁 720。《大事表》認為「周氏之衢」乃鄭國道路專名，頁 754-755。

<sup>119</sup> 襄二十八（545 B.C.）《傳》：「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集解》：「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頁 654。《孟子·滕文公下》：「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漢人趙岐（108-201）《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見〔漢〕趙岐注，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113。則將「莊」籠統解為「街里名」。《大事表》認為「莊」是臨淄城內里名，頁 736。然《會箋》謂「莊者，國中之要路。」，頁 1261。《左傳注》亦謂「莊，臨淄城大街名。」，頁 1147，皆主「莊」為齊都臨淄大道名。筆者認為既然《集解》已釋「莊」為「六軌之道」，應釋為道路名較合《傳》義。

<sup>120</sup> 襄二十八（545 B.C.）《傳》：「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集解》：「嶽，里名。」，頁 655，《大事表》亦主此見，頁 737。《會箋》則釋為「街里名」，頁 1264；未能確切指實其性質。《左傳注》認為據《傳》，慶封率其私屬「陳于嶽」，「里巷狹小，不足以列陣，嶽當亦是大街。」，頁 1148。本文從《左傳注》之見，仍將「嶽」釋為道路名。

<sup>121</sup> 襄十一（562 B.C.）《傳》：「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集解》：「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頁 544。

<sup>122</sup> 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頁 101。為簡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下文徵引《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時，逕於引文後夾註頁碼，不再以註腳呈現。

<sup>123</sup> 宋煥文：〈從應山春秋墓看楚三關的地位和作用〉，《江漢考古》，1987 年第 3 期，頁 40-46。陳習剛：〈「義陽三關」的演變與地位〉，《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今名意見雖異，然可確定「大隧」乃隘道之名，知「隧」為道路之意。

「隧」字从阜、遂聲，「隧」於典籍常與「遂」互為異文。如《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sup>124</sup>《史記·魯周公世家》作「魯人三郊三隧。」<sup>125</sup>又《國語·周語上》：「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sup>126</sup>《說文·耳部》：「聆，《國語》曰：『回祿信於聆遂』，闕。」<sup>127</sup>又上引《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經典釋文》：「隧音遂，本又作遂。」（頁 651）「遂」亦有道路之意，如《毛詩·鄘風·載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經典釋文》引《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sup>128</sup>《淮南子·脩務》：「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漢人高誘（生卒年不詳）《注》：「不從蹊遂曰跋涉。」<sup>129</sup>「蹊」指路徑，《左傳》宣十一（598 B.C.）：「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集解》：「蹊，徑也。」（頁 384）又《周禮·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注》：「徑容牛馬。」唐人賈公彥（生卒年不詳）《疏》：「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頁 233）又《莊子·馬蹄》：「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唐人成玄英（約 601-約 690）《疏》：「蹊，徑。隧，道。」<sup>130</sup>「蹊」既為路徑，「蹊遂」又連言，知「遂」亦指路徑。又《荀子·大略》：「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

年第 2 期，頁 110-114。二篇論文蒙審查委員提點增補，謹致謝忱。

<sup>124</sup>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313。

<sup>125</sup> 〔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555。

<sup>126</sup> 〔三國〕韋昭：《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1800）讀未見書齋重雕本），頁 26。《注》：「聆遂，地名也。」因此記載所述乃上古之事，與本文討論春秋時代已有時空差距，故不入討論之列。

<sup>127</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 年），頁 599。

<sup>128</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125。

<sup>129</sup> 〔漢〕劉安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347。

<sup>130</sup> 〔周〕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 年），頁 334-335。

唐人楊倞（生卒年不詳）《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sup>131</sup>梁人蕭統（501-531）《文選》收入晉人陸機（261-303）〈漢高祖功臣頌〉：「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唐人李善（630-689）《注》引《春秋孔演圖》：「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漢人宋均（生卒年不詳）謂「遂，道也。」<sup>132</sup>知「遂」確有道路、路徑之意。

此外，「遂」又與「術」異文，如《左傳》文十二（615 B.C.）《經》：「秦伯使術來聘。」《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頁 329-330）《公羊傳》文十二（615 B.C.）《經》作「秦伯使遂來聘。」<sup>133</sup>又《禮記·月令》：「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sup>134</sup>以上皆為「遂」、「術」典籍異文之例。此外，《說文》釋「術」為「邑中道也。」清人段玉裁（1735-1815）《注》：「邑，國也。」<sup>135</sup>知「術」亦指道路。又《墨子·備城門》：「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清人孫詒讓（1848-1908）認為「術、隊一聲之轉，皆謂攻城之道。」<sup>136</sup>又《呂氏春秋·慎大·下賢》：「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清人梁玉繩（1716-1792）：「《初學記》二十四引作『垂於術』，<sup>137</sup>疑今本譌『行』字。」<sup>138</sup>又《廣雅·釋宮》：「術，道也。」<sup>139</sup>可證「術」有道路之意。「隧」、

<sup>131</sup> [周] 荀況著，[清] 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499。

<sup>132</sup> [梁] 蕭統編，[唐] 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 2101。

<sup>133</sup> [漢] 公羊壽傳，[晉] 何休解詁，[唐]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176。

<sup>134</sup> [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288、649。

<sup>135</sup> [漢] 許慎著，[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78。

<sup>136</sup> [周] 墨翟著，[清] 孫詒讓詁，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530。

<sup>137</sup> 原句作「《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見[唐] 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589。

<sup>138</sup> [秦] 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8年），頁 880、890。

<sup>139</sup> [魏] 張揖輯，[清] 王念孫疏證，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

「遂」上古音皆為邪母物部，「術」為船母物部；<sup>140</sup>二者韻部相同而聲母相近，可為通假。知意義關涉道路時，「隧」、「遂」、「術」可為假借。

上引《說文》謂「術」為「邑中道也」，段氏釋「邑」為「國」，知「邑中道」乃「國中道」，指「國」中道路。上文已言「隧」、「遂」、「術」若釋為道路時可為通假，則《左傳》「隧」亦可如《說文》釋「遂」之意，解為「邑中道」、「國中道」。清人焦循（1763-1820）《群經宮室圖》釋先秦典籍「國」之定義有三：

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野。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sup>141</sup>

依焦氏之說，「國」可分廣狹三層：最狹義者乃國都「城」內為國，其次謂國都「郊」內為國，最廣義者指全部封國。近人何茲全（1911-2011）認為：

焦循所說的國的三種意思，是國家發展中的三步曲。他說的第一種國家是領土國家，是國家的發展階段；第三種國家，是城邑的初起，是城邦國家的初期階段；第二種國家是城邦國家向領土國家的過渡，仍應屬於城邦國家範疇。<sup>142</sup>

何氏所謂由「城邦國家」過渡至「領土國家」，實指一國歷史發展過程：由原本「點」狀之國都，逐步擴及國都周邊地區，乃至發展其他都邑，最後以「面」之概念指稱疆域內所有領土。至於段氏釋「邑」為「國」，究竟為焦氏所析廣狹三層「國」之何者？筆者認為可由「隧」作為行政區劃單位範圍推論。

年），頁 214。

<sup>140</sup>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00、148。

<sup>141</sup> [清]焦循：《群經宮室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華東師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半九書塾刻本影印），卷 1，頁 15。

<sup>142</sup> 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92。

第一節引文第 4 則知魯國有「隧正」一職，《集解》：「隧正，主役徒。」唐人孔穎達（574-648）《正義》：「九年《注》云：『隧正，官名，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役徒者。」（頁 518）「隧正」又見第一節引文第 5 則，知宋國亦有此官。《集解》：「隧正，官名，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頁 523）《正義》：

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正令。」……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頁 523）

《會箋》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sup>143</sup>是隧在鄉外，隧正其長也。其職掌近郊之事，猶《周禮·遂人》之職耳。」（頁 1009）《集解》釋二處「隧正」較為簡略，《正義》則將前者類以《周禮》「遂人」，後者比諸《周禮》「遂大夫」。《周禮·地官司徒》：「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疏》：「此遂大夫於六遂各主一遂，似鄉大夫各主一鄉。」（頁 142-143）知「遂人」總管諸「遂」，是統領國中諸「遂」之長官。「遂大夫」僅司一「遂」事務，是各「遂」長官。故可如《集解》所言，「隧正」掌理「隧」之「役徒」；又如《傳》所載，「隧正」能納郊保之役徒以奔火所。近人劉師培（1884-1919）認為上述《左傳》「隧正猶言遂官，故遂人、遂大夫咸可名之為隧正。」劉氏又言「周代遂官，其位較縣官為崇，其所轄之境亦廣列國之遂官，蓋僅有調發之權，非一境之事悉為遂官所掌也，故權勢遠遜縣邑各大夫。」<sup>144</sup>本文重點不在辨別《左傳》所載魯、宋二國「隧正」究竟類似《周禮》「遂人」或「遂大夫」，然可確知「隧正」乃「隧」之長官，至於劉氏之說可備為一說。

「隧正」管轄行政單位「隧」，其區域及範圍又如何？《周禮·地官司徒·遂人》：「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

<sup>143</sup> 原句見〔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頁 523。

<sup>144</sup> 劉師培：〈春秋時代地方行政考〉，收入於劉師培著，鄒國義、吳修藝編校：《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268。

五鄰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注》：「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頁 232）《疏》：

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在「郊外曰野」之中，故鄭云：「郊外曰野」。鄭又知「此野謂甸、稍、縣、都」者，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頁 232）

簡言之，「遂人」總理一國「郊」外泛稱為「野」之區域，此區域又分割若干「遂」，各「遂」由「遂大夫」司掌。「野」在典籍亦稱「鄙」，如《國語·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國吳人韋昭（204-273）《注》：「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之外也。」<sup>145</sup>《周禮·地官司徒·遂人》：「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頁 232）又《秋官司寇·掌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注》：「去國百里為郊，郊外謂之野。」（頁 528）清人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為鄙，鄙以待之，謂還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鄙在鄭地汜。」杜彼注訓鄙為野，是也。此注以為邊鄙，失之。《呂氏春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竝作「耕於野。」<sup>146</sup>

知文獻「鄙」與「野」意義相同。近人侯外廬（1903-1987）亦有類似意見，謂「封疆之內者叫做『國』，那在封疆之外的部分叫做『野』，國又叫做都，野的範圍便叫作『四鄙』。」<sup>147</sup>文獻常見「國」、「野」對舉，又常見「都」、「鄙」對舉，胡新生謂「『國野』稱『都鄙』應是從春秋中後期才開始的」，<sup>148</sup>其說確有見的。

至於「郊」之範圍又如何？《說文》：「郊，距國百里為郊，从邑、交聲。」

<sup>145</sup> [三國] 韋昭：《國語韋昭註》，頁 160。

<sup>146</sup> [清] 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卷 19，頁 29。

<sup>147</sup>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80。

<sup>148</sup> 胡新生：〈西周春秋時期的國野制與部族國家形態〉，原載於《文史哲》1985 年第 3 期；收入於文史哲編輯部：《早期中國的政治與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47-65。



<sup>149</sup>漢人許慎（約 58-約 147）謂「郊」為「距國百里」，此說其來有自。《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注》：「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頁 31）又〈天官冢宰·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注》：「郊，四郊，去國百里。」（頁 99）又〈地官司徒·比長〉：「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疏》：「周法：遠郊百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頁 187）又〈地官司徒·載師〉：「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注》：「郊或為蒿。……《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頁 198）又〈秋官司寇·掌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注》：「去國百里為郊，郊外謂之野。」（頁 528）此外，《禮記·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正義》：「此郊，謂之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按《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sup>150</sup>大致而言，《周禮》、《禮記》鄭《注》及賈、孔注疏皆謂國都百里內範圍稱為「郊」。

《周禮》以周天子立場為說，諸侯疆域區劃可見《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野。」晉人郭璞（276-324）《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宋人邢昺（932-1010）《疏》：

此釋郊野之地，遠近高下不同之名也。云邑外謂之郊者，邑，國都也，謂國都城之外名郊也。……云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者，以其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里，每十里而異其名。……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是以《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又此經從邑之外止有五名，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

<sup>149</sup> [漢] 許慎著，[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86。

<sup>150</sup> [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頁 256-257。

郊百里也。……上自邑外謂之郊，以下雖遠近高下其名不同，野為摠稱，故題云野。<sup>151</sup>

近人萬國鼎（1897-1963）謂：

邑者，當時邑為人所居，即村之本身；郊在邑外，耕地所在；牧在郊外，牧場所在；野在牧外，殆為荒地，亦即林地，……且野字卜辭作埜，从林从土，亦有林地之意；野外為林，亦林地也。<sup>152</sup>

萬氏理解「邑」為村落，雖未必全然正確，然其解釋邑外郊、牧、野、林之意則頗合情理。《疏》之內容解釋「郊」之範圍，依各級諸侯等級不同，「郊」之廣狹亦有差異。如《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謂「方千里曰王畿」（頁 501），距周天子國都百里內為「郊」，此「百里」係指國都距東、南、西、北四界百里。若為方五百里「上公」之國，國都周邊五十里內為「郊」；若為方四百里「侯」國，國都周邊四十里內為「郊」；以下依此類推，方三百里之「伯」國「郊」三十里，方二百里之「子」國「郊」二十里，方百里之「男」國「郊」僅十里。此外，《禮記·王制》「大學在郊」鄭玄引《尚書傳》：「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sup>153</sup>知「郊」之範圍與諸侯爵等有密切關聯。易言之，爵等愈高、封國愈廣者，其「郊」範圍愈大，反之則愈狹。然無論《周禮》或《爾雅·釋地》，從周天子至公、侯、伯、子、男，內容整齊規律，鑿斧已甚明顯，當未可盡信其說。近人呂思勉（1884-1957）《中國制度史·國體》：

最古之世，蓋不過一成之地。其後漸進至百里。又漸進至五百里。其情勢特異者，則又開拓至千里或數千里焉。此為古代事實。〈王制〉、〈周官〉等書，皆古人虛擬之制，欲見諸施行者。虛擬之制，必切時勢以立言。……〈周官〉為戰國時書，<sup>154</sup>根據春秋以來諸國封域，故增大至五百里、四百

<sup>151</sup> [晉]郭璞傳，[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頁 112-113。

<sup>152</sup> 萬國鼎：《中國田制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 9。

<sup>153</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頁 236。

<sup>154</sup> 目前大多數學者支持〈周官〉成書時代為戰國，然反對此說者亦復有之。如近人劉起鈞（1917-2012）認為〈周官〉「最初作為官職之匯編，至遲必成於春秋前期。它錄集自西

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也。虛擬之辭，雖不容徑認為事實，正可由此窺見事實之真矣。<sup>155</sup>

呂氏之說確有見地，然若暫且不論爵等差異及細究封國疆域是否反應史實，作為行政區劃單位之「隧」位處「郊」外，應可無庸置疑。

據上文說明，則段玉裁釋「遂」為「邑中道」之「國」，其層次應是焦循分析「國」三種定義之最廣義者，即泛指全部封國。故釋為道路之「隧」，可以是第一節引文第 10 則國都城門外道路之「薰隧」，亦可指引文第 12 則山區關隘險道之「大隧」，當然亦可指引文第 9 則連接兩國大道之「陳隧」。須再深入討論者為：「隧」既可泛指封國內道路，何以又為「郊」外「野」地行政區劃單位之名？二者有何關聯？在討論此問題前，須釐清《左傳》綴以「隧」字地名之位置及特點，方能進一步探究本義為道路之「隧」與「鄉遂」制度之「遂」之關係。

周後期以來逐漸完整的姬周系統之六官官制資料，再加以條理系統以成書。」知劉氏主張〈周官〉成書至遲在春秋早期。見劉起鈞：《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642。近人蒙文通（1894-1968）謂「《周官》大綱為惠、襄以後之制。……則《周官》之制，雖曰存豐鎬之具文，然即以為春秋中葉王朝現行之法亦無不可。」知蒙氏主張〈周官〉主體完於春秋中期。見蒙文通：《從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論《周官》成書年代》，收入氏著：《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頁 438-439。又葛志毅謂「《周官》所載大體應為西周晚期之前的制度史實，但也不排除若干較晚的內容竄入其中。……《周官》當是西周厲、宣或稍晚的某位史官，鳩集周初以來的典制文件匯編而成。……只是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又經過某些傳習者的修整潤飾。」葛氏主張〈周官〉大體完成於西周晚期。見葛志毅：《〈周官〉時代問題平議》，收入於氏著：《譚史齋論稿續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21-422。此外，近代學者主張〈周官〉乃王莽、劉歆制作者亦復有之，如徐復觀謂「由數字神秘化的發展線索，只能推定這部書乃成立於王莽、劉歆之手。」見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收入於氏著：《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238。袁林認為《周官》與《國語·齊語》關聯，主張與管仲有密切關係。見袁林：《兩周土地制度新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79。鄭紹昌更認為「《周官》的作者是孔子。」見鄭紹昌：《〈周禮〉新解》，收入於鄭紹昌、朱小平著：《解《周官》：讀熊十力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頁 11。本文重點不在辨析〈周官〉成書年代，僅略舉數家之見以為讀者參考。

<sup>155</sup>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國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243。

### 三、《左傳》綴以「隧」字地名之位置及特點

#### (一)「桑隧」位置

《左傳》有數例綴以「隧」字地名，如第一節引文第 1 則「桑隧」為蔡國地名，《集解》：「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頁 442）《大事表》謂「朗陵，漢縣，晉因之，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里；又縣東有桑里亭。」（頁 872-873）《左傳注》謂「桑隧在今河南確山縣東」（頁 830），《辭彙》亦同《左傳注》之說。（頁 162）今據近人譚其驤（1911-1992）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1」，<sup>156</sup>請讀者參看。蔡國原都上蔡，《左傳注》謂「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附近有故蔡國城」（頁 35），此其故地。魯昭公十三年（529 B.C.）蔡平侯遷新蔡，<sup>157</sup>《左傳注》謂其地在「今河南新蔡縣。」（頁 35）由「圖 1」可知「桑隧」臨近房國、<sup>158</sup>道國，<sup>159</sup>與國都上蔡頗有距離，知此地應處蔡國邊鄙。第一節引文第 1 則載晉、楚之師曾遇於繞角，《集解》認為其地為「鄭地」（頁 442），《辭彙》從之。（頁 229）然清人江永（1681-1762）《春秋地理考實》：「繞角在汝州之魯山，當是蔡地，非鄭地。」<sup>160</sup>

<sup>156</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臺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 年），頁 24-25。

<sup>157</sup> 昭十三（529 B.C.）《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集解》，頁 814：「滅在在十一年。……隱太子，太子有也。廬，蔡平侯。」。

<sup>158</sup> 房國始見昭十三（529 B.C.）《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集解》，頁 814：「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知楚靈王時曾滅房國，待楚平王即位又復之。

<sup>159</sup> 道國始見僖五（655 B.C.）《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集解》，頁 207：「道國在今汝南安陽縣南。」昭十三（529 B.C.）《傳》，頁 814：「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知楚靈王曾遷道國於楚，楚平王即位而復之。

<sup>160</sup>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於[清]王先謙：《續經解春秋類彙編》（臺北：藝

《會箋》與《左傳注》皆主此說（頁 849、頁 830），今從江氏之見。《傳》謂晉師自繞角侵蔡，與楚國申、息之師遇於「桑隧」。若以地望推測，晉師當自繞角沿方城外、汝水西岸南下，最可能途徑乃取道柏、房、道一路，與北上援蔡楚師於「桑隧」遭遇。由此推知「桑隧」應有道路貫通蔡都上蔡及道國、房國，位處蔡國西南交通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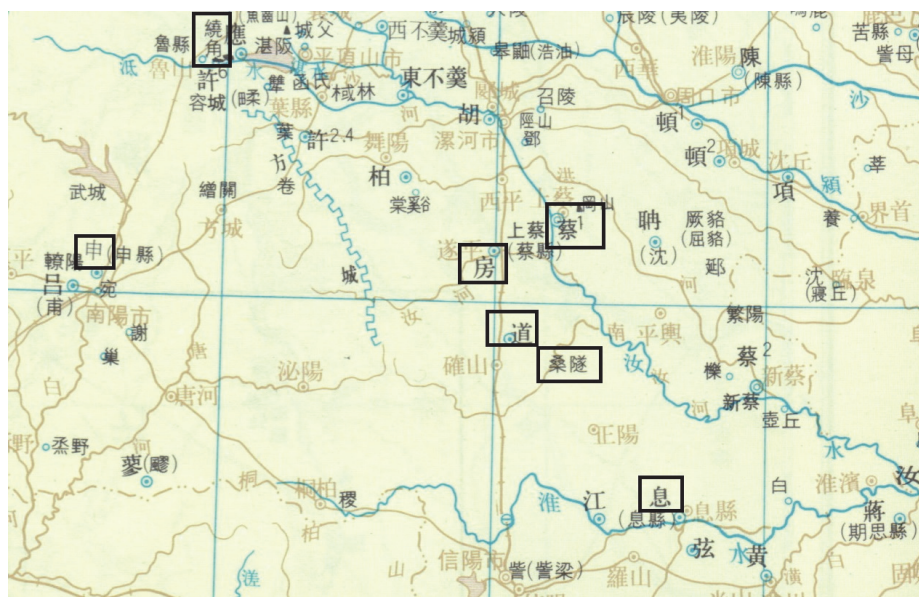


圖 1、蔡國周邊地區圖

## (二)「麻隧」位置

第一節引文第 2 則「麻隧」為秦地，《大事表》謂「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南。」（頁 836）《左傳注》謂「《清一統志》以為在今陝西涇陽縣北，<sup>161</sup>《方輿紀要》以為在涇陽縣西南，<sup>162</sup>疑《一統志》近是。」（頁 866）《辭彙》則主「在今陝西涇陽西南」（頁 182），本文從《左傳注》之見。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

文印書館，1986 年），第一冊，頁 854。

<sup>161</sup> 原文見〔清〕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79，頁 44。

<sup>162</sup> 原文見〔清〕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549。

內容為「圖 2」，<sup>163</sup>引錄於下。《左傳注》謂秦國於「寧公二年，即魯隱公九年

(714 B.C.)，徙平陽，故城在今眉縣西四十六里。德公元年，即魯莊公十七年(677 B.C.)，徙居雍，今鳳翔縣治。」(頁 101)「圖 2」右側有芮國，魯僖公十九年(641 B.C.)滅於秦。<sup>164</sup>此外，芮國附近有王城，本即秦邑；<sup>165</sup>然王城左近之輔氏卻為晉邑。<sup>166</sup>知秦國東疆約略在黃河西岸一帶，與晉國城邑犬牙交錯，「麻隧」則處秦國雍都與東疆之間。第一節引文第 2 則載晉及諸侯之師先與秦師戰於「麻隧」，此役因秦師敗績，《左傳》謂諸侯之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頁 463)據「圖 2」知侯麗在涇水東岸，推測諸侯之師當在「麻隧」渡河，知「麻隧」應是西入秦國雍都之孔道。又襄十四(559 B.C.)《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棧林，不獲成焉。(頁 559)

《集解》：「棧林，秦地。」(頁 559)據「圖 2」知棧林亦在涇水東岸，《傳》謂諸侯之師渡涇東向，亦當在「麻隧」附近濟河。諸侯二次征秦皆經「麻隧」，推測此處當是秦國東向幹道所經之地。

<sup>163</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2-23。

<sup>164</sup> 《史記·秦本紀》：「(秦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見〔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89。考諸《左傳》僖十九(641 B.C.)，頁 240：「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史記》既載芮與梁同亡，推知芮亦亡於同年。

<sup>165</sup> 僖十五(645 B.C.)《傳》，頁 234：「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集解》：「王城，秦地，馮翊晉縣東有三城，今名武鄉。」。

<sup>166</sup> 宣十五(594 B.C.)《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集解》，頁 409：「晉地。」。



圖 2、秦國周邊地區圖

### (三)「暴隧」位置

第一節引文第 3 則「暴隧」為鄭地，《會箋》謂「文八年『盟于暴』，暴一曰暴隧，周圻內邑，即詩〈何人斯〉暴公之采邑。」（頁 904）《左傳注》亦謂「暴即成十五年（576 B.C.）《傳》之暴隧，本為周室暴辛公采地，後入於鄭，當在今河南省原陽縣西舊原武縣境。」（頁 565）《辭彙》謂其地望在「河南原武東南」（頁 213），與《左傳注》之說相符。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3」，<sup>167</sup>引錄於下。由「圖 3」知「暴隧」位處鄭國北鄙，黃河北岸如鄆田、<sup>168</sup>懷、邢丘<sup>169</sup>皆屬晉國；「暴隧」左近之祭、<sup>170</sup>邲、<sup>171</sup>制、<sup>172</sup>索氏、<sup>173</sup>時來、垂隴<sup>174</sup>則屬鄭國，

<sup>167</sup>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4-25。

<sup>168</sup> 成十五（576 B.C.）《傳》：「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集解》，頁 457：「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傳》謂晉大夫郤至與周王室爭鄆田，最終雖禮讓周王室取鄆田，知鄆田已非鄭地。

<sup>169</sup> 宣六（603 B.C.）《傳》，頁 377：「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傳》既言「赤狄伐晉」而「圍懷及邢丘」，知懷、邢丘乃晉地。

<sup>170</sup> 成四（587 B.C.）《傳》：「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集解》，頁 439：「汜、祭，鄭地。」

<sup>171</sup> 宣十二（597 B.C.）《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集解》，頁 388：「邲，鄭地。」

<sup>172</sup> 隱元（722 B.C.）《傳》，頁 35：「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傳》載武姜為共叔段向鄭莊公請制，知制乃鄭地。

<sup>173</sup> 昭五（537 B.C.）《傳》，頁 745：「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推測鄭、晉當以黃河為界。「暴隧」周邊地區城邑繁多，臨近之時來、垂隴，《春秋》經傳皆載為諸侯盟會之地，<sup>175</sup>推測此地應是晉國南向、周王室東向及齊、魯、衛等東方諸侯西向之要衝，亦是晉國出入鄭國之孔道。此外，襄二十七年（546 B.C.）《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頁 647-648）《左傳注》謂「垂隴，鄭之一邑，故曰野。」（頁 1134）《傳》既載鄭伯與鄭國諸卿享晉卿趙孟於鄭邑垂隴，趙孟又稱此地為「野」，推知垂隴當處鄭國之「野」，即屬鄭國「郊」外「鄙」、「野」地區。又隱元（722 B.C.）《傳》：「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集解》：「鄙，鄭邊邑。……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頁 35）《左傳注》謂「西鄙、北鄙，鄭國西部與北部邊境一帶地。」（頁 12）依《左傳注》之見，「西鄙」、「北鄙」係概稱鄭國西部及北部邊鄙地區，意即鄭國「郊」外之「野」、「鄙」。上節已說明，依《周禮·地官司徒·遂人》，知一國之「野」分設若干「遂」。考諸「圖 3」可知，「暴隧」在屬於「野」地之垂隴之北，位居屬「鄙」之廩延之西南，知此區域當屬鄭國之「野」、「鄙」無疑。

---

索氏。」鄭卿子皮、子大叔勞晉卿韓宣子於索氏，知索氏乃鄭地。

<sup>174</sup> 時來及垂隴見下文注解，於此不贅述。

<sup>175</sup> 隱十一（712 B.C.）《經》：「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集解》，頁 78：「時來，邾也，滎陽縣東有鰲城，鄭地也。」又文二（625 B.C.）《經》，頁 300：「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集解》，頁 302：「垂隴，鄭地。」。





圖 3、鄭國周邊地區圖

#### (四)「大隧」位置

第一節引文第 8 則「大隧」為齊地，《集解》：「大隧，地闕。」（頁 587）清人高士奇（1644-1703）《春秋地名考略》：「或曰在今高唐州境。」《大事表》、《左傳注》與《辭彙》皆主此說。<sup>176</sup>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4」，<sup>177</sup>引錄於下。「大隧」臨近之高唐已為齊國西鄙，西向渡過黃河之廣大區域《左傳》

<sup>176</sup>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於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 3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年，影印清康熙間錢塘高氏刻本），卷 3，頁 19。[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74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051。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頁 101。

<sup>177</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6-27。

未見任何相關地名，推測當是人煙鮮少之地。「大隧」東距齊都臨淄甚為遼遠，推測此地已屬齊國西鄙邊陲。哀十（485 B.C.）《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集解》：「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頁 1015）《傳》載晉卿趙鞅帥師伐齊，自晉至齊乃由西向東，接連侵犯高唐、犁、轅，直至賴乃還。上文已謂「大隧」在高唐附近，推測此役趙鞅乃經「大隧」之道一路東向伐齊，知「大隧」乃齊國西鄙邊陲聯繫晉國之孔道。



圖 4、齊國西部地區圖

### （五）「蒲隧」位置

第一節引文第 11 則「蒲隧」為徐地，《集解》：「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頁 825-826）《大事表》謂「在今鳳陽府虹縣北。」（頁 800）《會箋》謂「虹縣今廢，并屬江蘇徐州府睢寧縣。」（頁 1571）《左傳注》亦認為今地在「江蘇睢寧縣西南。」（頁 1376）《辭彙》則認為在「今安徽泗水縣西北」（頁 210），實與諸家之說相合。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5」，<sup>178</sup>引錄於下。「蒲隧」位處睢水之濱，北岸之彭城、<sup>179</sup>蕭<sup>180</sup>屬宋國；鍾吾為小國，疑魯昭公三十年（512 B.C.）時為吳國所滅；<sup>181</sup>另有良<sup>182</sup>屬吳國。知「蒲隧」當處徐

<sup>178</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9-30。

<sup>179</sup> 成十八（573 B.C.）《經》，頁 485：「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集解》：「彭城，宋邑。」

<sup>180</sup> 莊十二（682 B.C.）《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集解》，頁 154：「蕭，宋邑。」

<sup>181</sup> 昭二十七（515 B.C.）《傳》：「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集解》，頁 908：

國北境，與宋、鍾吾接壤。僖四（656 B.C.）《傳》載齊桓公鳩集諸侯與楚國盟於召陵，會盟結束後，陳國轅濤塗與鄭國申侯商議，建議齊桓公「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集解》：「東夷，郟、莒、徐夷也。」（頁203）《左傳注》：

循海而歸，沈欽韓謂按其道當沿淮河而下，由今河南省潢川縣、安徽省六安縣東至安徽省泗縣、江蘇省東海縣而入山東省臨沂地區再回國，甚遼遠迂曲。（頁293）

所謂「循海而歸」乃指順淮水東下至徐國，再自徐經泗水、沂水北上而返回齊都臨淄。若依轅濤塗之策，齊師回國路線理當通過「蒲隧」。又莊二十六（668 B.C.）《經》：「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頁175）依地望而言，齊、魯在徐之北，宋在徐國西北；三國聯軍伐徐，應自北而南入徐。「蒲隧」位處徐國北疆，推測三國伐徐當經「蒲隧」入徐，知「蒲隧」乃徐國北境通往齊、魯、宋等國要道。

---

「鍾吾，小國。」昭三十（512 B.C.）《傳》，頁928：「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顧氏謂「三十年吳子執鍾吾子，疑遂亡。」，頁597。

<sup>182</sup> 哀十五（480 B.C.）《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集解》，頁1034：「良，吳地。」。



圖 5、徐國周邊地區圖

### (六)「濟隧」位置

第一節引文第 6 則「濟隧」，《集解》釋為「水名。」（頁 545）《左傳注》從《集解》之見，謂「舊為故黃河水道支流，今已堙，當在今原陽縣西。」（頁 989）《辭彙》亦謂「鄭水，在今河南滎陽東南。」（頁 226）然《會箋》謂「上用于<sup>183</sup>字，則濟隧當非水名。《水經·濟水》一注：『京相璠曰：「鄭地也。』』<sup>184</sup>」（頁 1051）考諸《左傳》「濟」字用法，「濟」之後若為河川名，係指濟渡該河川。

<sup>183</sup> 原句「于」字本作「助」，然觀諸上下文意，「助」字應是「于」字之誤。

<sup>184</sup> 原句見〔漢〕桑欽著，〔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頁 58。

如莊四（690 B.C.）《傳》：「濟漢而後發喪」（頁 140）；成十三（578 B.C.）《傳》：「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頁 464）；成十六（575 B.C.）《傳》：「五月，晉師濟河」（頁 474）；定四（506 B.C.）《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頁 952）「濟」字之後「漢」、「涇」、「河」、「江」指漢水、涇水、黃河及長江，「濟漢」、「濟涇」、「濟河」、「濟江」乃謂濟渡該河川。《左傳》及《國語》另見「濟」後加介詞「于」或「於」詞例，如襄九（564 B.C.）《傳》：「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集解》：「陰阪有津。」《正義》：「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洧津也。」（頁 528-529）又昭五（537 B.C.）《傳》：「楚師濟於羅汭。」《集解》：「羅，水名。」（頁 749）《說文》載「汭」之意為「水相入兒。」<sup>185</sup>閔二（660 B.C.）《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集解》：「水之隈曲曰汭。」《正義》：「汭字以內為聲，明是水之隈曲之內也。」（頁 189-190）知「羅汭」乃羅水河道內彎處。又《國語·楚語下》：「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注》：「成臼，津名。」<sup>186</sup>陰阪、羅汭、成臼皆河川涯涘之地，由此詞例推斷，引文第 6 則「西濟于濟隧」之「濟隧」亦當為地名。「濟隧」地望可參「圖 3」，唯《地圖集》圖示標為水名，筆者認為應修訂為地名為確。「圖 3」顯示「濟隧」臨近之踐土、<sup>187</sup>衡雍、<sup>188</sup>脩澤<sup>189</sup>皆屬鄭國，黃河北岸已屬晉國，推測「濟隧」當與「暴隧」相同，皆位處鄭國北方邊境。至於與「濟隧」臨近之踐土、衡雍及脩澤又是《左傳》記載諸侯會盟之所，<sup>190</sup>推知此處亦是中原諸侯交通輻湊之地。上文已說明「暴隧」介於垂隴及廩延之間，是鄭國北方「野」、「鄙」地區。考諸「圖 3」可知臨近「暴隧」之「濟隧」，理當亦屬鄭國「野」、

<sup>185</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51。

<sup>186</sup> [三國]韋昭：《國語韋昭註》，頁 412。

<sup>187</sup> 僖二十八（632 B.C.）《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集解》，頁 268：「踐土，鄭地。」

<sup>188</sup> 僖二十八（632 B.C.）《傳》：「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集解》，頁 273：「衡雍，鄭地。」

<sup>189</sup> 成十（581 B.C.）《傳》：「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集解》，頁 450：「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集解》雖未言脩澤隸屬何國，然《大事表》，頁 756，列屬鄭地。今從《大事表》之說，將脩澤列屬鄭地。

<sup>190</sup> 踐土、脩澤會盟之例請見前注，於此不贅述。衡雍會盟之例見文八（619 B.C.）《經》：「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傳》，頁 319：「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鄙」之域。

### (七)「曹隧」與「陳隧」釋義

《左傳》綴以「隧」字地名除上述外，第一節引文第 7 則「曹隧」須特別注意。《集解》：「越竟而獵。……重丘，曹邑。」（頁 574）《大事表》謂重丘在清朝「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頁 786），《左傳注》認為在「今山東茌平縣西南約二十里」（頁 1030），《辭彙》則謂「在今山東荷澤東北卅里」。（頁 155）至於「曹隧」在今日何處，僅《辭彙》謂「在今山東曹縣」（頁 173），其餘諸家皆無說明。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6」，<sup>191</sup>引錄於下。重丘臨近之垂葭，《大事表》認為乃衛國屬地，<sup>192</sup>其說可從；至於咸丘則屬魯國。<sup>193</sup>此外，大野澤北方之犁、<sup>194</sup>羊角<sup>195</sup>屬衛，然高魚、<sup>196</sup>鄆<sup>197</sup>則屬魯；知大野澤南北岸大致分屬衛、魯二國。重丘位處大野澤西南，與衛國領土交錯，故《集解》謂衛大夫孫蒯「越竟而獵」而至重丘。「曹隧」距曹都陶丘甚遠，已達曹國與衛、魯交界處，知其當屬曹之「野」、「鄙」地區。

<sup>191</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6-27。

<sup>192</sup> 定十三（497 B.C.）《經》，頁 981：「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集解》未言垂葭隸屬何國，然《大事表》，頁 784，則載於衛地。《大事表》未言何以將垂葭屬衛，筆者推測乃因《經》載齊侯與衛侯次於垂葭，以地望推之，垂葭離齊國遼遠，自難統領此地；如此則僅餘衛國，故將垂葭屬之。

<sup>193</sup> 桓七（705 B.C.）《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集解》，頁 118：「咸丘，魯地。」

<sup>194</sup> 哀十一（484 B.C.）《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集解》，頁 1018：「犁，衛邑。」《欽定大清一統志》謂犁在鄆城縣西，《地圖集》依此繪製。見〔清〕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44，頁 21。

<sup>195</sup> 襄二十六（547 B.C.）《傳》，頁 638：「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

<sup>196</sup> 同前註內容。

<sup>197</sup> 成四（587 B.C.）《經》：「冬，城鄆。」《正義》，頁 438：「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圖 7、鄭國、陳國周邊地區圖

由「圖 7」可知，鄭都新鄭之南有洧水，東南注入潁水。自新鄭沿洧水有長葛、<sup>199</sup>向、<sup>200</sup>鄆陵、<sup>201</sup>桐丘、<sup>202</sup>曲洧<sup>203</sup>等皆屬鄭，洧水下游東岸之赭丘、<sup>204</sup>鬼閭、<sup>205</sup>檉<sup>206</sup>

<sup>199</sup> 隱五（718 B.C.）《經》，頁 58：「宋人伐鄭，圍長葛。」宋人伐鄭而圍長葛，知長葛為鄭地。

<sup>200</sup> 襄十四（559 B.C.）《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丐、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集解》，頁 557：「向，鄭地。」。

<sup>201</sup> 成十六（575 B.C.）《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集解》，頁 472：「鄆陵，鄭地。」。

<sup>202</sup> 莊二十八（666 B.C.）《傳》，頁 177-178：「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鄭人欲奔桐丘以避楚軍，知桐丘為鄭地。

<sup>203</sup> 成十七（574 B.C.）《傳》，頁 482：「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魯成公與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之師伐鄭，知戲童與曲洧皆為鄭地。

<sup>204</sup> 昭二十一（521 B.C.）《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集解》，頁 870：「赭丘，宋地。」。



則屬宋。筆者認為此條鄭國通往陳國之「陳隧」，極可能沿洧水修建，並途經宋之赭丘、鬼閭、檉等邑，終點則是陳都。

### (八)「鄭遂」位置

最後補充一例東周齊國璽印資料，《古璽匯編》編號 3233 璽印內容為「鄭遂璽」，引錄為「圖 8」。<sup>207</sup>李家浩分析「鄭」字從邑、兗聲，疑是《左傳》莊十三（681 B.C.）《經》：「齊人滅遂」之「遂」之專字。<sup>208</sup>《集解》：「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頁 154）《大事表》謂「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遂鄉」（頁 579），《左傳注》謂其地在今「山東省寧陽縣西北，與肥城縣交界」（頁 193），《辭彙》謂「地在今山東肥城南四十里。」（頁 69）今據《地圖集》截取部分內容為「圖 9」，<sup>209</sup>引錄於下。



圖 8、「鄭遂璽」圖



圖 9、齊國、魯國周邊地區圖

<sup>205</sup> 昭二十（522 B.C.）《傳》，頁 586：「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大事表》，頁 773-774 認為鬼閭為宋地，今從其說。

<sup>206</sup> 僖元（659 B.C.）《經》：「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集解》，頁 197：「檉，宋地。」

<sup>207</sup> 故宮博物院：《古璽匯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頁 303。

<sup>208</sup>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收入於氏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44。

<sup>209</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4-25。

據「圖 9」可知「遂」距離齊都臨淄頗為遼遠，其地東北之棘原為齊邑。成三（588 B.C.）《經》：「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集解》：「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頁 436）《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頁 437）自此年後，棘乃歸屬魯國。江永據《集解》之說，以為棘在今山東肥城縣南，<sup>210</sup>《辭彙》從此說。（頁 186）清人沈欽韓（1775-1831）《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則據《山東通志》，謂其地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sup>211</sup>《左傳注》認為二說所指實一，蓋在今山東肥城縣南與泰安縣西南境。（頁 814）「遂」之東北又有陽橋，見成二（589 B.C.）《傳》：「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集解》：「陽橋，魯地。」（頁 429）《會箋》謂其地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北」（頁 825），《左傳注》亦謂「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北」（頁 803），《辭彙》則謂「在今山東泰安西南。」《辭彙》之見雖與《會箋》及《左傳注》不同，然仍謂陽橋為魯地。（頁 195）「遂」之臨近城邑既分屬齊、魯，推測「遂」已處齊之「野」、「鄙」地區。

### （九）綴以「隧」字地名之特點

上文已說明《左傳》綴以「隧」字地名位置，大致位處距國都較遠之「野」、「鄙」地區。學者普遍認為春秋仍是地廣人稀，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謂「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頁 996）即便開發較早之中原地區，時至春秋晚期魯哀公十二年（483 B.C.），《左傳》仍載「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頁 1027）城邑間雖有幹道聯繫，然距離幹道較遠之山林水澤常有盜賊嘯聚盤踞。如昭二十（522 B.C.）《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sup>212</sup>此鄭國之盜嘯聚萑苻之澤。又定四（506 B.C.）《傳》：

<sup>210</sup>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於[清]王先謙：《續經解春秋類彙編》，第1冊，頁854。

<sup>211</sup> [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收入[清]王先謙：《續經解春秋類彙編》，第3冊，頁2646。

<sup>212</sup> 《集解》，頁861：「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然王引之謂「劫人而取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人即盜也。謂群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為盜之所聚明矣。」見[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19，頁34。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sup>213</sup>此楚國之盜盤踞雲夢之澤。推測當時大小城邑當臨近幹道，應不致偏離過遠。上節已說明春秋諸國於「郊」外分設若干「遂」以管理「野」、「鄙」地區，本節又證實《左傳》綴以「隧」字地名又位處諸國邊鄙，則綴以「隧」字地名在空間上似可與「鄉遂」之「遂」重疊，極可能綴以「隧」字地名即一國「野」、「鄙」之「遂」。此外，「隧」字本義為道路，可與「遂」通假。故筆者推測作為行政區劃單位之「遂」，應取義自本義為道路之「隧」。易言之，以道路之「隧」途經之城邑，可概括為一行政區劃之「遂」。關於此說之論述，將於下節進一步申言。

#### 四、「鄉遂」之「遂」取義於道路之「隧」

##### (一) 地名有廣狹之分

關於「鄉遂」之「遂」取義之由，近人徐中舒（1898-1991）以《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為證，<sup>214</sup>認為：

《尚書·費誓》稱魯有「三遂」，<sup>215</sup>《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三隧」，<sup>216</sup>這是魯國郊外的區畫；《左傳》宋、魯兩國都有隧正，這原是管理當時溝的官長；春秋時有遂國，<sup>217</sup>列國地以隧名的如：且于之隧、<sup>218</sup>大隧、曹隧、

<sup>213</sup> 《集解》，頁 952：「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此處之「盜」杜氏雖未言何人，然《傳》未言吳軍追擊楚昭王，推測此盜乃雲夢澤中盜賊。

<sup>214</sup> 相關文字將於下文論及，於此不贅引。

<sup>215</sup> 《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見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頁 313。

<sup>216</sup> 《史記·魯周公世家》：「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見〔漢〕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555-556。

<sup>217</sup> 《左傳》莊十三（681 B.C.）《經》，頁 154：「齊人滅遂。」

<sup>218</sup> 「且于之隧」見襄二十三（550 B.C.）《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集解》，頁 607：「且于，莒邑。……且于隧狹路。」《左傳注》，頁 1084，謂「且于之隧為在且于之狹路，隘道。」知「且于之隧」應釋為且于之「隧」，非綴以「隧」字之地名，故不入本文討論。

桑隧、蒲隧、麻隧、暴隧、濟隧（並見於《左傳》），凡此，都可以認為是這種溝洫制度存在的地方。<sup>219</sup>

徐氏認為綴以「隧」字地名，甚至「鄉遂」之「遂」皆因溝洫制度而起。張樂時引《說文》：「遂，亡也」之說，<sup>220</sup>認為居於「遂」者多為：

背井離鄉之人，實際上就是脫離血緣家族部落的人聚居一起而形成社會組織。……說明他們是按照地域組織起來的居民，而完全不同於按血緣組織的「六鄉」。<sup>221</sup>

二氏之說筆者認為有待商榷。第一節引文第3則「暴隧」，文八（619 B.C.）《經》：「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集解》：「暴，鄭地。」（頁319）《會箋》謂此「暴」「一曰暴隧」（頁615），知「暴隧」可省稱「暴」。同為行政區劃名詞之「縣」，《左傳》亦見省稱之例。如襄三十（543 B.C.）《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頁680）「絳縣」乃晉都而省稱「絳」。如襄二十三（550 B.C.）《傳》：「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集解》：「絳，晉國都。」（頁602）又昭二十九（513 B.C.）《傳》：「秋，龍見于絳郊。」《集解》云：「絳，晉國都。」（頁922）又昭三（539 B.C.）《傳》：「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後文又言：「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集解》：「州，本屬溫。」（頁724）知「州縣」可省稱「州」，乃自溫縣「別」而獨立為縣。又昭七（535 B.C.）《傳》：「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集解》：「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頁763）知「原縣」可省稱「原」。又昭二十八（514 B.C.）《傳》：

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

<sup>219</sup> 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收入於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834。

<sup>220</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74。

<sup>221</sup> 張樂時：〈中國早期形態的基層社會組織的衍生〉，收入於夏毅輝等：《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與文化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3。

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頁 912）

《集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羊舌氏之田所分三縣，《集解》謂即「銅鞮、平陽、楊氏。」（頁 912）知此十邑皆「縣」，然《傳》省「縣」字而僅載其名。

須說明者為，行政區劃單位之「縣」非「點」狀城邑，乃以規模較大城邑為主，聚集周邊規模較小之城邑或居民點所劃定區域。此觀念其實在新石器時代已見發端，林滙認為：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上，國不可能是由單獨的邑演進而成，而應該是分別起源於一個個「邑群」的。每個邑群的中心大邑成為都，而其他的邑則成為該邑的鄙。<sup>222</sup>

殷商與西周時期亦復如此，近人王玉哲（1913-2005）言：

商、周當時王朝的情況，概括地說，就是以一個大邑為都城，並以此為中心，遠遠近近的周圍，散布著屬於王朝的幾個或十幾個諸侯「據點」。……在這種情況下，商、周時人對每個王朝國家所控制的國土，只會有分散於各地的一些「點」的觀念，還沒有整個領土聯成為「面」的觀念。<sup>223</sup>

王氏雖謂殷商與西周末具體以「面」之觀念為政體，然以國都為核心，串連四周大小諸侯或城邑以為「王朝國家」之觀念已然存在。隨時間推移，至春秋方逐步建構以「面」為統治概念。以上引溫縣為例，州原屬溫縣所轄，後「別」而獨立為州縣。此外，上引成十一年（580 B.C.）《傳》之儗田，《集解》謂「儗，溫別邑。」（頁 457）晉大夫卻至與周王室爭儗田，《會箋》認為乃因「溫，大名也，……溫

<sup>222</sup> 林滙：〈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幾個問題〉，收入於氏著：《林滙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 88。

<sup>223</sup> 王玉哲：〈殷商、西周疆域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收入於氏著：《古史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202。

地未盡賜晉，故與郤至爭鄆田。」(頁 880)則溫乃區域大名，溫故地包括鄆田。<sup>224</sup>今截取《地圖集》部分內容為「圖 10」，<sup>225</sup>引錄於下。此外，昭九(533 B.C.)《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頁 777)《集解》：「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頁 777)《正義》：

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頁 777)

《會箋》認為《集解》與《正義》所言易名之說不確，實則「夷蓋大名，而城父蓋夷中之一邑。」(頁 1482)《左傳》「實」字可釋為充實、安置，<sup>226</sup>若依《會箋》之見，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夷乃範圍較廣之地名，包括城父及其他城邑。《傳》謂「實城父」，係指將許國君民主要安置於夷之城父，或有若干人安置於夷之其他城邑。《傳》又言：「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集解》：「益許田。」《正義》：「州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頁 777)為使讀者了解上述地名位置，今截取《地圖集》部分內容為「圖 11」，<sup>227</sup>引錄於下。

<sup>224</sup> 周自強：《中國經濟通史·先秦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頁 1031。

<sup>225</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2。

<sup>226</sup> 楊氏釋「實」字有七義：(一)果實，(二)充實，(三)實行，(四)實踐，(五)實是，(六)表肯定副詞，(七)用於動賓倒裝之結構助詞。見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800。陳氏釋「實」字有十義：(一)名詞，財貨；(二)名詞，產品、物品；(三)名詞，實際、事實；(四)名詞，果實；(五)動詞，結果；(六)動詞，安置、置放；(七)動詞，實踐；(八)動詞，就是；(九)副詞，肯定副詞，用在動詞或形容詞謂語的前面，表示「的確」、「確實」的意思；(十)助詞：(1)結構助詞，用在動詞和它的賓語之間，起提前賓語的作用；(2)語氣助詞，用在謂語前面，起加強語意的作用。見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326-327。

<sup>227</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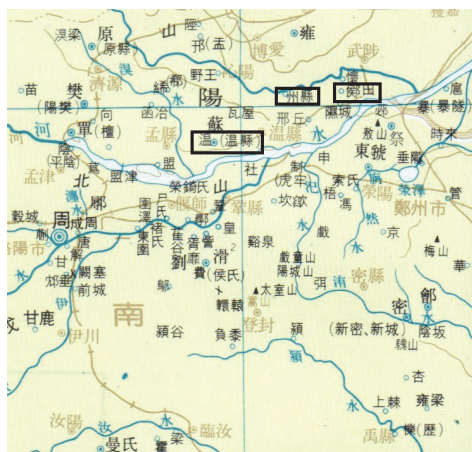


圖 10、晉國溫縣周邊地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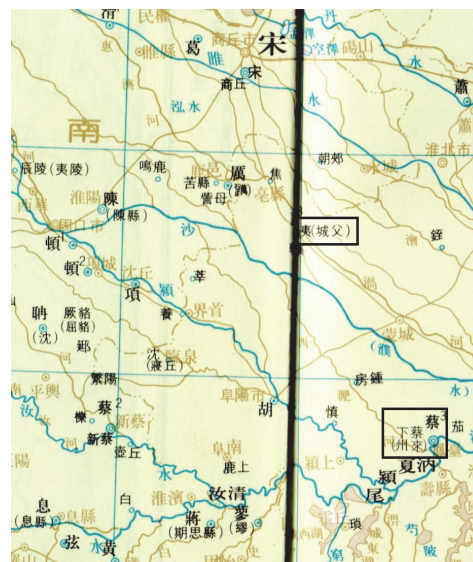


圖 11、許國周邊地區圖

由「圖 11」可知夷與州來相距甚遠，若理解夷、州來為「點」狀城邑，恐不合情理。若將其理解為《會箋》所言「大名」——範圍較廣之區域名，方能解釋《傳》所言，取州來淮水北岸之田歸屬為夷，使遷於夷之許國臣民有更多耕地維持日常所需。類似記載又見昭十八（524 B.C.）《經》：「冬，許遷于白羽。」（頁 840）《傳》：「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頁 844）《會箋》謂「白羽恐是析之一邑」（頁 1603），即析乃區域「大名」，包括白羽及其他若干城邑。

又哀十四（481 B.C.）《傳》：「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集解》：「鞞，向魋邑。薄，公邑。」（頁 1033）近人王國維（1877-1927）〈說亳〉謂此薄即成湯所都之亳，<sup>228</sup>故宋景公認為此乃「宗邑」，不可與桓魋交換。王氏認為鞞乃桓魋之邑，地望於今雖無考，推測當近於薄邑。<sup>229</sup>《左傳注》據王氏之說，認為「鞞當在今山東定陶縣之南，河南商邱市之北之某地。」（頁 1686）《辭彙》謂鞞在「今山東歷城西十里」（頁 217），因與王氏考證不合，不採此見。今截取《地圖集》部分內容為「圖 12」，<sup>230</sup>引錄於下。宋景公為安撫桓魋，故「益鞍七邑」。《會箋》謂此是「公益賜鞞旁七邑」

<sup>228</sup> 王國維：〈說亳〉，收入於氏著：《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 518-522。

<sup>229</sup> 同前註。

<sup>230</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9-30。

(頁 1972)，《左傳注》認為「疑以七邑併于鞏，而鞏為縣。」(頁 1686) 二書所言皆是，唯《左傳注》謂鞏設為「縣」則有待商榷。考諸《左傳》、《國語》，設「縣」諸侯僅見晉、楚二國；此外，依金文記載可知，齊國於春秋亦設「縣」。<sup>231</sup> 無論傳世文獻或出土資料，皆未見宋國有設「縣」記錄，《左傳注》推論恐失武斷。既然宋景公使桓魋之鞏增益七邑，則此七邑理當在鞏之附近。如是推之，則鞏應理解為「大名」，範圍當包括周邊若干大小城邑。



圖 12、宋國周邊地區圖

除《左傳》外，春秋齊國青銅器銘亦見相關記載。〈麟縛〉(《殷周金文集成》1.271，舊名「齊侯縛」<sup>232</sup>) 銘文：「鬻(鮑)叔又(有)成綰(勞)于齊邦，侯氏賜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舉(與)鄆之民人都畷(鄙)。」<sup>233</sup> 據銘文所載，齊侯賜鮑叔二百九十九大小城邑，當是後文所言「鄆之民人都畷(鄙)」；意即

<sup>231</sup> 內容見下文，於此不贅引。

<sup>232</sup>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 533。

<sup>233</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 1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編號第 271。銘文隸定參考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13。



以鄆為主之「都」，及其四「鄙」大小城邑及居民點。近人馬承源（1927-2004）《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引宋人鄭樵（1104-1162）《通志·氏族略·以邑為氏》：「尋氏，亦作鄆，曹姓，古斟鄩之後，或言與夏同姓。今濰州東五十里尚有鄆亭。京相璠云：斟鄩去鄆亭七里。<sup>234</sup>」<sup>235</sup>《大事表》亦謂斟鄩在清代山東萊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之斟城（頁 604），知斟鄩當在今山東省濰坊市境內。《辭彙》謂斟鄩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五十八里」（頁 64），與諸說不合，不採其說。又同為春秋齊國青銅器〈叔夷罇〉（《殷周金文集成》1.285）銘文：「余賜女（汝）釐（萊）都、臚（密）、廂（膠），其縣三百，余命女（汝）嗣（司）辟（台）釐（萊）邑。」<sup>236</sup>齊侯賞賜叔夷「其縣三百」，亦當以釐都為主要都邑，包括臚（密）、廂（膠）等「縣」。杜正勝謂〈叔夷罇〉銘文之「縣」，「非後世郡縣之縣，而是東夷聚落的名稱，實質當近於中原農莊之邑。」<sup>237</sup>杜氏所謂「縣」未必即是「東夷聚落的名稱」，然仍可理解為規模較小之城邑及居民點，連同釐都、臚（密）、廂（膠）等合計三百。釐都即《左傳》所載萊國，宣七（602 B.C.）《經》：「夏，公會齊侯伐萊。」《集解》：「萊國，今東萊黃縣。」（頁 377）《大事表》認為應在清代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之萊子城（頁 592），《左傳注》與《辭彙》皆主此見。（頁 690-691、頁 60）為使讀者了解上述地名位置，今截取《地圖集》部分內容為「圖 13」，<sup>238</sup>引錄於下。據此可知二器所載鄆與釐都皆指廣範區域「大名」，在「大名」內包括若干大小城邑及居民點。

<sup>234</sup> 原句見〔宋〕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景印），卷 27，頁 1。又京相璠原句不見今本《水經注》。

<sup>235</sup>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 535。

<sup>23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 1 冊，編號第 285。銘文隸定參考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頁 14。

<sup>237</sup> 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 113。

<sup>238</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6-27。



圖 13、齊國東部地區圖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sup>239</sup>昌平鄉實為魯之昌衍。僖二十九（631 B.C.）《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集解》：「魯縣東南有昌平城。」（頁 283）襄十（563 B.C.）《傳》：「縣門發，邾人紇抉之。」《集解》：「紇，陬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陬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頁 538）孔子之父叔梁紇既為陬邑大夫，《史記》又言孔子生於昌平鄉陬邑，知陬邑乃昌平鄉所轄一邑。《史記》之昌平鄉實是《左傳》之昌衍，知昌衍亦是「大名」，其下包含陬邑等城邑及居民點。今截取《地圖集》部分內容為「圖 14」，<sup>240</sup>引錄於下。春秋亦見國家與國都同名之例，邾、莒、許等皆為其證。<sup>241</sup>如哀七（488 B.C.）《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頁 1010）《傳》既言眾師處邾君公宮，顯然此處「入邾」乃攻入邾都，知邾都亦稱邾。又如成九（582 B.C.）《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sup>239</sup> [漢] 司馬遷著，[日本] 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725。

<sup>240</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1 冊，頁 26-27。

<sup>241</sup> [清] 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頁 788-789、791、874。

(頁 448-449)《傳》載楚國子重率師自陳伐莒而圍渠丘，知此莒乃指莒國。渠丘守備窳陋，無法抵擋楚師進攻，莒眾潰逃而「奔莒」。楚師隨後再遣軍「圍莒」，莒城最後亦是潰敗。由上下文可知，除第一次「伐莒」之莒為國名外，後文數次所謂「莒」應指莒都。又如隱十一(712 B.C.)《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集解》：「傅於許城下。」(頁 80)《傳》既言魯、齊、鄭三國聯軍「伐許」，又言「傅于許」之下，知前者為國名而後者指國都。邾、莒、許有時僅指國都一邑，有時又為「大名」——泛指全部封國。當其為「大名」時，則包括國都及其他大小都邑及居民點。



圖 14、魯國周邊地區圖

筆者認為《左傳》之「隧」及《周禮》所載「鄉遂」之「遂」，亦可視為廣泛區域「大名」，其下當包括若干城邑與居民點。上節已說明「暴隧」及「濟隧」位處鄭國北方「鄙」、「野」地區，既然二地皆綴以「隧」字，推測二者極可能是鄭國北部之「遂」。若以此角度檢視《左傳》綴以「隧」字地名，則第一節引文第 1 則「桑隧」可能乃蔡國諸「遂」之一，引文第 2 則「麻隧」疑為秦國之「遂」；引文第 8 則「大隧」及引文第 11 則「蒲隧」，分別是齊國與徐國之「遂」。至於引文第 7 則「曹隧」之「隧」，亦可理解為曹國之「遂」，唯《傳》未載該「遂」之名，故僅泛稱「曹隧」。學者或許質疑：若如筆者所言，上述《左傳》綴以「隧」字地名為一國「鄉遂」之「遂」名，既是泛指較廣大區域之「大名」，經師又何能指出確切地點？如此豈非自相矛盾？筆者認為此問題上文已能解釋，如晉國之溫本包括州與鄆田，溫本為廣大區域之「大名」。然在此「大名」之下，溫又是主要城邑名，故溫實具廣狹二義。此外，〈麟罇〉之鄆與〈叔夷罇〉之釐都亦復如此，鄆與釐都既包括近三百大小城邑及居民點之「大名」，又是此「大名」之

下主要城邑之名，鄆與釐都亦具廣狹二義。至於國都與國家同名之例，概念亦復如是。若以此理檢視上述綴以「隧」字地名，既可指涉較廣泛區域「鄉遂」之「遂」名，亦可專指該區域主要城邑。猶如引文第 3 則「暴隧」，雖是鄭國諸「遂」之一，然《左傳》又載「暴隧」可省稱「暴」，知「暴」乃「暴隧」主要都邑名。若以此理推之，則《左傳》諸「隧」地名實不妨具有廣狹二義，亦不違筆者論證。

## （二）「鄉遂」之「遂」取義於道路

「鄉遂」之「遂」與本義為道路之「隧」之關係，筆者認為「遂」乃取義於道路，故二者有密切關聯。上節已說明「桑隧」、「麻隧」、「暴隧」、「濟隧」、「大隧」、「蒲隧」位處各國邊鄙，且為該地區聯結國都與其他國家之孔道。若以國都為核心，欲聯結四鄙及鄰國，須經聯外幹道方能到達。此道路之「隧」不僅肩負一國內部聯絡城邑與區域之重責，更是交通國際之樞紐，大小城邑與居民點當沿道路周邊分布最為便利。又《周禮·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鄆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於川也。……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頁 233）〈遂人〉之說乃謂透過田間大小溝渠上道路，由「遂」上之「徑」而通「溝」上之「畛」，由「溝」上之「畛」而聯「洫」上之「涂」，逐步匯聚於「川」上之「路」以達京畿，即以各大小道路串聯而成完整交通網絡。近人徐復觀（1904-1982）即認為〈遂人〉所載「遂」下轄各行政區劃，「是以交通水利為組成單位。」<sup>242</sup>從另一角度言之，即以京畿為核心，幅射各「路」於四面八方，再由「路」分散「道」、「涂」、「畛」、「徑」而至各地。故筆者推測沿此「隧」分布之大小城邑及居民點，甚至由主幹道路開展之旁支路徑所涵蓋區域皆歸屬「某隧」，正符《周禮》此段文字之理念。

另外，春秋諸國國都城門，常以該城門通往之山川、城邑或國家命名。如莊十（684 B.C.）《傳》：「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集解》：「雩門，魯南城門。」（頁 147）《大事表》謂雩門「面臨雩水因名。」（頁 719-720）因


<sup>242</sup> 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收入於氏著：《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頁 288。

該門面臨雩水，故從雩水之名以命城門。又《公羊傳》閔二（660 B.C.）：「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sup>243</sup>《大事表》謂「爭門，魯北門，即《公羊》所云爭門。一云當作淨門。淨，魯北門池也。」（頁 721）知該門因通淨池，故又稱淨門、爭門。又文十八（609 B.C.）《傳》：「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集解》：「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頁 351）《大事表》認為申門是「門因以池名」（頁 735），知齊都申門乃因城外有申池，因以為名。又宣十二（597 B.C.）《傳》：「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頁 388）《大事表》謂「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名。皇，周邑，蓋走王畿之道。』」（頁 750）知鄭國城門皇門因通往王畿之皇邑而名之。又襄九（564 B.C.）《傳》：「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偃、士丐門于鄆門。」《集解》：「鄭城門也。」（頁 527）《大事表》謂「吳氏曰：『魯嘗取鄆，衛有鄆澤。鄆門者，國之東門，走魯、衛之道。』」（頁 750）知鄆門為鄭都東向城門，又魯有鄆邑、衛有鄆澤，因以名之。又襄十（563 B.C.）《傳》：「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頁 542）《大事表》謂「倉門，鄭之東南門，以面石倉城得名。石倉城在陳留西南七十里。」（頁 754）知倉門因面向鄭國石倉城而得名。又成十八（573 B.C.）《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集解》：「曹門，宋城門也。」（頁 488）《大事表》謂「侯國各以所向之地為名，此蓋走曹之道，曹在宋西北，則亦西北門矣。」（頁 766）知宋都商丘西北門道路通往曹國，故稱此門為曹門。又襄二十七（546 B.C.）《傳》：「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集解》：「盟門，宋城門。」（頁 647）《大事表》謂「宋有蒙邑，故有蒙門。今歸德府治東北有蒙城，則亦東北門矣。」（頁 767）《大事表》認為宋國蒙邑在宋都商丘東北，故國都東北門因稱蒙門。知春秋諸國國都城門之命名，常以城門方位及其道路通達之地點為名，與筆者推論道路之「隧」以連接一國某方位之「鄙」、「野」之「遂」取義相符。

此外，「鄉遂」之「鄉」，《說文》：「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注》：

<sup>243</sup> [漢]公羊壽傳，[晉]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116。

「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為若干邑。封猶域也，鄉者，今之向字。漢字多作鄉，今作向。「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釋名》曰：「鄉，向也，民所向也。」<sup>244</sup>以同音為訓也。<sup>245</sup>


段玉裁釋「國離邑」為一國分設若干城邑為「鄉」，實則「鄉」為較廣大區域名，其中又以較大城邑為「鄉」之治所，亦包括周邊若干較小城邑及居民點，與上文筆者所釋概念一致。然須注意者為，「鄉」有「向」義，意指方向，<sup>246</sup>《左傳》亦見此用法。如僖三十三（627 B.C.）《傳》：「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頁 290）《會箋》謂「今人所用之向，漢人作鄉。」（頁 551）《左傳注》亦謂「鄉同今向字。」（頁 500）又襄二十七（546 B.C.）《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頁 643）又昭十八（524 B.C.）《傳》：「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集解》：「而，女也。毀女所鄉。」《經典釋文》：「鄉，許亮反，本又作向。」（頁 843）《會箋》謂「鄉，石經作向，向俗字。鄉，古向字。」（頁 1601）《左傳注》亦謂「鄉同向。」（頁 1398）以上「鄉」字皆作動詞解，有朝向、面向之意。襄十八（555 B.C.）《傳》：「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頁 577）《會箋》謂「鄉猶方也，魯、莒在齊之東，兵自東道入齊。」（頁 1112）《左傳注》亦謂「鄉同嚮，今作向。魯在齊都臨淄西南，莒在齊都東南。自其向入，則二國兵一往西北一往東北，而併攻齊都。」（頁 1037）昭四（538 B.C.）《傳》：「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頁 726）《左傳注》謂「鄉同嚮，今作向。」（頁 1246）上引「鄉」字雖為名詞，其意仍為方向。「鄉」字甲骨文作（《甲骨文合集》23378），<sup>247</sup>

<sup>244</sup> [漢] 劉熙著，任繼昉校：《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 91。

<sup>245</sup> [漢] 許慎著，[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03。

<sup>246</sup> 楊氏釋《左傳》「鄉」字之義有四，分別為：（一）鄉里，或行政區劃之基層單位；（二）鄉土，實指祖國；（三）今作「向」；（四）同「嚮」，前不久。見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頁 784。陳氏亦釋「鄉」字之義為四，分別為：（一）名詞，基層行政區劃單位，其範圍在國都以外和郊以內；（二）名詞，鄉里，家鄉；（三）動詞，朝向，對著；（四）副詞，同「嚮」，時間副詞，用在句首，表示時間已過去。見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1203。

<sup>247</sup>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編號 23378。

金文作 (〈小臣宅簋〉，《殷周金文集成》8.4201)，<sup>248</sup>近人姚孝遂（1926-1996）謂「卿、鄉、嚮、饗古本同字……《說文》作鄉，今作向。」<sup>249</sup>知「鄉」本義即朝向、面向，引申為方向。如《毛詩·鄘風·桑中》：「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漢人毛亨（生卒年不詳）《傳》：「沫，衛邑。」《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又〈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sup>250</sup>杜正勝引《國語·越語下》：「後世子孫有敢侵蠹之封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注》：「鄉，方也。」<sup>251</sup>杜氏認為「鄉里之『鄉』」的本義或取於方，四鄉原指國（首都）之四方，故直到漢代，鄉猶多以左、右、東、西、南、北等方位命名。<sup>252</sup>若依杜氏之理，「鄉」之取名與方位相關。<sup>253</sup>筆者認為「隧」之取名復如春秋諸國都城城門與「鄉」之命名，即以通往某方位或某城邑之道路，並以此統稱該道路所含蓋區域為「某隧」。

最後補充《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述及「野」命名原則：「大司徒之職，……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頁149）前文已引《周禮·地官司徒·遂人》及〈遂大夫〉之職，知遂人、遂大夫乃掌理一國之「野」；前者統司「野」所劃分全部諸「遂」事務，後者則管理單一「遂」之工作。上引〈大司徒〉所言「各以其野之所宜木」之「野」，即指一國「郊」外劃為若干「遂」之地區。《周禮》謂以「野」所適宜生長之「木」以名其「野」，故鄭玄乃以松、栢、栗等木種釋之。第一節引文第1則「桑隧」以「桑」為名，<sup>254</sup>可能即「以其野之所


<sup>24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編號4201。

<sup>249</sup>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78。

<sup>250</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113、361。

<sup>251</sup> 〔三國〕韋昭：《國語韋昭註》，頁472。

<sup>252</sup> 杜正勝：《編戶齊民》，頁118。

<sup>253</sup> 田昌五、臧知非對「鄉」之取義亦表意見：「我們以為向是鄉之本字，『』字像兩人共食一簋狀，係源於族人共祭，其字源於族祭祀，同族之人要同向而祭，祭畢相向而食，再後來演變為『鄉飲酒禮』。西周時的六鄉也取意於『向』。」見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0。

<sup>254</sup>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从叒、木。」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275。

宜木」而名之。或許《周禮》所言「以其野之所宜木」之「木」可泛指植物，如此則引文第 2 則「麻隧」、引文第 11 則「蒲隧」，乃因該「野」適宜生長麻、蒲而名之。<sup>255</sup>然此命名之法亦未全然如是，如引文第 3 則「暴隧」之「暴」原為暴辛公采邑，因此名之。第三節所引東周齊國「鄉遂」，李家浩認為是齊滅遂國後所設之「遂」。<sup>256</sup>第一節引文第 6 則「濟隧」之名，北魏人酈道元(466 或 472-527)：「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sup>257</sup>因以命名。至於引文第 8 則「大隧」，或因其面積遼闊而稱之。知《左傳》所載綴以「隧」字地名未必盡合《周禮》此說，僅能列為備考。

總上所述，若以「大名」概念檢視《左傳》綴以「隧」字地名，極可能指一國「鄉遂」之「遂」。「隧」、「遂」本義既為道路，且《左傳》綴以「隧」字地名又分布一國「鄙」、「野」地區，則「鄉遂」之「遂」取義乃由道路而來。意即自國都通往某一方向、地區或城邑之道路，沿此幹道及其延伸支道涵蓋大小城邑及居民點，即屬該「隧」、「遂」統轄。

## 五、結語

《左傳》見載十則綴以「隧」字地名，經本文考證與分析，其地望皆在一國「鄙」、「野」地區。據《周禮》所載「鄉遂」制度，一國「野」上分設若干「遂」，本文認為《左傳》所載綴以「隧」字之地名，極可能為一國「鄉遂」之「遂」。先秦典籍所載地名常有廣狹二義，廣義之「大名」指涉範圍較廣，該「大名」下涵蓋諸多城邑及居民點，其中亦包括狹義之同名地名。故《左傳》綴以「隧」字地名，狹義者為一點狀城邑；若以「大名」角度視之則為廣闊區域，內含釋為狹義之「某隧」城邑，另包括其他城邑及居民點。至於「鄉遂」之「遂」之取義，本文認為當與道路相關。既然「遂」乃一國「鄙」、「野」行政區劃單位，國都

<sup>255</sup> 《說文》：「麻，枲也」；又云：「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8、339。麻是桑科草本植物之統稱，其莖部韌皮纖維長而堅韌，可供紡織製成衣服，果實則可為飼料或榨油之用。《說文》所言蒲者又稱香蒲，其葉可製為蓆、扇等物。

<sup>256</sup>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收入氏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頁 44。

<sup>257</sup> 〔漢〕桑欽著，〔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頁 58。



必有道路通往該區域。故沿此幹道及其延伸支道所經大小城邑及居民點，皆屬該「遂」所轄。

## 徵引書目

### 一、傳世文獻

- 公羊壽傳，〔晉〕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
- 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 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
- 司馬遷著，〔日本〕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
-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於〔清〕王先謙：《續經解春秋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呂不韋編，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8年。
- 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收入於〔清〕王先謙：《續經解春秋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和珅：《欽定大清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韋昭：《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1800）讀未見書齋重雕本。
- 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桑欽著，〔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
- 荀況著，〔清〕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於賈貴榮、宋志英：《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影印清康熙間錢塘高氏刻本。
- 張揖輯，〔清〕王念孫疏證，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

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

郭璞傳，〔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

焦循：《群經宮室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華東師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半九書塾刻本。

趙岐注，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劉安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劉熙著，任繼昉校：《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墨翟著，〔清〕孫詒讓詁，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第1版。

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

鄭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景印。

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顧野王著，〔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收入於文懷沙主編：《四部文明·魏晉南北朝文明卷》第30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景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吳郡張氏刊澤存堂五種本。

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二、近人著作（以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_\_\_\_\_：《殷周金文集成》第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王玉哲：〈殷商、西周疆域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收入於氏著：《古史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王國維：〈說亳〉，收入於氏著：《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18-522。

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國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宋煥文：〈從應山春秋墓看楚三關的地位和作用〉，《江漢考古》1987年第3期，頁40-46。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收入於氏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

周自強：《中國經濟通史·先秦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

林澧：〈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幾個問題〉，收入於氏著：《林澧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故宮博物院：《古璽匯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胡新生：〈西周春秋時期的國野制與部族國家形態〉，原載於《文史哲》1985年第3期；收錄於文史哲編輯部：《早期中國的政治與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47-65。

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收入於氏著：《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收入於氏著：《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袁林：《兩周土地制度新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張樂時：〈中國早期形態的基層社會組織的衍生〉，收入於夏毅輝等：《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與文化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年。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 陳習剛：〈「義陽三關」的演變與地位〉，《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10-114。
- 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
- \_\_\_\_\_：《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萬國鼎：《中國田制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葛志毅：〈《周官》時代問題平議〉，收入於氏著：《譚史齋論稿續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蒙文通：〈從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論《周官》成書年代〉，收入於氏著：《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 劉師培：〈春秋時代地方行政考〉，收入於劉師培著，鄔國義、吳修藝編校：《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劉起釪：《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潘英：《中國上古國名地名辭彙及索引》，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 鄭紹昌：〈《周禮》新解〉，收入於鄭紹昌、朱小平著：《解《周官》：讀熊十力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臺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
- 竹添光鴻〔日本〕：《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年。
- 《中國產業信息》〈<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9/447946.html>〉，截取：2017年10月01日。
- MRRM：〈寫在書展前——MR·喬靖夫·武俠改變武俠〉，《MRRM Magazine》（2016年7月）〈<http://www.mrrm.com.hk/i/?p=305>〉，截取：2016年12月13日。
- 喬靖夫：《國士無雙·前言》，《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http://dirge-of-martyrs.blogspot.tw/2006/12/blog-post_116681521553075396.html)〉，截取：2016年12月13日。
- 喬靖夫：〈【第二十回 武俠後浪看前浪】喬靖夫闖寶山領略金庸三招〉，《明報新聞網》2017年3月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7/s00005/1488824126327)〉，截取：2017年7月13日。
- 莊漢波：〈初遇喬靖夫——寫在《武道狂之詩》之前〉，《明日武俠電子報》第67期（2011年1月28日），〈<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I0028/188648/web/>〉，

截取：2016年12月23日。

《喬靖夫·公式讀本》〈<http://jozev1969.blogspot.tw/>〉，截取：2017年7月13日。

# A Study on the Place Names with Sui and A Spectulation of Hsiang Sui System in Zuozhuan

Huang, Sheng-sung\*

## [Abstract]

A place name has a general definition and a narrow one. The general definition is the one whose range is wide and includes many cities and residencies, which contain the narrow-defined places with the same names. There are ten place names with sui,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areas of bi and ye. This study states the sui means the xiang sui in a country. Each country had a road to the area of bi and ye. Therefore, this study regards the meaning of sui is related to road names. Along the road and its bypass through the cities and the residencies belonged to the area of sui.

**Keywords:** Zhuozhuan, sui (隧), sui (遂), the system of xiang sui, road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